

桌上的高爾夫

陳麟

友

文

桌上高爾夫球，我以為它是諷刺着人生的。

那個佈滿着鱗鱗釘頭的球台，它是一個縮了典型的社會，而那些，在小甬道內擁擠着每個個球，它們是象徵着將要出發的人生戰士。

在未出發前，他們每個個都抱着無盡的希望，含着着生的力量，正如一羣年青的人，展開在眼前的只是寬闊翠綠的世界。

而那些釘頭，那個鐵製成的大問號，那些軍針包圍着的小穴——分數的等第，在森嚴地倨傲地擺佈着。

看，每一個球都充滿着生命力，熱情地從甬道中狂奔出來，準備走進「社會」裏去。但，第一個迎上這熱情的，是一個鐵的冷酷的釘子，似乎要把它一掌推回原處。

於是，它傾斜了原來的力，改變了生活的切綫，迅速地被使它發昏的力從鐵問號內擲出來，這樣它雖然前進着，但已經踉踉蹌蹌，不能走它原來走的道路，也不能用它原來走路的速程了。

但它的磨難決不只此而足。它受到碰，再受到碰，又再受到碰，從東碰到西從南碰到

北，使它愈走愈亂，愈走愈沒有個人的意志，愈走愈緩……然後，乘着一個不可名狀的機會，在它的生命跌撞將完的時候，它倒入四周全是釘的小穴，而人把這小穴標記做分數，用這評論它們的價值……這真是極慘酷的遊戲。

而人也是這樣被裝置在這世界的啊！

同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出發，逢着第一個鐵釘子，滾出第一個鐵問號，踉踉蹌蹌走下來，連續不斷地碰下去。於是，有的十步倒下了，有的五步倒下了，風化完了追求真理的心，順順依依地蹲入一個生活範疇內，插入現行法則內，這樣被人稱量着「出息」，標記着從社會內取得的分數。似乎是誰給的鐵的規定，倒是一個小穴內是必然的，也是應該的。

人是那樣的鄙棄着碰釘子，仍不倒向小穴內佔分數的球，同時也鄙棄着不「入」世，不會取巧，不會奉迎而得不到功名富貴的人。

我却喜歡那些走一生碰一生永不倒下的球，那些有出息的球只能使我發嘔。

然而大家都是那樣地計算着「分數」，人也是這樣被裝置在這世界裏的啊！

關於口頭勝利

久葉

魯迅先生七週紀念日的新聞報「茶話」欄里，登着一篇「精神勝利」的文章，說現在的學生的具着阿Q本質，但是變相的，譬如說投考不取說這次的題目爲了什麼什麼的緣故特別難，是應該怪題目的；犯校規而記過却說是校方的過嚴，是應該怪校規的之類。這，誠然很諷刺，很有真理在，但是

結束結論以精神勝利爲大要的論見，是未免有些浮虛不實的，是只拿表面的情形即加以論斷而未會仔細想一下的批評家的通病。

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是怎樣的一個十足的「精神勝利者」呵，然而在第二章優勝記略裡，有一件事終於也使他失敗了：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錢！而且是他的——現在不見了！說是算被兒子拿去了罷，總還是忽忽不樂；說自己是蟲豸罷，也還是忽忽不樂。

到了這種地步——如「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錢」之類的得失——即使是善於精神得勝者如

阿Q，終於也「忽忽不樂」了，更何況現在的學生們呢？所以在東「怪」西「怪」把責任卸到別人頭上去者，正是證明他們外強內弱的爭口頭勝利，而決非精神勝利一流，或者甚至是有像的。意思則恰相反。

我們必須懂得，口頭勝利的靈魂是言與心違，且又是無能爲力。同時要透過這些光膜的外層而把眼光直射到口頭勝利者的實質上去，使他們無從躲閃，這是我們所要求的批評家的態度。

最偉大的是精神勝利，然而究竟少，於是退一步：口頭勝利——祇有自己確確實實明白是來魚目混珠充一下，他的目的的終極是希希別人的以爲他的話是真，是個精神勝利者——同時自己幾乎也慢慢這樣以爲了——不注意到他其實受着創傷的「精神」本質上去。也不過是這樣。

失敗，或者是懦弱的做了一件事，然而過後忽然奮發起來

，或者是想了一個絕妙的譬喻，而把失意的立即吞嚥並加以健忘了，是可笑而可憐的。

失敗，或者是懦弱的做了一件事，然而過後忽然口頭奮發起來，或者是想了一個絕妙的譬喻來說說，而把失意的藏到盾後面去，是可憐而可卑的。這個用以吞嚥和健忘的東西，叫做「勝利」，被精神勝利者應用着；口頭勝利者有一個盾，然而已經是叫做「精神勝利」了。

閒話上海竹枝

石木

曾經有一個時期，我讀了許多竹枝詞，其中有些遺作，已經被估為民間文學的瑰寶的一部份了。就我所知，竹枝詞得毛詩國風之遺，以採風問俗之章，寫哀時憂世之感，考其源流，則出於巴渝，盛於貞元元和之間，音協黃鐘大呂，千百年來，竹枝詞之作，不下數百家，白紵，子夜諸歌，乃是開場鑼鼓，此後最著名的，當推劉夢得之竹枝新詞，楊鐵崖之西湖竹枝。

但這都不是描寫上海，表現上海的東西，而且離現在也較遠了，在上海的讀者們未必能感到多大意思。晚清以新聞記者聞名的王韜，別號天南遊叟，在其「蘅花館詩錄」中，記有海上風物諸什，可說是上海竹枝詞的最初的一朵奇葩，惜乎所作不多，讀者更稀少。此後，劉豁公，余槐青，旅滬的時間較久，目擊的市情亦較多，於是集成專書。豁公之作，發刊於民國十四年，其時「齊魯交鋒，戰禍頻仍，避居滬上者尤夥，以故人情詭譎，風俗

口頭勝利者不敢把自己的創傷的心，來正視現實，忍受環境的磨鍊，祇自欺欺人的戰抖，把那藏到無形的盾後面去了。——他們一直這樣，所以也一直得不到切實環境的給予當面的苦難和指斥：當然是安舒多了；而那結果，便是有真正的變為一個精神勝利的希望。

毀去這盾，使他們爽快點露出本來面目來的，是鋒芒的批評家的任務。

暴靡，社會之狀況，多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者」。全書百章，各系以小註，披覽一過，覺春江之水，崑岡之雲，柘湖之雨，金山之煙，紳商之豪華，士女之情僞，人情之奇特，世態之炎涼，獅子林之壁壘，黃歇浦之驚濤；莫不奔赴毫端，淋漓腕底。

槐青之竹枝詞，凡五十餘章，上自清季末葉，下迄民國廿二年，三十年社會史，隱約可覩。此雖小作物，但其功用亦自不小，足以補正史之遺闕。我的愛讀這種小作物，用意也在此，因為我們中國的正史，往往偏重朝章國故，而所謂的正統文學，也往往只是廟堂文學；倘要真正認識當時的社會風尚，在小作物裏倒是有

些反映的。換句話說，我的估量上海竹枝，是把它當作上海社會史來估量的，因此，讀竹枝也能神往於詩人之所歌詠。自然，時過境遷，那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妨從那裏面追溯到作者當時的社會狀態來，溫習一遍歷史，有時也還不妨再把它跟目前的現實社會狀態作一對比，從而發見到一點新的感喟，新的趣味。

「租界」二字，已經成為歷史上的名字。

第一區代替了「公共租界」，第八區代替了「法租界。」不，不是代替，簡直是揚棄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吧。

代替含有「繼承」或「全盤接收」的意思；反之，揚棄，就不是單純的繼承或接收，而是批判的繼承或接收。

在過去，一扇鐵門，或是一條蘇州河，橫隔在其間，便成爲「華」「租」兩界。譬如你走到老北門那邊，一條鐵門擋住你的去路，如果你在鐵門之南，你休想爬得進鐵門之北，因爲那是「租界」。又如吳淞江，長二百餘里，上海一段，俗名叫做蘇州河，河之北是「華界」，河之南便是「租界」。蘇州河，日夜的流，流，流到現在，滿通了「華」「租」兩界；「租的」的部份取消，併入了「華」的部份，於是「華」的部份擴大了。

二三十年前，余槐青詠吳淞江云：

「吳淞江上泊舟齊，潮去潮來浪拍隄；畢竟溝通文化地，一衣帶水貫中西。」

於是，你一定要會心地微笑了。

他又用着憤懣的胸膛，向當時號稱三百萬的上海市民，高唱：

「觀光上國巴公使，供職清廷赫鷺賓，本是中華芳草地，巍巍銅像兩西人！」

他在二三十年前所記的巴赫二人，就是如今已被認爲侵略者之急先鋒的夏巴禮和赫德。前者以血腥的手製造了「租界」會審制度和領事裁判權而被紀功立碑的；後者靠了英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毒手，扼死了我們的海關自主權而被鑄成銅像的。這些銅像，運命如何，該是不卜而知的，然而，現在，這礙眼的，刺心的銅像，依然如故的留在這裏。

現在，自然也還得高唱：

「本是中華芳草地，巍巍銅像兩西人！」

直唱到「巍巍銅像」化爲齏粉的日子吧。

北伐時期，煙禁甚嚴，正式煙館，均紛紛閉歇，賸下一些私售處，俗稱燕子窠，這名稱究竟從何而來，不可稽考，翻竹枝詞，得一首，若有所獲，詞如下：

「小屋如巢數榻橫，客來夜半語聲輕，恰如梁上呢喃燕，啄草啣泥不計程。」

這分明是說，祕密售煙處小人衆，語聲啾啾然，正像羣燕的呢喃，同時，黑籍中人，往

往遠在十數里外，奔至售煙處，不計路程，亦正像燕子的覓草脚泥一樣。

如今呢，這些不知道是鳥還是人的煙鬼們，依然是鬼影幢幢的飛去飛來……

在祕密售煙處……而且，更多的是，九畝地一帶以售鴉片為專業的「某某字號」以及「某某戒煙所」。

而且，關於九畝地的煙市，還有一個可怖的統計數字：土行約九十家，吸煙所（「半」公開售吸者，與祕密售吸者）約三百家。每月鴉片銷數，約四千餘萬元。最劣質的鴉片煙價，每兩一千餘元。每人每次吸煙量，最低價為三十元。這兒的所謂戒煙所，實際是吸煙所。這倒是極方便的好辦法。其中自有各自的「苦衷」和妙用。

甲曰：「我已在自動戒煙了，你用不着再禁煙！」

乙笑而答曰：「我不來禁你煙，請自動的戒煙吧！」

丙曰：「我開戒煙所，做生意，當然要納稅！」

在「禮尚往來」，「和氣生財」的狀態之下，氤氳繚繞於上海。

道不知是煙民之福，抑是煙民以外者之福？同樣的是上海的禁賭問題。

二三十年來，一直喧鬧得厲害。有一個時期，「租界」當局禁賭甚嚴，輪盤，花會，多被緝捕，僅又麻雀未加禁止。有竹枝詞為證：

「由來賭博兆危機，漫說贏錢可自肥；花會輪盤羅法網，祇看麻雀滿街飛。」

今年有人發了一張支票：年底要實行禁賭了。這是一張可以十足兌現的支票，我相信着，我期待着。

同時，我却又惶惑起來：等兌現了的時期再說罷！

不開支票就兌現，比開支票，即使是短明的，要好得多。

二三十年來的上海，是繁華之區。燈火樓臺，裙屐笙歌，聲色不絕於耳目，整個繁華區，似乎早已形成所謂風化區了。

風化區的構成份子，是妓女：長三，公二，淌牌，鹹水妹，響導女，按摩女，野雞……

關於「野雞」的事，竹枝詞裏面頗多，且錄二首如下：

「碧玉年華甫及笄，對人強笑背人啼，道傍過客如相問：兩字芳名是野雞。」

「強對途人笑語譁，風寒霜冷未還家，街巡那識民間苦，不斬荆棘逐野花！」

神女生涯，如此可憐，如今不僅是被巡警逐驅得像野花一樣，而且已圈入風化區裏去，

隔了不多時日，我們又聽說要作第二度的劃分。

劃來劃去，總劃不掉事實上的存在。奈何？

誰又能把那些被席捲在失了健康之血，失了青春之美，失了幸福之笑，失了清白之身的數萬妓女從苦海的波濤中劃分出去呢？

她們永遠的在那裏打滾，永遠的在那裏呻吟。永遠的在那裏「對人強笑背人啼」。

劃分而又再劃分，正好比從前的警察驅逐無照會的野雞，從甲條馬路驅到乙條馬路一樣，落得一個無情的諷罵：「不斬荆棘逐野花」而已。

再則，風化區是指什麼？這意思也很模糊，是說它有傷風化嗎？那就乾脆的把它取消的好。用不到縮小或擴大風化區。而況，事實上縮小也無從縮小，擴大亦無此必要。

如說是提高風化吧。那就非提高到和非風化區平等的地位不可，也就不必特別提高，以示一律，也就得了。

舊社會懷了孕，生下了「風化區」這妖嬈的東西，而舊社會自己又不好意思指認它為自己的親骨肉，於是乎遮遮掩掩，其名曰「風化區」（其實是「非風化區」）。

於是乎想到劃分。

劃分不掉，於是乎又想到再劃分。幾時才劃分竣事呢？

時代是在進展。社會是在動盪。

上海，曙光則的上海，你會變得怎樣呢？

檢讀三十年來的舊竹枝，細

談談姓名

胡波

「貴姓？大名？」

會見陌生人，這是例行公事；要不然，人家便會在背後批評：這個人真不行，連這些規矩也不懂得。因此，這裏就讓我來胡謔地談談姓名：

打開字典，檢「姓」字的解釋是「所以區別族類，明示所生的，如神農氏母居姜水，故姓姜。」這段話裏，正暗示出「姓」在上古母權時代是從母的；故「姓」字也由「女」「生」而構成，非為「人」「生」而構成者也。迨後，母權微衰，父權高張，姓從母的習慣，當然也被自然地剝奪了去。

中國人的「姓」氏，通俗的都載之於「百家姓」之中。這是一首將姓氏排成歌韻的文字，每句四字，共一百四十四句，包有五百十六個姓，大約為

看今日的新現實，也確然覺得變化了不小，但不變的所在也似乎有的是，變本加厲的所在也還是有的。不錯，變動畢竟是變動。一切都在變動中。你會變得怎樣呢，曙光則的上海？

宋代所制，蓋其以宋天子姓「趙」冠首故也。至今中國的姓，大致雖和「百家姓」中相同，但，「百家姓」裏沒有過，現在新增的却不少；這是因為作「百家姓」以後每個朝代中難免有亡命之徒，憤世之人，為了種種的關係，便將自己原來的姓氏廢棄了，信手自拈個字來權作，這樣逐漸地增加，到現在「浸浸乎其大矣」是在當然。

細究我國人之姓氏極饒風味，譬如：山、谷、江、河等是以自然物之一為稱的；水、木、金、火等是以五行之一為稱的；根、葉、枝、花等是以植物之一為稱的；牛、羊、馬、鹿等是以動物之一為稱的；春、夏、秋等是以季節之一為稱的；冷、溫、風、雨等是以

氣候之一種為稱的；黃、藍、黑、白等是以顏色之一種為稱的；……還有許多是用極其怪乖的字來作姓氏的，如：倪（音中）、彘（彩）、乜（尼）、弁（堅）、开（其）、仇（掌）、庫（舍）、么（邀）、侶（似）、……等，非老學究簡直遇到了連音也讀不出來的人，不知第一個擇這些字為姓的人，看中它們些什麼。

尚有一種複姓，如：左帥、万侯、夏侯、冷州、吐萬、中行、申屠、三閻、下門、上官、赫連、端木、陸費……等是。這種在「百家姓」裏，也有六十個刊列着，現在新增的一定也不在少數。其來源有的是侑姓時原來如此的，有的則為後來才由單字改成複姓的，如夏侯氏為原姓夏的於賜得侯爵後改成的，又如陸費氏為陸、費兩姓因姻媾的關係而合成的。近代婦女的姓也往往用複姓：一為夫姓，一為父姓，「在家從父，出家從夫，」故既嫁之後，遵禮守儀，宜乎其置夫姓於父姓之上。如：蔣宋美齡、劉王克明、聶會紀芬等是。說到名，中國人最普通的名字，都為「阿」字排行。如：「阿毛」、「阿狗」、「阿大」、「阿三」等便是，也有更

難聽和含有野蠻味的如：「小戾」、「凹戾」者，那大概是基於以下二因：一為呼喊及記憶便利起見，一即為魯迅先生所謂：「怕魔鬼妒忌，故此造作不祥的名字，越不祥或污穢越好，使魔鬼漠視他，則可享得長壽。」（大意）

名字的造作也各有經緯：以生肖或生時來表名的，則秋生、春生、寅生、亥生等屬之；以生地來表名的，則蘇生、漢生、寧生、渝生等屬之；以名字來冀瞻其前途者，則聞達、富貴、必龍、超凡、國柱等屬之；……女人的名字，往往喜歡跟「碧」、「英」、「梅」、「菊」、「清」、「麗」、「娥」、「仙」等輕柔的或豔美的辭藻，合在一起；近來隨着時潮的波逐，這個風氣有漸次更改的傾向。不是嗎？現在女學生們的名字，已經很難找到用上述的個字構結而成，替代的：「慕男」、「超男」、「勝雄」以外，便是和男子一式無二了。

這個世界，什麼都有「噱頭」。姓名自然也難倖免。現在，却棄其他行業不說，單以文人自己方面來申論，這種虛偽和矇騙的「噱頭」槍花，也真屢見不鮮了。譬如：文壇上

有一個叫「魯迅」的名將，就會有人抓住了人們的「偶像心理」，趁機以「魯迅」的名字來寫文章；有「矛盾」就會有「矛盾」；……這種魚目混珠，以亥豕的難辨來欺騙編者和

正義的拍子

張章

匈牙利詩人斐多貝說：「希望之為虛妄與絕望相同。」

我熟讀着這句名言，在心裏重見到一片天地。街頭，踏着輕快的步子；低着沉重的頭；

肩着痛苦担子；爬在牆頭的叫喊；傻子似的歡笑；瘋狂的舞蹈；每個不同的面龐都佈着無止境的「希望」，不管是實在的或者是飄渺。從尖銳眼睛貪食的搜尋那是準備着一切的力量在遊動；在獲得渴望的希望。

人類的後面都是萎死去了的「希望」，未來仍有遼遠的「希望」，所以人類的進化是在希望中長成。

而我知道的，假如不是完全錯的話，人都在被希望苦惱着。

夏天的飛蛾的勇敢，我看到求光明的血與汗，那是火，是焦燒得骨肉成灰的火，稍稍烤着一下，一個個小生命都這樣

讀來，說來真太醜陋了。記得神童詩上曾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誰知：今日的讀書人中，也大有雞鳴狗盜輩在，人謂：「文人無行，」原來也決不是「無風起浪」的啊！

讀來，說來真太醜陋了。記得神童詩上曾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誰知：今日的讀書人中，也大有雞鳴狗盜輩在，人謂：「文人無行，」原來也決不是「無風起浪」的啊！

犧牲了，後來的「希望」是繼着前面的犧牲，但這希望太飄渺了，悲痛着這希望和惜憐蛾的勇敢。

人的世界一樣地被苦惱的希望纏繞着一天一天活下去，計算着明天的食糧和今天的收穫，計算着治病的藥費和週邊的債，計算着會有一次肉的飽啖和將進當舖的東西，他們一樣地有濃濃的希望，但這希望是短小的，是一腳可以邁得到的，他們沒有至高的苛求，那苛求是心上的瘡疤；偶爾他們也許渴望有這麼一天坐在洋房裏，裏在錦繡裏，手裏的算盤播動算着那一斗一斗量進來的血，如何啞吮它又如何踐踏它，但這希望會被現實的痛苦粉碎，這飄渺的東西像蛇一樣嚙住人們脆弱的心！

「希望」是普遍的，落在窮

人的家鄉也落在富人的洋房。週身吸着血的腫腫，四外一串一串銀鈴聲，粉香刺進榮養良好的肺葉，也許看到熱騰騰列的珍饈搖着頭：「又是這幾樣菜」，那麼他在想：「人的心是多麼香脆啊；還有那濃濃芬郁的血汗，鮮鮮的！」

電話買進來許多辛汗，那輸血管一到他們手裏立會變成可怕的東西，養着許多隻狗和許多條毒餓的冷箭。但，他們失望了，惱恨着週邊死板的生活，那麼他們有更高的「希望」。

他們知道：「人躺在那究竟能佔多少地方呢？」但是他們的希望是綿長的，倘使海有盡頭而他們希望是沒有盡頭的。錢串子，米蛀虫，臭虫，蚊子，蛇蝎都有他們的勢力與手段，希望是長長的，但一舉手就可以獲得，縱然握在天邊海角，他們伸一伸手，張一張口，滿足了慾望。可惜慾望是無窮的，大地還有的是血和汗，倘若有一滴在那浮動，他們依然露出殘忍的牙齒。

記住：「希望之為虛妄與絕望相同。」自己的血還有瀉到正義的時候，應當要踏實地想！那渺遠的希望是「火之于蛾的誘惑」，那是虛妄與絕望相同。斐多芬的曲子是行在有次序的音節上，那是：「活啊！鬥爭：不屈；正義；勝利。」

現在，我們踏着這雷聲的拍子向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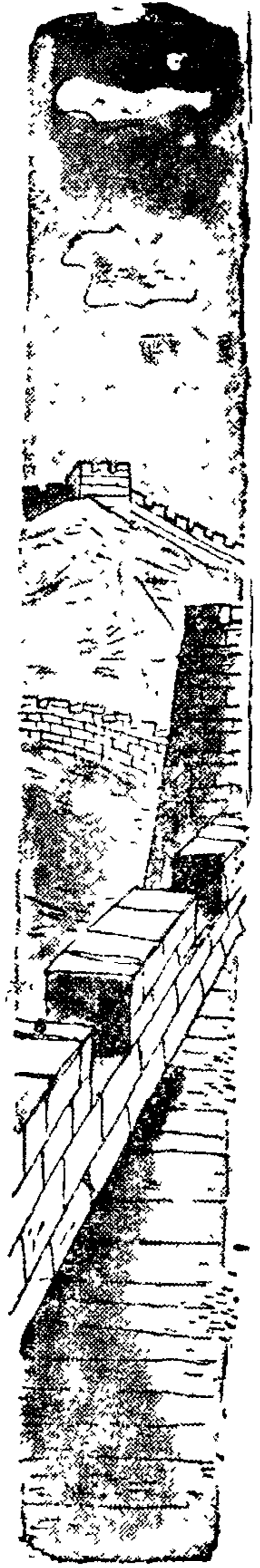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踏着這雷聲的拍子向前走！

現在，我們踏着這雷聲的拍子向前走！

現在，我們踏着這雷聲的拍子向前走！

現在，我們踏着這雷聲的拍子向前走！

現在，我們踏着這雷聲的拍子向前走！



三民主義與東亞文化

魯東萊

(一) 東亞文化的質素

大凡研究文化的人，莫不承認世界文化有兩大分野：一為西歐文化，一為東亞文化。西歐文化中包括着希臘與希伯來兩個支流，東亞文化中包括着中國與印度兩個支流，其所以有如此分別的緣故，莫不是由於民族性，與生活不同為主因。西歐民族是主動的，物質的，功利的，戰爭的；而東亞民族是主靜的，精神的，道德的，和平的，所以在文化上也就有這兩種相反

的表現。在這裏我們單把東亞的一方面來加以說明：東亞原有不少的民族和國家，而在文化上居於領袖地位的，只有中國印度與日本三個大國。先說印度罷！文化起源的早，實不次於中國，據印度大學教授「拉特哥里希納」S. Radakrishnan. 在印度哲學一書中，分印度文化為四個時期：(一)為吠陀時期，(元前一五〇〇至六〇〇年)(二)紀事詩時期，(元前六〇〇至元後二〇〇年)此後便進入到(三)經文時期與註釋時期。吠陀為古印度的典籍，與中國產生尚書易經的時間相當。當時在印度所最馳名的學說，稱為五明之學：一曰聲明，即音樂；二曰工巧明，即工藝美術；三曰醫方明，即醫藥；四曰內明，即哲學

與宗教；五曰因明，即論理學。特別是第四第五兩種發展得非常高，不獨影響於東亞各民族，並且影響到

西歐，說者謂希臘論理學鼻祖「亞里斯多德」發明的邏輯，與因明學方法相類，認為是從印度學習而來。而先於「亞里斯多德」約百年在中國產生的「墨子」，他在辯論方面，也有相同的內方法，而為先秦名學之祖，刃適，梁啟超都有過較詳的研究。(見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墨子學案墨經校釋等書)可見古印度學說發達的一斑。及至「釋迦」出來，他把古代各種不同的學派，集合成有系統的哲學與宗教，因明也變為佛學中唯識學的初步，在佛教徒努力推行之下，幾乎普遍了東亞各民族。很顯明的我們中國自漢魏六朝以後，在學術思想上所受到的影響，竟演成爲儒表佛裏的宋元明理學，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即此而考察其他民族與思想中，莫不有同樣的影響，這可印度文化在東亞文化中的地位了！

中國文化是以倫理為中心的，一切政治，社會，道德，生活，各方面，莫不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把國家甚至世界都看成一個家庭，那就是「天下一家」「八紘一宇」的根本原理。從周朝建立封建政治起頭，諸侯與天子，便成爲大宗小宗的親族關係，由於這種

倡導，使整個的社會，變成一個宗法的組織。所以在道德上的中心是孝，而孝也就是忠的另一面，忠與孝本是不可分離的，所以：「資於事父以事君」，「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等語，實在多得不可勝數，並且是數千年來所取以爲教育中心的。如今政體雖然不同，君主已不存在，而忠孝的道德，仍舊是中國文化以及東亞文化的骨幹。中國文化固然建立在這個基礎上，而日本文化也是採取這個立場，和他們固有的民族精神相融合，結成爲「大和魂」「武士道」的立國元素，而爲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他們把漢學的精神運用到政治，社會，生活，各方面，充分表現出中日文化的融合無間，使這主靜的，精神的，道德的，和平的東亞文化，放出顯著的特別異彩。

(二) 三民主義的思想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發明的三民主義，據他自己一再地聲明：「我的三民主義，是集合中外學說，適應世界潮流所得的」。(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辦事處演說)「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我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見國父自著中國之革命)很明白地承認三民主義是有三個來源；而在這三個來源之中，要以第一點——因襲中國固有思想——爲最重要。當我們讀到十六篇三民主義演講的時候；覺得他的思想，處處根據着中國固有的文化，處處適合於東亞文化的背景。他在政治理論上，特別看重到中國數千年來所根據的政治思想，而讚美大學上所說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曾經說：

「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大政治家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見民族主義演講)

我們從這八條目中，可以分成爲三部分：一爲格物致知，是屬於知識的；二爲誠意至齊家，是屬於道德的；三爲治國平天下，是屬於政治的，這明明告訴我們，政治的基礎是道德，以道德爲基礎的政治，即就是所謂德治，與西方所注重的法治便大不相同。孔子亦說過這樣的話：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見論語）

前者就是法治，以法律爲根據的；後者就是德治，以道德爲根據的，中國過去的政治，雖曾有法家的主張，然而在大體上，還是注重德治的。因爲法治是強迫的，就是所謂霸道，德治是自然的，就是所謂王道，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所謂王道，就是孔子所說的大同政治，所謂霸道，就是孔子所說的小康政治。一讀禮運，便可以見得大同是天下爲公，小康是天下爲家；大同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小康是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大同是德治，大同是王道，小康是霸道。三民主義中也很詳細地說明這個道理，說：

「用武力造成的是霸道，用自然力造成的是王道；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見民族主義）

可見三民主義裏的民族主義，乃是主張德治的王道，不是用武力造成的國家主義，所以他在討論中國固有的道德時，一再申說中國愛和平的精神，「中國征服別國，不是像現在的歐洲人，專用野蠻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再則曰：「英國話所說的能，力就是公理，就是以打得爲有道理，中國人的心理，向來不以打得爲然；講打的就是野蠻，這種不講打的道德，便是世界主義的真精神」。愛和平不獨是中國的精神，也是東亞人共同的精神，與西歐人的不同便在此。這種精神，也就是三民主義的最大根據，所以牠適用於中國，也是適用於東亞各國。

（三）三民主義革命與日本

三民主義是孫總理的革命主張，其目的是要建立起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他首先希望推翻專制政體，建立一個立憲政體。在一切政治的設施上，要以全體人民的意向爲標準，如今政體雖與友邦日本不同，而以民意爲政治中心，原是有分別，仍舊是異途而同歸。所以友邦日本對於中國的革命，不但是寄以十分的同情，而且予以多方的援助，希望我們這落後的中國，能夠從三民主義建立起一個強盛的國家，來共同負起保衛東亞的責任。我們從孫總理革命的經歷中，見到日本所給予他的援助，不獨有在朝在野的友朋，從經濟上精神上多方的幫忙，就是政府也在事實上有多次的庇護，使他在瀕於危險失望的時候，得着了新生的力量向前邁進，這是無容抹煞的事實，我們讀過中國革命歷史的人，沒有不承認的。友邦日本爲什麼要贊助中國革命呢？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互相攜手，共同努力，完成大東亞主義，這可以說友邦日本始終所具有的偉大企求。中國與日本，本來是同種同文的兄弟，有唇齒的關係，應當有一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來肅清英美帝國主義在東亞的勢力，以保衛東亞。友邦日本早見到這一點，所以從六十年來積極經營，在國內力圖自強，在國外提携東亞各國，以充實東亞自身的力量。其贊助中國的革命，完全出發於這種動機，希望中國三民主義的建設，能夠早日完成，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可惜有一部份人，對於友邦日本發生了誤會，以爲他們的積極經營，也是一種帝國主義，有獨霸東亞的野心，因此不幸以兵戎相見，上了英美帝國主義的大當，反把兄弟看作仇敵，仇敵看作兄弟，顛倒錯謬，莫此爲甚！錯謬本是人所難免的，這次中日衝突，兩方面不能否認其各有錯謬。但是「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只要能悔過的誠意，取得對方的諒解，不就可以言歸於好麼？若既知其錯謬，猶復剛愎

自用，固執成見，一誤再誤不陷於萬劫不磨之境，兩敗俱傷，徒使漁人得利，豈不是愚不可及麼？汪主席明白這點，本他大勇大智的精神，在艱難危險之中，負起這捐仇尋好的責任，來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實現永久的和平。

（四）大東亞主義

在平等互助的原則下，連合起東亞各民族，結成一自衛團體，這便是所謂大東亞主義。從國父大東亞主義的演說詞中見得，這不但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理想，也是三民主義革命的唯一目標。過去我東亞各民族，因不能團結一致的緣故，無法抵禦外來勢力的侵入，乃至爲英美帝國主義所宰割。不獨印度爲英帝國所奴役，中國也因此淪爲次殖民地，其他如緬甸、泰以及菲列賓……等國，莫不屈服在英美帝國主義勢力之下，引狼入室，不能不是東亞人自己的失策。東亞者，東亞人的東亞，東亞人不能起而自拔，勢必陷東亞人民於萬劫不磨之境，幸而這次由於友邦日本的勢力，從事於解放戰爭，使久失自由的緬甸、菲列賓、泰……等國，在日本的軍事政治努力之下，恢復了獨立，印度與中國，亦將從此截斷百年來的鐵鏈，重見光明，還我東亞，莫非日本友邦之賜。

然則友邦日本，何以要這樣犧牲，負起這艱巨的責任呢？不用說是爲了整個的東亞民族，能從束縛求得解放，因此，不惜付出巨大的代價，希望完成兩大目標，即：（一）實現永久的和平，（二）發明東亞固有的文化。欲實現永久的和平，必先掃除和平的障礙，什麼是和平的障礙？即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我東亞民族，應該團結一致，貢獻出各個的力量，以完成此大東亞主義，迎取和平之神的來臨。前面已經說過，東亞文化，是主靜的，精神的，道德的，和平的，而且是大同的。三民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世界大同，欲謀世界大同，必先謀東亞大同，推此精神以及於世界，使這主動的，物質的，功利的，戰爭的世界，變成爲主靜的，精神的，道德的，和平的世界，這就是東亞文化的實現，也是三民主義革命的完成。



產業與金融的合作問題

中國經濟問題之一—— 仁 林

一、產業與金融脫節的因素

產業與金融，關係至為密切，兩者相賴而榮，未有獨存的。產業賴金融的接濟和扶助而發展，金融則依產業的發展而活躍，產業發展，金融活躍，生產力因而增強，國民經濟遂能獲得真正的繁榮。產業與金融的關係，既如此的重要，所以各國對此都很重視，並對產業與金融，力謀其關係的緊密，以助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俾達真繁榮的目的。這在平時的情形。倘在戰時，為戰力的培養，生產力的擴張，則產業與金融的關係，更宜緊密，使成不可分離的狀態，而利戰時經濟政策的展開。

當今的中國，統制的推進，物資的管理，以及此次棉紗棉布的收買，即基於此戰時的需求，俾我國的散漫之經濟狀態，得以集中。更輔以金融新體制的確立，而對產業之關係，作一合理的調整。如是我國的產業與金融，將由脫節的狀態，而進入連繫的階段。這非但是適合戰時經濟的狀態，而也是樹立我國產業的百年大計之所需求的。產業與金融，如能恢復連繫的關係，則能一掃過去國民經濟的畸形發展，而獲得正常的狀態，並於目前大東亞戰爭的完遂上，也必能有重大的貢獻，這是無容置疑的。在這產業與金融，恢復連繫之際，作者感此重要，謹將該問題的各方面，予以詳細的檢討，以供國人的參考，尙祈海內讀者，

不吝的賜教。

二、國府對產業與金融的統制對策

產業與金融合作的必要，已如上述。今後合作的最要目標，是將以往集中於投機囤積的不健全的惡性的商業資本，改轉為健全的產業資本，或用於確保原料的商業資本，換言之，就是使商業資本轉為產業資本化，從事於儲備券基礎的物資生產之擴大，這確是當務之急，而且也是合作上的首要之務。現今國府的施策，和金融當局的業務方針也都努力於此，其之重要性，可以想知的了。

現今把國府對金融的統制對策，先為檢討為使惡性的商業資本轉成產業資本，在金融方面非施以高度的統制不為功。但是我國的金融散漫異常，假使驟施以高度統制決難奏效，因其存在着許多的困難問題。先須把這困難問題逐漸解除，遂能實施高度的統制。是以現今當局對金融方面的對策，也採漸進的態度，先着重於金融機構的強化，繼以游資問題的解決，國家的資本的增強等，冀以漸進的手段，使金融獲得澈底的改造，而統制再漸次的強化，俾能建立健全的金融新體制。茲將國府的主要施策，列舉於次：

(一) 金融機構的強化 過去上海的金銀機構，是異常的紊亂，且金融權悉為英美系金融勢力所操縱，致金融的整頓，統制的實施悉為阻擾，不得順利的推

進，因而混亂的金銀機構，亦終無法調整。待至大東亞戰爭爆發後，上海金融遂始獲得革新，其一，敵性銀行的清理，英美系金融的操縱勢力遂告掃除；其二，中央儲備銀行的強化，使金融系統的中樞機構之健全化；以及其三，今春軍票的停止新發行，使儲備券一色化；而此漸次的推進，金融基礎因而大為增強，然此項措置尚為初期的施策，強化的統制尚待於今後的努力。在初期施策完成後，對金融機構的強化，即探進一步的措置：第一，小銀行的整理，已成急不容緩之勢，在強化統制上，也是應為首要的對策，在去年先限制小銀行的創設，於現在更公布對於資本金不足六百萬元（實收二分之一）的銀行不予承認的法令，並限於本年底，資本金未能增足此最低限額者，將施以合併等強制措置。第二，取締一切的投機市場，並建立健全的證券市場，使惡性的商業資本，得有合理的出路，而漸導入於產業之途。

(二) 游資問題的對策 游資的泛濫，非但是金融上的一大問題，而且也是今後確立戰時經濟體制上的一大障礙。解決之道言之雖易，但實施上便要感到十分的困難。所以當局的對策，也是採取多方面的。例如：其一，金融自肅體制的確立，限制貸放提高利率，並限定擔保對象，藉以緊縮信用，抑制投機信用的膨脹。其二，國府發行糧食庫券和獎券，以及實施有獎儲蓄等，藉以吸收社會游資，抑制其泛濫為害。其三，採取進一步的措置，棉紗棉布的強制收買，使集中於棉紗棉布的游資，得有鉅額的毀滅，其所毀滅者，據估計可達一百億元以上，其所剩餘的部份，按當局分期還本的措置，也至少可有一年以上的抑制，完全停止其活動，這種強制收買的措置，對於游資泛濫的抑制，和惡性商業資本的消滅，確有極大的功效。自此多方面對策的設施後，對於游資的安定，已有重大的貢獻。其四，由金融業組織銀團，經營農業貸放，並供給收買原料和糧食之資金，使一部份的惡性的

商業資本，改轉爲用於確保原料的商業資本，這資金運用的轉變，確是一個經濟上的好現象。

(三) 國家資本的增強 解決游資之道，除將此惡性商業資本直接導入於產業之外，便祇有導入於國家資本之一途了。是以國家資本的增強，也是將惡性商業資本轉爲產業資本的一條大道。但是我國的國家資本尚未發達，所以現今對於國家資本增強方面的措置，尚少具體的設施。他日國家資本的建立而發展，則於產業與金融的合作上，必能有很大的貢獻。

其次，對於產業方面的統制對策。各種生產事業受戰事的影響，遭遇嚴重的破壞，生產量因而大爲減退，更兼這數年來囤積的盛行，物資交流的不圓滑，以及公定價格制度的失當等，使生產量更爲低下。在今建立自給基礎和確立戰時經濟體制之下，生產量的減退，是不容繼續存在的，所以產業統制的推進，勢所必然。茲將當局所施的對策，列述於次：

(一) 統一收買農產品 華中工業，都屬輕工業，其中尤以紡織、麵粉、繅絲、烟草等工業爲主，此等工業所需之原料，雖不能完全自給，但在華中各地，也都有大量的生產，此項原料如能完全的利用，則於工業的復興，生產率的恢復，必能有重大的貢獻。過去即因運輸的阻塞，物資交換的不圓滑，致上海的工業，無法充分的獲得所需的原料，因而大部份的工廠被迫陷於停頓的狀態。現今爲矯正此項缺陷起見，將華中所產之原料，如棉花、小麥、黃豆、烟草等，在商統會下設立各種專業委員會，如棉業、粉麥、油糧等，在各地實施統一收購，使原料集中，然後分配於各工廠，從事製造，則停工之各工廠，今後都能有復工之希望，生產量之增加，乃可指日而待了。

(二) 強制收買囤積原料 囤積風行，使流通於市場的原料數量，大爲減退，更使一般工業因原料的不足而致停頓。並且原料受囤積影響，價格飛漲，而製成品則由種種原因，價格的上漲，終不及原料之甚，

於是工廠製造，非但無利，尙有虧本之虞，遂乃停止生產，而轉爲原料的囤積了。此以去冬後的棉織業最顯著，因紗價的暴漲，而被迫停止生產，反以囤積爲棉紗爲有利了。此種不良現象，當然是不容存在的，因而收買囤積原料，遂成爲當務之急。現今囤積原料的收買，先以棉紗，其他原料的收買，當然也將漸次的實施。囤積原料的收買，使囤積的原料，能再流通於市場，以供各工業恢復生產之用。

(三) 實施原料配給制 依據國府的物資動員計劃，將各工業規定一定的生產率，然後將所需的原料，依照配給制，配給於各工廠。此種配給原料的方法，採用者已有紡織、麵粉等工業，其他的工業，也都行將採取。

原料問題，爲當前產業上的最嚴重之問題，現今既採統一收購和合理配給的措置，則原料問題的解決，產業復興，即可期待了。

三、今後合作上宜加注意的諸點

國府對產業與金融的統制對策，已如上述。然因困難重重，周折衆多，其距產業與金融合作的目標，尙屬遙遠，仍須待今後的努力。目前的對策，尙爲不夠，仍須積極的調整和強化。在目前統制後的狀態之下，尙有若干點宜加考慮的，茲先列舉於次：

(一) 對於小銀行，採取消極的限制，終不及積極的強制合併之爲有效。投機的撲滅，棉紗棉布的收買，以及強制增資等，可使投機性的小銀行自趨崩潰，而完成金融界的清除工作，這雖爲可能的，尤在棉紗棉布收買令下之際，一般小銀行確曾遭受嚴重的打擊，但是一般小銀行與有力銀行都有特殊的關聯，在危急之時，同系統的銀行相互扶助，給以救濟，藉以安渡，所以欲利用消滅投機囤積，而促使小銀行的自己淘汰，這希望是很微的，幾也爲不可能的。至於規定最低資本額的對策，而使基礎脆弱之小銀行的淘汰，

其效雖須待至事後，但是功效之微弱，似也在我人想像之中。由此可知小銀行的取締，僅此消極的措置，恐爲不夠的。小銀行的不能消滅，則金融機構當亦難以強化，資本亦必無法集中，乃於產業的合作，是爲無望的。

(二) 棉紗棉布的收買，係收買囤積的開始，於他日任何時期，這種強制收買的手段，也可適用於其他商品的，按理投機囤積是可以澈底的消滅了，但是上海財界爲自由思想和利己觀念所包圍，因而他們的投機行爲是不會毀滅的，不過暫時的抑制，仍在待機而動，所以投機囤積行爲，仍有移向其他商品的傾向，以及上海投機資本移向各地的危機。由此可知，此次棉紗棉布的強制收買，雖可使鉅額游資趨於毀滅，以及剩餘部份的一年以上之活動的抑制，但此尙爲急迫的措置，仍非解決游資問題的根本對策。游資現已獲得安定，但仍須導以合理的歸宿爲是。

(三) 現今金融業對原料和糧食的收購，業已提供鉅額的資金，這很明顯的，惡性的商業資本，已在改轉爲確保原料的商業資本了。但於轉爲產業資本的方面，則仍未有具體化的表現。所以在今原料收買時，鉅額資金的流入各地，則各地通貨的如何膨脹，如何防止，及至收購完竣後，貸出資金的流回上海，則此項資本的如何運用爲合理，和如何防止其再轉爲惡性的商業資本，此項問題，都宜深加考慮的，因爲金融與產業尙未發生緊密合作的關聯。

(四) 於產業的本身方面，也有幾點宜注意的，例如：原料配給制度的宜從速確立和運用，技術和組織的改進，資本運用的合理化，工資制度的改善等，也都是爲復興產業和吸引金融資本的先決條件。此數點如若不加改善，仍如目前的狀態，則必無法吸引金融界的投資，即或有之，亦必不能善爲利用，如是產業與金融終難達合作的目的。

綜上所述，於目前在產業與金融的合作問題上，

多障礙，於兩方本身仍須積極的整頓，然後於合作上，始能有實效之望。是以今後的產業與金融本身機構之調整，和統制之強化，至關重大。作者謹就管見所及，將此提出數點，以供當局的參攷。

(一) 銀行的強制合併，為強化金融機構的必要措置，而此已為各國所公認，各國當局也都實施，獲得良好的成績，望我當局也無容再為遲疑的了。不過我國因國情之不同，銀行的合併，沒有他國的容易，其中困難重重，無容否認的，但也終不能因為困難，而對小銀行任其消長，以搗亂金融的安定。現今當局雖已採取不足最低法定資本額的銀行，將予強制合併的措置，但此小銀行可利用增資的方法，以避免此強制合併的處置，所以消極的辦法終沒有積極的措置之易見效。況且我國金融機構的整理，已刻不容緩，小銀行的合併，當也不能遲緩的了。不過在合併上，為求推進的順利，對於障礙的避免，困難的解除，當宜深究的。在合併的推進上，以同系統的，同性質的合併必須順利不少。

(二) 對金融業的業務，宜切實的嚴格的管理。金融界的自肅體制，以及消極的限制貸放絕不可靠。今後惟望金融檢查處切實執行職權，絕對禁止金融業的

投機性業務的經營，和對投機者的接濟。更須由中央，備備銀行的領導，從速確立金融業的合理之業務方針，和建立金融界與產業界合作的基礎。

(三) 為求產業與金融的切實合作，則產業金融機構的建立，也為當前的急要之務。產業金融機構的建立，則專業的有力的產業銀行之設置是必要的，但此種銀行，欲望其短期間迅速的成立頗為困難，但在目前的過渡時期，應由中央備備銀行聯合上海的有力銀行組織銀團，以供給復興產業上所需的低利並長期的必要資本。產業金融機構如能健全的建立，則金融資本和社會游資的投入產業，乃可有一引導之路了。

(四) 對於社會游資，現雖獲得安定，然宜從速的給予出路，使得合理的歸宿。對此惡性商業資本的歸宿，有二條路：其一，直接的導入於產業，其二，導入於國家資本。直接導入於產業，則可經由金融業的投資，和股票市場的建立，此二方法現今當局業已採取，但仍須審慎的推展嚴防流弊，以免挫折的發生。在必要的時候，仍宜採取強力的措置，以中央備備銀行為中心，監督並指導民族資本的活動。

(五) 國家資本的建立，並由國家資本來吸收社會

游資和惡性商業資本是急要的，現在戰時，更為必要的措置。國家資本的建立，為國父遺教民生主義上的一大目標，產業的振興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上的必要對策。況在今游資猖獗之際，更宜由國家資本來吸收，與直接導入產業的措置相輔而行，乃能速奏宏效。至於由國家資本吸收的方法：其一，發行產業公債，以吸收流動的鉅額游資，和給付囤積貨物的收買貸款，如是尚可使游資得長期的凍結；其二，積極提倡儲蓄，而至實施強迫儲蓄，以吸收社會的零星游資，而抑制剝削購買力的膨脹。由是社會游資為國家所吸收，而充實國家資本，國家乃可依照一定的計劃投於必需的產業，和經營非民間資本所能經營的產業。總之，在今棉紗棉布的收買之後，游資和惡性商業資本的一時之抑制和安定，並非是最大的目的，尚須設法集中的活用於戰力的培養，和生產力的擴張。

在原料問題獲得解決後，再照上面幾點切實做到，獲得金融的援助，充分資金的供給，則產業界乃可安心從事生產，以適應戰時的需要，並也能因而奠定振興產業的百年大計了。產業振興，金融乃可正常發展，獲得真的繁榮了。



請認明上列標記的各大藥房

均有拜耳藥

下列為令人最易聯想到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風濕痛 獨步 創始
藥良 效特 熱寒

• 加當
GARDAN

婦女痛 痛立 效即
服本 品即 愈

•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惟一 補腦 強身
劑大 補進 標

• 克利西佛
CRESIVAL

的劑 著效 味甘
痰化 止咳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疥瘡 濕疹 癩癬 專治
皮膚 等癢 癬疥



青年運動的檢討

周毓英

成功，而所謂青年運動，也就最容易發生了。

都腐化了，其貪婪枉法的程度，竟不亞於專制時期軍閥時期的無恥官僚軍閥。關於這種種的現象，有的人把年齡與革命連在一起，說是年過四十，照例便不會再革命。又有的認爲是環境關係，青年時期無牽無掛，可以不受環境支配，年事稍長有了負擔，便只好向惡勢力屈服投降。我對這兩種解釋認爲雖可原諒，却不得不認前者爲幼稚，而後者簡直是胡說亂道，豈有此理！

二

我認爲一個人在青年時期很純正很進步，而後來却漸漸的趨於歪斜，歸於腐化，這乃是青年的墮落。青年的墮落，其個人固然負有責任，但在多數青年羣趨墮落的時候，這就不能怪青年的自身，而要怪當時的政府，尤其要怪青年運動的主持者。許多熱心教育的先生們，常常搖頭慨嘆，學校裏辛辛苦苦教出來幾個青年，一投到社會裏就變壞了，好像教育家的心血都白費了。實則在黑暗的社會中，投入一二個進步的青年，如投熾炭入江海，撲通一聲，熾炭變成冷炭了。受過高等或中等教育的青年到了社會中，不能支配其進步的性質，這一點我認爲正是政府的責任，尤其是青年運動主持者的責任。

在五卅五卅時期，那時都是民族敵愾心的激動，這種正義的自發的青年運動，由於當時統治者的壓迫摧殘，缺乏適當的熱心主持人物，所以現實的成果不能如何偉大，但其歷史的意義則絕對不可抹煞與同時因爲當時青年情緒的高漲，統治者與投機者的自私心理和利用心理，不易影響實際的運動，所以這兩個青年運動，善果雖然不大，惡果却也很小。可是自此以後，中國青年的力量在政治上的作用似乎日見顯著，軍閥和政客們也會喊：「誰有青年，誰就有將來」，大家奪寶似的來爭取青年，這一下青年真正遭殃了。許多自私自心與利用心熾盛的先生們，都自以爲是青年之母，他們在正義真理以至思想和知識上都不足以領導青年，但他們却向着取巧

文

青年的命運，就是國家的命運，我們知道這一時代的青年有出息，就可以知道這一時代的國家也一定有出息，我們知道這一時代的青年有光明的前途，就可以知道這一時代的國家也一定有光明的前途。下一代的國家，必定是前一代的青年的創造物，在三十年前他是一個勇猛精進的青年，三十年後便往往成爲國家的支持者，這是人事上新陳代謝的必然現象，或者可說是一種自然現象，絲毫不足怪異的。

可是另一方面，青年最富於感情，容易衝動，虛榮心與享受慾容易感染，更加以勇敢與煽動的性格，破壞力特別強，不能忍耐，缺乏韌性，建設方面不免有低能之感。又惟其因爲容易衝動，既受虛榮心與享受慾支配，專憑感情用事，理智的認識較低，於是一切破壞的行動，毫無思考省慮，便不免於盲動，若不是背後或另有其人在支持而加以領導，則青年運動的本身常常是無結果而散，被人目爲「虎頭蛇尾」，「五分鐘熱度」。

中國的青年運動，虎頭蛇尾或五分鐘熱度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歷來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文化運動，都必有轟轟烈烈的青年運動爲之打先鋒，但不久之後却又無聲無臭的平靜下去，熱度不到五分鐘，連個蛇尾都沒有。青年的命運都似乎暗淡得很，國家的命運自然可想而知了。我們現在如加以回憶，則五四時期，五卅時期，以至於北伐時期，站在台上慷慨激昂演講的青年，能夠早早「殺身成仁」的算是撒待，留下來的

(11)

青年與國家之間，既有其不可分離的關係，所以一般的政治家，尤其是革命的政治家，他們不能不特別注意青年，鼓勵或組織若干的青年，以作政治事業的活動基礎。於是在政治影響之下的所謂青年運動，便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反動的統治者雖欲加以抑遏，亦有所不可了。並且青年的性格，勇敢，敏感，富於同情心，且又沒有任何負擔的牽掛，同時又以青年純潔的心地，其言論行動更易獲得社會的同情，所以任何事件有青年參加，總比較容易發動，容易

在台上慷慨激昂演講的青年，能夠早早「殺身成仁」的算是撒待，留下來的

若干「青年官」的出頭，消耗許多政府

的途徑，重量不重質，看着學校裏的學生都是青年，於是他們的青年運動便專門在學校裏鬼混，攪亂學校的秩序，擾得學生不能安心讀書，有了一個優秀學生，大家爭着去聯絡拉籠，或則設計陷害，學校也變成政治的角逐之場。一般的學校不能讀書，少數教會學校且以不許學生干政為號召，家長咸願送子弟入教會學校，這便是當時青年運動傾向於學校學生的惡果。這惡果害了青年，也破壞了教育，可是這種惡果，直到現在似乎還沒有改正的端倪呢。

三

中國從來的所謂青年運動，實際上祇是一種學生運動，一種以學校學生為中心的運動，更加以自私與利用的心理攪和到運動裏去，於是這種運動的結果，一方面毒害了青年，另一方面便破壞了教育。熱心的教育家們嘆息教出來的好青年一進社會就變壞了，實則在不良的青年運動之下，青年在未入社會，未離學校之前，早已變壞了。以自私與利用為中心的青年運動，其必然的歸趨便是為造個人勢力而找青年，以為有了青年就可以造成力量。於是這種青年運動，便造成兩種很自然的趨勢，一種是把青年們變為政治的突擊隊，好在青年們勇敢，不怕犧牲，要他們怎麼樣去的搗亂對方的工作，都無猶豫，有時欺騙得巧妙，青年們且不須絲毫的酬勞。另一種是把青年們變為要人的啦啦隊，開會遊行，搗了小旗去歡迎或迎接，喊口號

，演講等類，只要有那一套巧妙的手法，青年有一種組織的慾望，組織別人或被人組織都很高興，啦啦隊那樣簡單的工作，更是不費思索也可以承擔下來了。

以突擊隊與啦啦隊的方式組織青年，這樣的青年運動顯然不會造成真正的力量，更不會造成青年自身的進步的力量，最多不過為某一種人所利用，變成某一些個人的力量，或者竟變成一種社會的新惡勢力了。染有突擊隊性格的青年，全身的每一個細胞都只知道破壞，叫他們去破壞正是投其所好，可是革命的根本任務是建設不是破壞，即使有破壞也應該是為建設而破壞。突擊隊性格的青年，根本只知破壞，不知建設，等到青年運動的主持者自己想到建設的時候，過去自己所領導的青年，反有成爲自己的敵人之勢。再說啦啦隊性格的青年，他們看起來較少破壞，或則可說是近於建設，但這是表面的事情，譬如說修飾是很注意的，服裝也是很考究的，性情也很溫和聽指揮，好像樂隊的吹打手，但這祇能悅耳娛目，對社會的實際建設少幫助，說句老實話，那是一批中看不中吃的傢伙！

突擊隊式與啦啦隊式的青年運動，在中國已佔了很長的時期，許多既成人物，（姑且如此說的）他們動不動慨嘆青年無用論，好像「一代不如一代」，越到後來的青年越沒有用了。其實這是冤枉了青年，應知青年人都從成年人和老年人中陶養出來的，我們如問一問成

年人和老年人做了如何的榜樣給青年們看，烟酒嫖賭是成年人的營業，討小老婆是成年人的享福，成年人沒有教青年們偉大，却已教青年們黑暗，這能說青年們無用嗎？又有許多成年和老年的人們，他們自身的空虛已造成必然的沒落，但他們不甘寂寞，不甘沒落，而且更比青年們一萬倍的迷戀於享受，更有着爲自己的子孫謀萬世基業的自私心，於是一切卑鄙黑暗手段都施展出來，麻醉青年，陷害青年，由利用青年而造成自己的勢力，便於發財作惡，一個人的發財和得勢，真不知要坑掉多少青年呢。

四

講到成年人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分別，我是絕對沒有挑撥的意圖，把青年和老年成年的人對立起來，並且使他們發生鬥爭，這是不可能的。社會的實權總是掌握在富有經驗學識的老年人成年人之手，初出茅廬的青年極少抗爭的餘地。同時在精神方面，有的青年們暮氣沉沉，却學會了老年人的奸滑的取巧，這比老年人還可怕；而老年人的不以年老而頹唐，仍是朝氣蓬勃，力求前進，這比青年人更爲可愛。而且敬老的心理，是人類倫理進化的基礎，我們絕不應該動搖這種寶貴的心理。問題只是在過去三十年來青年運動的積弊之下，如何把青年運動重振起來？

首先我們可以明瞭的，就是突擊隊式的青年組織和啦啦隊式的青年組織，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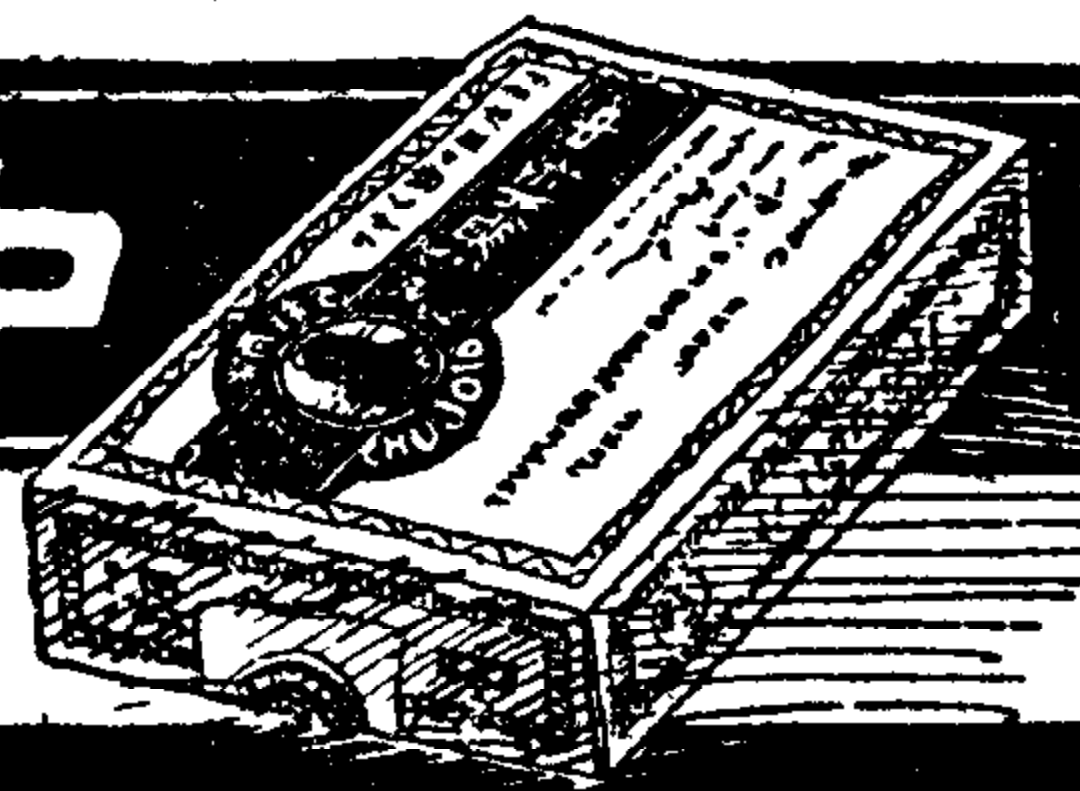
婦科靈藥

- 子宮病
- 浮腫
- 四肢痲痺
- 下腹疼痛
- 希斯利亞
- 孕後作嘔
- 月經不調
- 經逆頭痛
- 產前產後
- 喘氣
- 月經前後

主治效能



中將湯



黨能吸引極少數的青年，多數的青年決不會來參加，青年們對之也根本不能發生參加的興趣。過去以這兩種方式代表的整個的中國青年運動，由於沒有全體或多數青年的參加，他們失敗是當然的。同時突擊隊式和啦啦隊式的青年組織，常常忽略青年自身的利益和進步，容易為任何陰謀家所利用，青年雖痛遭犧牲，却絲毫得不到代價，因為他們的犧牲，已為幕後人拿去報功去了。

再有一種現象，那是老年和成年的人們的普遍的自私心理，他們早已都消失了愛護青年的心理，所有的祇是愛護自己的子弟，溺愛自己的子弟。對一般青年的參加突擊隊式和啦啦隊式的組織，大都漠不關心，成了俗語說的「別人家的兒子當兵」，甚至還有幸災樂禍的心理。但因風氣所及，自己的子弟也被捲入漩渦的時候，任何損害正義和障礙法律的事情都做得出來，務須達到僥倖地救護自己的子弟的目的。每一個成年和老年人，都只要自己的兒子好。對整個青年運動都是漠不關心，可是整個的青年運動錯誤了，誰的兒子能跳過這危險和黑暗的漩渦呢？

自一月九日中國參加大東亞戰爭，中國與日本一體對英美作戰，在戰爭中，青年自然更要迅速的組織起來，藉以發揮強大的力量，求戰爭的完遂。但我們試看，日本的青年們早已普遍地參加了各種的機構，把力量貢獻給國家，直接間接的強化了戰爭的力量，可是中國的青年們却還是漂漂亮亮的，觀望，猶疑，懷着一種不知所可的苦悶，以找刺激，求麻醉混日子，這現象延長下去，對

青年本身當然只有沒落，而整個的國家恐怕也只有趨於失敗之途吧。

青年運動決不是不必要的工作，而且是求國家進步的必須的工作，但中國從來沒有正確的國家計劃的青年運動，例如五四五卅祇是民族感情的自發的青年運動，後來則大都是政治野心家的以利用為目的的青年運動，這樣的運動當然只有把青年坑下去，叫青年走死路突擊隊式和啦啦隊式的青年組織，除供個人利用，滿足，陰謀的自私慾望，此外什麼作用也不會發生。當前世界在劇烈鬥爭的關頭，如不戰勝英美，東亞決難安靜，中國要日本共同負擔責任，發揚國家力量，振起青年運動尤為不可或緩的要事。不過在振起青年運動之前，第一成年人，尤其是負責青年運動的人，要以國家觀念去看青年，不可以家庭觀念去看青年，要對所有的青年懷普遍的深刻的愛護之心，不可專以私心溺愛自己的子弟，對一般青年則漠不關心，甚至存心壓迫利用。第二青年運動的政策，應以求國家進步與青年進步為目的，不可以造成個人力量為目的，須知正確的政策纔能獲得真實的成功，真實的成功纔可以鞏固工作的地位，在正確的政策之下，雖急於造成個人力量，反而欲速則不達，徒然遺害國家，遺害青年。第三突擊隊與啦啦隊的方式雖亦嘗不可用，但應以建設為目的，尤其成年人所擅長的卑劣黑暗行為，萬不可使青年有所感受。第四青年運動應着重職業青年，學校青年正在受適當的教育，儘可從教育方面去策勵，不必變成二重訓練似的反而破壞了學生的求知精神與向學心理，教育落後的中國，學校外面正擁塞着無數的青年，這廣大的失學的散漫的青年，正期待着我們來援助，來組織呢。

中支那物資通濟處組合

管 理 事 業

- 百貨店 惠羅公司
- 百貨店 福利公司
- 洋家具製造 美藝公司
- 室內裝飾
- 地毯清洗 上海清潔保管公司
- 家具保管

組 合 員 店

◀ 一般移輪出入 ▶

- 株式會社 大丸
 - 株式會社 高島屋
 - 株式會社 松坂屋
 - 株式會社 白木實業公司
- 上海廣東路十七號共榮大樓三階
北四川路八百五十六號
上海新康路三號美倫大樓
上海吳淞路四百八十六號

戰時國民勞動服務

徐亞生

國民勞動服務，就是人民在業餘時間或者於處理本位工作以外，經過相當的組織訓練，貢獻各人的力量精神智慧或技術，擔任許多與公眾有利益的工作社會，論到國民勞動服務的價值，不僅與公私兩有裨益，並且又極富於國民教育意義的。從公的一面說：因為在熱心勞動服務的時候，必然能隨時隨地以助

濟人救人爲己任，充分表露出捨己爲人的精神，如果國民相互之間皆能用這種精神來勉勵自己，使逐漸成功一種民族風尚，那麼至高無上的道義觀念也就能確立其基礎，人類生活在唯有浸潤這種道義情感的氣氛當中，才顯得是有意義有價值。從私的一面說：在大時代演變下的今日，關於人生的能力培養，已非具有集體活動的才幹不行！已往那種種偏向於個性教育的訓練，不僅使我們喪失了參加集體活動的諸種才能，並且在許多人的素質方面，還養成了「孤僻」「專斷」「直拗」等等一類難以調和的怪異性情，弄得終身落落寡合，眼見着許多具有優異天賦和曾經高深造就的有爲之士，都閉門長嘆的鬱鬱而終！至於國民勞動服務，一方面使大眾有組織的活動下羣力合作，一方面用勞動工作

鍊各個人的肌肉，久而久之，就可以養成國民們各種集體活動的才幹，以應付這大時代的需要，並且又能於無形之間使身體上精神上一天天的健康起來，那麼參與國民勞動服務，不就等之於是受國民教育一樣嗎？所以近代各國對於國民勞動是服務訓練，都異常的予以注意。

我們中國，雖說是個崇尚道義的國家，一向都以仁愛博愛等精神作爲國民身心訓練的骨幹。但是自從歐美人的功利主義思想傳入之後，國民間的情誼作用，就頓然失了聯繫，對人處事都就把利害關係講得很清楚，迄於最近豪奪巧取的風氣愈趨愈熾，人們只專對自身利益打算，一切有關社會福利的事業，簡直無人過問，最多也只讓那些藉故牟利的僞君子們在敷衍方面，那真能存心助人的善良分子，又都限於力量單薄而唱起獨善其身的高調，不願輕易與人合作，因此國民風氣便弄得分崩離析的互不相謀，甚至連亡國滅種的外侮侵入進來也無動於心，可見國民們的道義行爲，原是民族團體的中心力量，現在，各方面如果能對國民勞動服務訓練普遍的提倡鼓吹，在國民們的道義觀念上，確能

發生很大的影響！

而且在這戰爭時期，吾人所處的境遇，益非承平時可比，任何人的生命可以隨時被損害，社會上一般餓殍孤獨伶仃和許多殘廢多病的寒苦者流，爲了生活的益發不能維持，所期待別人救濟的地方也就愈多，至於那些隨着戰爭而發生的各種不幸事件，更是多而且複雜，一切的一切要是都靠賴着政府或者原來負責這些工作責任的人來處理，無論在人力上，時間上，經濟上，都是顧及不了。可見戰時的國民勞動服務，是民衆的一種天責。大家去盡這種天責，表面上雖是爲人，實際上也就是爲己，你今天在盡心竭力的救助別人，說不定明天你也需要別人盡心竭力的救助，全體國民都在親愛合作的誠懇態度下爲國民勞動服務努力，那麼人人救濟人的危難，人的危難也就有人救濟，戰爭就是恐怖，人們之間有了這種互相依扶的情誼，一切也就坦然了！

還有講到這次的大東亞戰爭，關係於全東亞民族的生死存亡，這在東亞各民族之間，不僅都要以同生共死的決心謀堅如鐵石的團結，各個民族的每一份子，尤其都要能發揚蹈勵振作自強，在報國第一的誓願之下，將所有一切全盤的貢獻與社會國家。當這種戰事方酣的時候，我們雖說遠處在猛烈的戰火圈以外，可亦不能就悠悠閑散自感優待，認爲自己與戰爭無關，依舊在任性享樂。原來近代的戰爭情形，已早就看不出什麼

固定的方式，等到戰事演變至決勝階段，雙方任何一種情勢，也都得被看作是制勝或失敗的重要條件，在火線以外工作的人，對於衝鋒陷陣攻守襲擊等工作說，自然像風馬牛般的與戰事無關，然而就整個戰局變化的影響上說，却就有極重大的關係！現在僅就人民的戰爭意識而論，他就能在決定勝負上發生左右大戰局的力量，譬如當雙方都拚着死力格鬥的時候，假使有一方面於微妙之間覺察出敵方人民的戰爭意識上起了動搖的跡象，這種鼓勵人民戰爭意識的工作，在沙場捐軀，健兒是無法負責的，而後方擔任勞動服務的人，便負有這類的使命！

自從大東亞戰爭開始以後，和我國站在同一戰線上的，都已知道友邦日本的健兒們已經在許多前線上盡了殺敵取勝的責任，我們很慚愧在大東亞戰爭上所擔負的工作真是太少了！然而對於後方許多足以影響戰爭的工作，我們却無法推諉，尤其如國民勞動服務一類的任務，都應該由我們來着手努力，最近幾個大都市已經紛紛在提倡，有的並且組織就緒做着實際工作，我以爲內地和鄉區還格外必要，將來都要能普遍推廣着關於國民勞動服務的範圍，由於工作廣泛，最好要各個人民團體分類的組織起來，各地一般負指導民衆責任的知識階級和優秀青年，更應在組織訓練的時候多多盡力，俾戰時國民勞動服務的組織和訓練，不致徒有其名耳。

論土耳其外交政策

嚴懋德

土耳其在今日，所以見重於當世，實有其地理軍略上的重要性，蓋它地跨歐亞兩洲之間的博斯波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扼里海與地中海間交通的咽喉，在近東便有舉足輕重之勢。假如說：

土耳其與英美反軸心國簽訂協約，允許英美軍艦駛過博斯波魯斯海峽的話，不僅英美軍艦可由黑海直達蘇聯，而且在南歐更可與軸心軍隊作戰。反之，土耳其站在軸心國方面，那末軸心的勢力，由東歐伸張，通過巴爾幹半島，而達於達達尼爾海峽，更可進攻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諸地，奪取豐富的石油資源，還有控制蘇彝士大運河，瓦解大不列顛帝國的殖民地。這樣說來，今日的土耳其為近東的重心所繫，安危的關鍵所在，於是她的友誼便被列強各國所爭奪。

際此巴爾幹情勢日形緊張，預料在不久的將來，土耳其的地位更形重要了，因此她的動向成爲舉世所矚目的焦點。這裏完全以客觀與公正的立場，對於土耳其之外交政策，加以檢討，益覺有其需要，也許不是毫無意義的事。

處於目前錯綜複雜的國際情勢之下，除了澈底瞭解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勢必觀察其與環繞土耳其四週的國際環境，

以說明其「和平」與「善鄰」的外交方針。土耳其是一個與各方面利益相關的国家，尤其是英、蘇、義德、美五國，茲將土耳其與這五國關係，扼要的敘述於下：

(一) 與蘇聯的關係

俄國在沙皇時代，它的主要對外政策，是想找到一個海道的出口，要找海口，以俄國的地理環境看來，祇有兩條路可走，其一是從波羅的海以迄大西洋；其二是南出黑海以至地中海，不過波羅的海每年冰凍時則甚長，黑海沿岸均屬土耳其的領土，因此俄國即以威脅與利誘兩法侵略土耳其，其目的在攫奪土耳其所屬的兩海峽，以便出地中海，一八三三年以及一八七七年俄土兩次戰爭，即爲俄國圖謀控制海峽以出地中海野心的大露布，所以俄土關係在傳統上說起來頗爲惡感，雖然新土耳其的建立，得到蘇聯的助力不少，其實土耳其是利用蘇聯以謀自己的獨立，蘇聯是利用土耳其以對抗英國的進攻，直到現在，土耳其的兩海峽仍爲蘇聯理想的地方，一旦蘇聯能掌握這兩海峽的鎖鑰，便可閉關自守，毋慮英國地中海的海軍。可是母

庸諱言的，英美對蘇包圍的情勢至今依然未變，即以土耳其爲核心建立反蘇的堡壘。所以蘇聯對此海峽，向來抱有覬覦之心，過去不時傳聞蘇聯向土要求控制海峽，其野心於地中海，即爲其傳統的目標，如果蘇聯欲染指海峽的話，往往會引起蘇土間緊張局勢，那末今後的蘇土關係演變，繫於蘇聯的動向如何爲判斷。事實上，蘇土在精神上不易水乳相融，同時在歷史上的宿怨，終難消弭於無形，何況蘇聯以海峽問題爲中心對土耳其的壓力，乃是蘇聯的國策。

(二) 與義國的關係

義大利加入前次大戰以後，對土關係更處於惡劣的地位，由於墨索里尼的雄心，曾企圖土希保等國結成一個集團，以建造羅馬殖民帝國，當然土耳其首當其衝，一九三三年墨索里尼演說：「義大利的眼光須轉向於東方，義大利的命運在於非亞兩洲」於是義土關係常在陰霾之中。更就地理而言，土耳其之對義，頗具戒心，緣前次大戰時，義大利曾佔領土屬科尼亞與安達利亞兩地，後被情勢所迫，而撤退駐兵，然義大利尙領有希臘人居住的多得堪尼斯羣島，該羣島佔領於一九一二年，與土耳其海岸距離極近，此後又佔領堪斯得洛里沙小島，與土屬安達利亞僅隔一衣帶水，礮彈可及，對土耳其的刺激極大。於是此後的義土關係，時在惡劣緊張之中。

(三) 與德國的關係

德國是中歐的国家，爲完成國家的統一，並獲得海外殖民地，而開始考慮向亞洲進出，這是二十世紀之初，其時的計劃，乃自柏林至伊爾斯都巴格達經土耳其築一鐵路線，便是以爭佔波斯灣，控握伊爾高原奪取近東油田，用以切斷英國與印度的一線，因此，不得不注意土耳其。在傳統上說來，德土關係倒很融洽。在二十世紀開始前，土耳其採取親德政策後，招請德國軍事專家設計海峽防務，建造新式礮壘，裝置克虜伯大礮，防守士兵亦由德軍官訓練，在前次大戰中土耳其加入同盟國作戰，不但俄國與西歐的聯繫因而割斷，使英法坐視俄國與羅馬尼亞的敗北，而不能予以接濟。迨英法聯合艦隊五十二艘猛攻達達尼爾海峽，大遭失敗，沉毀者四艘，受創者頗多。可知土耳其加入德國對協約國作戰，厥功甚偉，戰後的德土關係，完全着重於經濟方面的發展，這在雙方不期而合的。土耳其招請德國專門技術人員，從事於建設工業，由德國供給機械和軍械；他方面，土耳其的鉻礦和穀物等也源源輸往德國，所以說，德土關係完全建築在經濟上的。一九三九年八月滿期後的德土商約，又於翌年三月重訂物資交換協定，七月締結德土新通商協定，規定在二億馬克的範圍內，進行德國的鋼鐵製品軍需資材與土耳其的食品原料，特別是棉花、煙草、鉻、鉛等，作物物交換貿易，接着又成立德國對土軍火信用借款。從經濟關係上說，德土倒是十分融洽。在民族性格上，德

土也有相似之處。不過德國欲假道達尼爾海峽，往往要引起土耳其的反感，加之強欲把土耳其拉入懷抱，又是不能的事，那末唯有使土耳其維持中立，以不捲入戰爭為其原來原則。

(四) 與英國的關係

蘇彝士運河是連結印度洋與地中海的，可以說是英帝國的生命線，而土耳其是亞洲與歐洲間的橋樑，且為亞洲與非洲相接之處，又靠近蘇彝士運河，若能保持蘇彝士運河，即使喪失了亞洲殖民地，英國亦得守住印度，此實為其生死問題，故對於蘇彝士運河與波斯灣，實有確實掌握的必要。於是就不得不使土耳其投入其懷抱，或至少也須不使其他各國的勢力伸入土耳其。在新土耳其未建立之先，土耳其是受着英國勢力的支配。在地理上，土耳其不但為伊拉克的鄰國，而且又為赴印度的要道，所以英國從來就沒有放心過，及後，新土耳其

其建立，在英國看來雖出於無奈，但比之在別的国家手中玩弄時，似乎又要安全一點，同時英國的傳統政策，關閉土耳其的兩海峽，使俄國的黑海艦隊永遠被封鎖在黑海之內，不能衝出地中海；甚至更希望在近東聯合土耳其，伊朗阿富汗諸國成立一個反蘇的堡壘，曾有一時期，英土關係趨於險惡，這涉及摩蘇油田的歸屬問題上，在洛桑會議中，土耳其提出收回摩蘇爾的要求，英國却堅持反對的主張，雙方不肯輕易讓步，糾紛達三年，直到一九二六年，在伊拉克簽訂了摩蘇爾條約，規定摩蘇爾編入伊拉克，土耳其年得該區產油額百分之十的優先權以後，雙方才漸漸傾向於和睦，在這次大戰以前，土耳其僅向英國貸借土耳其重工業鐵工業資本六百萬鎊，兩次大戰爆發後，英國為拉攏土耳其起見，先後成立一千六百萬鎊及六千萬鎊的借款，並供給土耳其以軍火，英土關係可見頗為密切的。

(五) 與美國的關係

在德國輸入的物資供給既已斷絕，自英國方面來的補給亦見困難的今日，土耳其的目光自然射到美國方面去了，自美國對土租軍法案實施後，土耳其的軍火，便由美國接濟後，美土關係頓時大增，到了最近，由於義大利巴達里奧政權投降後，土耳其急切接近美國，又是事實，在他方面，美國籠絡土耳其的工，極為露骨，最近又傳土耳其把其傳統的中立政策，而恢復歐戰初期祖護英美的非交戰國地位了。

從上述探討，可知土耳其的國際關係是多方面的，目前土耳其適當為英國，蘇聯，德國和美國的爭奪的中心，土耳其所以使她們關心的理由，大致除地理上位置外；資源非常豐富，農產物有煙草，大麥，小麥，棉花，無花果，橄欖，落花生，果實，乾葡萄，樹膠，絲等，礦產物有鎂，煤，錳，銀，褐煤，硼酸，鉛，銅，錳，金剛砂等；以及具有豐富產油量的伊朗，與擁有莫大埋藏量的伊拉克，勢必以土耳其為立腳點才能加以爭奪的。

環繞土耳其最有密切關係的德，義，英，蘇，美諸國，我們已加以扼要的分解後，進而來檢討土耳其在這次大戰爆發後的外交政策了。

土耳其的復興，不僅由於軍事上艱苦奮鬥，兼有賴於外交上圓滑運用。二十平為其一般的中心，而其外交政策是以「和平」與「善鄰」為依歸的，自有其自主的立場，決不肯輕蹈帝土時代那種俯仰依人的覆轍。因此之故，愈益增加了土耳其的重要性。

兩次大戰爆發月餘，德國的勢力，有席捲巴爾幹而直趨伊士丹布（前君士坦丁堡）之勢，土耳其的立場遂極為微妙，最後土耳其毅然與英法攜手；一面又不欲與蘇聯構成事端，當時土外長薩拉

診療科目

內科、外科、皮膚泌尿科、產婦人科、兒科、耳鼻喉科、眼科、齒科、X光線科

福民醫院

上海北四川路一四二號 各科接續 電話四六三三三三：七

福民醫院分院 愚園路八三八弄七號 電話二〇七九一

哥格魯有莫斯科之行，與蘇談判，傳聞蘇聯有對海峽的要求，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英法土簽訂三國軍事同盟條約，由此可知，土耳其為謀其自身安全及與英法保持良好關係，同時也有要求獲得蘇聯承認三國軍事同盟條約，俾鞏固地中海東部和平的必要，即已表明土耳其外交的趨向，俾使她不致捲入戰爭的漩渦，保持她的雙方善意的中立。

三國軍事同盟條約規定土耳其受侵略時，可得英法的援助（第一條），如在地中海域戰爭中，英法或是土耳其參加時，應互相援助（第二條），英法因保證希臘及羅馬尼亞的獨立，而出於戰爭時，可獲土耳其的援助（第三條），在上述三個情形之下，是規定無條件援助的，英法受侵略而入於戰爭行爲時，如果並不及於地中海域，則土耳其雖不參加，亦應保守善意的中立，且附加議定書規定，聲明蘇聯爲例外，所以當土耳其決定作戰時，蘇聯對於她的政策具有否決權了。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德國對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實行閃電攻擊，六月二十一日，法國竟在康比泉森林宣告屈服，於是土耳其統治者開始彷徨，乃請求英國解除三國軍事同盟條約的義務，因簽約國之一的法國，已告崩潰，客觀環境發生根本變化，土耳其政府便高唱其中立政策，企圖獲得片刻的安寧，及至德蘇戰爭爆發，又引起土耳其新的反應，其外交政策便趨於現實主義之途，一方面動員百萬軍隊，駐防小亞細亞東部邊

界，以及南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邊境，表示不惜一戰；另一方面，又與德訂立十年友好條約，覺得有與德保持親善的必要。

其實近東方面戰事的進展，使土耳其面臨着嚴重的危機，因雙方的壓力往往使土耳其感受非常困難，但又不能偏於一方，所以土耳其在緊張的局勢中，維持其中立政策頗爲苦心，不難想像得之在德蘇戰爭爆發以後，英軍與特戈爾軍協力進入敘利亞，建立根據地，八月，英蘇兩國同時佔領伊朗，從此東南歐，北非，以及西南亞細亞，除了土耳其，以外，各地都化爲戰場，實際上，土耳其也已被圍於戰場中，那末土耳其把過去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應重作一次重大的決定。

是以若用普通的看法，實令人難以了解，而在土耳其自身却並不會感到驚奇的。原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是始終堅持中立，盡力設法避免加入戰爭，爲了完成此根本政策，雖任何事均能爲之，俾可運用其靈活的手腕，以和平善意，周旋雙方其間取得利益，培養其國力，準備着，不到受攻，土耳其決不會參加作戰，這是今日土耳其的唯一態度。

一九四二年，因東線膠着和太平洋戰爭的發展，近東的局勢有了重大的變化——美國乘此把它的勢力擴張到近東。反軸心國家的目光，又漸漸的注意到土耳其了，運用外交策略，施壓力於土耳其，極爲露骨。及後，隨北非戰局的急轉下，使土耳其與德關係重作審慎的

考慮。當時美駐蘇大使斯太恩哈特即運用其外交的手腕，策動土耳其與英美作進一步的合作，同時就職的新土耳其內閣總理薩拉格魯考慮地中海的戰爭情況時，覺得有與英美保持友好的必要；但爲了取得她們更多的軍械，糧食及其他物資。此時的土耳其外交政策，親英美傾向已益爲顯著，但還極力維持其一貫的中立，站立於戰爭圈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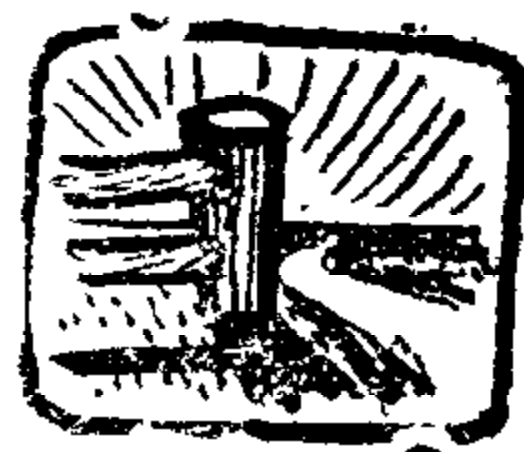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一月，英首相邱吉爾與美總統羅斯福在加薩勃朗會議後，邱吉爾就赴土耳其訪問伊斯美總統，在阿達納會議達二三天之久。在阿達納會議中，英國地中海海軍總司令克寧漢上將，和其他海陸軍重要將官，土耳其的參謀總長和其他著名軍官等皆參加其間，這當然不能以普通外交活動視之。其實加薩勃朗會議主要課題，厥爲討論開闢何處爲第二戰線問題，從地理形勢看來，最好利用土耳其做跳板，這勢必將土耳其牽入戰渦，破壞其中立政策，所以在加薩勃朗會議後，接着又舉行阿達納會議，雖無確切的報告，但邱吉爾說過，勸土耳其暫時不要加入戰爭，可知英美在未能控制愛琴海之前，土耳其決不願意背棄其中立政策。

土耳其的統治者已一再聲明維持其中立政策，不願捲入國際戰爭中，那末土耳其人呢？土耳其人亦不要戰爭，因爲土耳其的地位不利於參加任何一方作戰；倘使土耳其永遠保持着中立政策，縱使以後戰爭作何結局，土耳其都可以得好處。反之在局勢未判明之前，土耳其

毅然參加戰爭，恐反而會危及他的國家安全的。於此我們對於土耳其堅持中立政策，置身戰事之外，是相當的同情的。土耳其祇是一個二十歲的新國家，她們需要在和平中生長，在和平中教育人民，建設工業和開發她們的天然富源和擴充軍備；但同時土耳其統治者相信祇有獨立的國家能完成這些工作，而欲保持獨立，唯有不捲入戰爭的漩渦中，保持她的雙方善意的中立，才能培養國力，準備着防禦工作，因此，土耳其一方面把錳銘，和銅鑛以及其他原料輸入德國，以交換德國的軍械，化學藥品和機械等；另一方面，又要從英美兩國購買軍械糧食及其他日常必需品等。

土耳其面面俱到的應付手腕，無非想彼此兩方上維持其中立。可是由於最近情勢的發展，英美聯絡土耳其更爲厲害，不過土耳其又因蘇聯的關係，反使她能在非常微妙的錯綜複雜環境中，保持着中立，因此英國的報紙，對土耳其的維持中立政策，即加以相當激烈的攻擊，事實上，土耳其最關心的，依然是爲了蘇聯制霸「兩海峽」，美國的租借航空基地，英國的強迫實施同盟條約；何況她們三國間之矛盾，萬分複雜。

誠然，我們不能不懷疑土耳其的中立政策，能否維持多久，這全看她以後怎樣運用其外交政策來決定了。但我的結論是目前的土耳其，仍很鎮靜着，在準備着，不到受攻，土耳其是決不願參加作戰的。



再論青年之修養

丁福保

青年之修養，有二要訣，曰清潔，曰秩序。起居飲食，晷刻不移，身體衣服，時常清潔，慎避劇變之寒暖，呼吸新鮮之空氣，為適宜之運動以固其筋骸，常變易其事務以均其勞逸。凡此數端，要皆不離乎清潔與秩序，人能清潔而有秩序，則得修養之法矣。

友 文

今先述睡眠之時間，其最適宜者，以一晝夜二十四時，均分為三。睡眠八時，作事八時，飲食休息八時，則無過不及之弊。而十時就寢，六時起床，又為相當之時刻，無論冬夏，所差甚微。飲食之次數，以各國之風尚而異。通常之人，一日三餐，力役日四餐，此為最多，亦最適宜。但時刻須有一定，不可過晏過早，因食事最忌唐突，最惡糲雜。若過晏過早，則有唐突糲雜二弊。有唐突糲雜二弊，則食物之消化，皆不能充足。雖然時刻定矣，而食物之分量，若漫無限制，亦仍不可。若夫食物之種類，則又有問題，往往飲食俱極豐美者，而體格反弱，飯糲茹草者，而消化健全，可知美食非必要之條件也。惟腐敗之物，切不可食，消化衰弱及運動過少之人，均須擇易消化之物耳。

衣服貴於清潔，不必錦繡，猶飲食不必膏粱也。然衣服雖清潔，而不洗滌肌膚之污垢，則何異於西子蒙不潔耶。故每晨宜浴於冷水，而後拭乾，否則常用溼毛巾，遍拭身體。惟冬日以冷水澡身，常人未免畏寒。若先在氣候煖燠之時，習之既久，自能順受。凡慣用冷水浴者皮膚強固，即開遇劇變之寒暖，亦無妨害。特汗液浸淫之際，袒襦裸裎以當風，則為大戒，須慎防之。

呼吸新鮮之空氣，固不可少，但室內之空氣，不能十分清潔，遠不如戶外之佳。每日宜擇一定時間，散步海濱或樹下，為充分之深呼吸，是為最佳。運動因人而殊，有終歲勤動者，若農夫等是。有竟日危坐者，若士子等是。勤動者姑弗論，終日久坐者，當擇暇運動，以強壯其軀體。運動之法，莫善於體操，此外則騎馬郊坰，或垂釣溪沼，或閒步山林，或駕扁舟，或事蹴鞠，或擊彈子，或乘自轉車，皆無不可。他若日本之武術，(弓術，柔術，劍術，(西洋之水泳，亦皆善良之運動也。(冷水能使肌肉收縮，然至戰慄則有害)。

夏日旅行各地，攬野外之勝景，亦運動之一法，萬不得已，則小立階除，徜徉庭院，是在人之所好，不必固執。女子之運動，所以少於男子者，其原因有種種。主持家政，教育子女，事繁瑣而閒暇少，原因一。每出必先易服，以畏勞，故遂深居而簡出，原因二。所謂均其勞逸者，即前所分配之時間，以八時作事，八時飲食休息是也。蓋作輟既有規定，則處事敏而有功，無不達之目的，且精神以休息而活潑，可無困憊之虞，此皆實驗吾人生理而知之。試以甲乙二指喻，甲指舉重，力已竭而尚堅持，則休息長時而猶恐不足；乙指舉重，力將乏而即停止，則休息片刻而已覺有餘，此最淺顯易曉者也。昔德人嘗即學校之生徒詳加攷核，發問題一，俾之對答，而觀其有無謬誤。有則一一標識，至月曜日，乃大變其課程以規之，則第一時之成績最優，第二時次之，至第三時最劣，蓋積久斯易疲也。故授課之中，必須有相當之休息時間，彼伏暑必給假三四調者，非徒引避炎熱，抑且寓休養精神之意，學生如此，他人亦當如此，學業如此，他事亦當如此。凡研究身體之修養法者，其三致意焉。

再者言心之修養，即心之清潔也。其清潔之法，莫若除煩鬱而感愉悅。除煩鬱則無不懌於中，心廣體胖，一任自然。感愉悅則形於外者，手舞足蹈，都含逸趣。此外不可憤怒嫉妬怨悱以及思想種種不可告人之事，善修養者，盡善諸紳，人自成童而後，能由少小之經驗，而辨別善惡，此心即謂之良心，良心為造物所賦與，實本然之善心也。故一事當前，始也磊落光明，有正而無譎，所謂好是懿德也，終也機械變詐，多私而少瑜，所謂喪厥天真也。獨是本體之明固在，人欲去則自復其初，平旦之氣尚存，天理勝則內省不疚。子輿省身，顏回克己，此即最善之修養法也。今之學者，其敬師之。

要之身心之修養，俱包含於清潔秩序之中。清潔與秩序，如輔車相依，未有清潔而無秩序者，亦未有無秩序而能清潔者。謂予不信，可於兒童徵之。其衣服清潔者，其作字必端正，讀書必勤敏，文具玩物之位置，必整齊而不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今人之年壽，平均不過在三十以上，七十八十者幾希矣。百歲以上者，全國中殆無一二。豈時有今古之殊，人遂有彭殤之異歟。此無他，不得修養之法故也。若人人得修養之法，則自四十以至五十，亦為平均之數。反是而沈湎於酒肉，荒淫於女色，陷溺於貨利，不惟自促其天年，即子若孫亦多夭折。幸而猶獲生存，亦必天性愚鈍，或體質脆弱。夫我之子，不啻第二之我也，我之孫，不啻第三之我也。第一我不慎於始，則將使第二之我與第三之我，皆不得善其終，此佛所以有既造其因，必獲其果之說歟。由是觀之，修養之法，實所以祈天命，綿世澤，求多福，當自我實力行之，慎毋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以獲罪於晉之宗祖也。



日本佛教的真言宗

劉希平

真言宗名，出自金剛經，係密教宗派之一，而為日本弘法大師所創立。真言宗亦有稱之為密教，不過密教乃廣範圍的名稱，包括密教的各宗派，至真言宗則係專指弘法大師所創立者而言。如在日本有台密與東密之分，而在康藏又有藏密。所謂台密係始創於日本天台宗始祖傳教大師，統合圓密禪戒四宗，建立日本天台宗，而對此宗密教稱之為台密，也就是天台密教之意。東密就是真言宗，也就是東寺密教之意，蓋東寺乃弘法大師開創宗派時，由日本政府所賜予，自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大師住持以來，即冠以東寺的寺號，所以稱大師的密教為東密。

弘法大師即海空，自幼即異常兒，喜安設佛像，供奉頂禮，蓋有生俱來即崇好宗教。十八歲治漢學，已斐然有成，不獨文學極為優越，即思想方面也獲有儒釋道三教的一般知識，且具有批評的能力。大師以天稟之資，於宗教方面，發揮其異常的才能，對於舊有宗教自屬不能滿足，而有更進而為新信仰開拓者的性質。

日本桓武天皇延歷三年，自奈良遷都山城，頗欲革除舊習，於政治方面既謀有新組織，於思想方面亦欲使一般國民得沐充滿生氣的精神文化，為要完成此大刷新，而須派遣人上赴當時文化鼎盛之唐國求學。其第一當選者是景澄，即傳教大師，其第二當選者就是海空，即弘法大師。

至於大師自己要入唐求學的動機，則因在延歷十五年，大師年二十三歲之時，於大和久米寺塔下，發現大日經，大日經者乃大日如來所說經。大師見此經名，以為與日本國的因緣不淺，而有以弘布於日本之願。惟經中載有梵文所書的真言，印契，及曼荼羅等，且多有不能理解之處，苟非質正明師，則殊難自滿，由是而有入唐求法的希望。而即以此願望訴諸石淵之勒操僧正，依於僧正的請求，而得勅許，遂於延歷二十三年入唐。是時乃唐朝文化的黃金時代，而其時的文化中心就是佛教，佛教之中為一般所注目者就是密教，這都是造成大師為一派密教祖師的自然條件。

真言宗祖師的相承系統，可分為傳持

祖師與付法相承祖師的兩種。傳持祖師乃傳授密教經文及儀軌法則，主要在於經軌的傳授為目的，此即指龍猛，龍智，金剛智，不空，善無畏，一行，惠果，弘法等八祖師。復次，付法祖師就是傳持相承教祖的心印秘密，易言之就是指灌頂授法的相承。蓋秘密印明乃僅傳一人的大法，依於法脈的系統，由師傳弟繼續相承，此乃指大日，金剛薩埵，龍猛，龍智，金剛智，不空，惠果，弘法等八祖師。

真言宗寺院奉為八祖師，安置於內道場而加以頂禮的，就是傳持八祖師。傳持八祖師中沒有大日如來和金剛薩埵，蓋此兩祖師，前者為金胎兩部的大經教主，後者乃未來真言行菩薩的代表，而為說法聽眾的聖者。無論大日如來金剛薩埵，都是兩部大經的說者，故不必加入傳持中。至龍猛以下之祖師，則以大日如來及金剛薩埵所說者依樣傳持，此所以稱龍猛以下為傳持祖師。

再付法相承中，沒有無畏一行二祖師，是因為不傳授兩部不二的秘密印明的緣故，所以在付法相承中，不加入這兩祖師。至此二祖雖曾受金胎兩部的講授，然未受許可灌頂，與傳授付法的血脈。而龍猛，龍智，金剛智，不空，惠果，弘法六祖，不僅曾經兩部經軌的講授，且曾受兩部不二秘密印明的許可灌頂，故既為傳持祖師，同時也是付法祖師。

真言宗就是密教，也就是秘密乘，蓋

言秘密深玄，非常人所能易於瞭解者。如來的真言，意義深遠不易了知，故名之為秘密教或密教，而「乘」就是運載的意思，以運致其人或其物於所定的處所，教亦如此，以運其物於目的地，所以可名教為乘。至於顯教以人人易於瞭解為主旨，所以如來的真實見解都祕而不宣，唯就人人所易瞭解者以為陳說，此乃顯教所表現的特徵。可是法身如來雖說諸法的真實法，然所示的真實相究非吾儕凡夫所能理解，所以稱之為秘密教。密教非方便施設之法，而是如來的真實知見。

弘法大師的開宗立教，以創立真言宗，顯名思義可知乃依據如來的真實言教以精進修行，自吾人的心中除去迷妄，使潛伏於清淨心中，有生俱來的佛知見，得於現實生活上表現。大師以提倡即身成佛說為宗義的最高理想，即身成佛就是瞭悟自父母誕生的肉身，已顯現三十二相，幾十種好，而娑婆世界也就有寂光的妙諦。

即身成佛也就是現身成佛，此即以凡夫之身直接成佛，而與隔世成佛異其趣。一般佛教的通說，設有種種修行的階段，須經四十二位，或五十二的階級方得成佛。凡夫一念發起有志成佛而修行之時稱為菩薩，須經過三大無量數劫的長時期，其間生生死死修行不懈，方得成佛。而大師於此通說之外，認有即身成佛的特例，而力倡其說。會著有「即身成佛義」，所有之精義悉詳於其中。大師以為即身成佛之事，並非空洞

上海的女子教育

陳雲濤

從整個教育的系統之中，再劃出一個女子教育的部分來，這原是極合理的辦法。

因為女子教育之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園地，不但是因為女子有着生理上的差異，更是因為女子有着需要上的差異，所以女子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區別，不單是形式上的表現而已，最主要的還是一個內容問題。具體的說來，女子教育第一要有適合女性需要的設備。第二要有適合女性需要的訓練。第三要有適合女性需要的課程。

上海女子學校林立，從數量上統計起來，在全國中，可稱首屈一指，要是嚴格點從內容方面去觀察，也可以說上海簡直沒有一個專為女子教育而設立的女子學校。這並不是過分的話。假如在假期中，任憑你走進一個女子學校，若是不看見校牌，不看見女學生，單想從設備上去認識她，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本來一所優良的女子學校，一切設備都應適合女子的情緒，尤其關於家事實習的工具和場所，必須力求完備，上海女子學校很少有適合女子教育條件的設備，影響到女子教育的效果，自然是大極了。上海的女子學校在訓育上雖然也有

幾條切合女子需要的信條，如不燙髮，不塗脂抹粉，着校服等。在學校雖不乏遵行者，可是一回到家中便忘掉得乾乾淨淨。至於平日關於女性美德的培養，缺憾的矯正，似乎都缺乏一貫的理論，以及有步驟的方案，因此不能建立正確之思想和優美的習慣來。

至於談到上海女子學校的課程，更是一個莫大的遺憾。上海普通中學校的課程，偏重英數理科之不合理，已為有識者所指摘，而大多數的女子學校，即絲毫不變更的抄襲下來，甚至還有在出奇競勝者，他如最切合女子需要的家事學，美術，音樂，兒童心理學等，反置之於不重要的地位，假如每個女學生盡能升學致用的話，猶不可厚非，可是在中國中等女學生能升人大學的。寥寥無幾，大都是回到家庭中幫助家務，即算就業的也不過擔任小學教師而已。一些應用的知能，沒有學到，學到的都不能應用，白白的送掉了十幾年的時光，浪費了一筆巨大的教育費。也有人竭力在辯護說：男子和女子應有同樣求知的機會，為什麼女子教育的課程要有區別呢？這說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根據。不過我們當了解，中國女子的體質，思想，習慣，以及環境和男子都不同，不僅祇是一個歷史因襲的內在原因，也是一個目前過渡社會的必然現象。總之女子教育需要一個獨立的課程，乃是一個必然的結論。

上海女子教育走上了歧途，這是不必諱言的事實，這一錯誤鑄成的原因，無疑的，是由於主持女子教育者，忽視了女子教育所稟的特質，祇知道在今日過渡時代中，男女同學還不能適合社會的心理，必須有一個純粹女子受教育的機關，在這種畸形的女子教育進展之中，我們可見許多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學生在受着失學失業的痛苦，也可以看見許多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學生在歧路徘徊，甚至墮落不堪。同時還可聽到許多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學生在咒詛學校教育埋沒了他的天才，在埋怨學校所給他的知能不能應用，甚至還有在憤怒學校替她種下了許多煩惱的種子。

上海女子教育在今日需要一個改造運動，重新估定她們的價值。確立他的基礎，已是迫不及待的工作。但是這一工作的建立責任，絕對不是一二個學校或少數人所能負擔的，必須仰賴全上海甚至於全中國的女子教育專家的羣策羣力。在新中國的孕育的過程中，這改造女子教育也可以說是最基本的工作吧。

的理論，若以佛教的哲理來說，乃為極自然的行程，絕無不合之處。蓋凡夫迷人原與大日如來相同，俱備一切智，五智，無際智，但為外部所來煩惱妄想所蔽，以致不能顯現。惟修三密瑜伽的妙觀時，依於大日如來的加持感應力，恰如於一大圓鏡中，森羅萬象，明碼映現諸法萬有的真實相，而為吾人所見，這種狀態就是所謂成佛。

即身成佛而也是密教所有的特異點，這定因為密教有無量方便，所以可獲得超特的效果。因此也打破了一般以成佛為難事，作菩薩為畏途的愚見，而使大多上根眾生得以迅登寶筏，速達彼岸。

日本佛教在近代日趨興盛，密教也蔚為巨觀，此對於人心的改革，民族性格的提高，當有極大的效用。日本之所能成世界的一大強國，佛教的興盛自亦為其中重大要素之一。作者對於日本真言宗略加介紹之後，實具有無限的感慨。蓋佛教原自中國傳至日本，而今者國內一般佛教既衰微不振，密教除去藏密盛行於康藏外，本部各地舊有的密教均已絕傳，則繼往開來實有待於後起者的努力。

至於本文之作，亦僅為述而不作而已，此乃因作者係一介凡夫，並未窺佛教之堂奧，自不敢輕以己意妄加上下，故僅就前人所說稍加整理，以為簡短之介紹。若可藉以使佛教常識得為普遍，此則作者所祈願的微意。

X

X

X

X

中共軍內幕之分析

武克

10

通信連絡

共軍過着類似於游牧民族的流動生活，居處無定，爲求保證彼此間密切聯繫，不致脫節，通信連絡的講求乃成爲必要和至要的當前急務。同時，又得保守秘密，不使行動洩洩，其組織與運用，尤當嚴密無間。尤其是在強敵壓制之下，情況朝夕萬變，部隊機關奔波道途，移動頻繁，或是化爲多數單位而四散各地，欲求不失連絡，保持連繫，乃異於尋常的艱困不易爲，非有獨特的性能，無以應環境的要求，這樣就建立了特有的交通體制。

各部隊機關均有通信員，專司通信連絡。除去緊急公文或兩地隣接，一般均藉交通站以爲中介，很少直接往還。交通站依地區而設置，是一種獨立活動的組織。各軍區（亦即行政區）設交通總局，隸屬於行政公署，受黨委會（相當於省黨部）的節制。各分區專員公署設交通管理局及中心站，置於地方委會指導、監督之下。縣政府設有交通科，（前稱縣通信局）科與縣府密接，流動於相近地區之內，各區則有分科及支出之

「小組」。各級科、局有時隸屬行政機關，有時直接歸於黨部。其內部組織，於科局長外設指導員，收發各一人，通信員，勤務員等按實際需要而定名額。但上自官長，下至伙夫，一律要是共產黨員，絕不容外來份子摻雜其內。這爲了通信站掌握共軍全部行動秘密，不得不特爲慎重。

交通站的任務大致可分爲三類。第一是傳遞文件，其次擔任連絡，還有是交通上的嚮導。各項公私文件均封交交通站寄遞，由收發員登記後送指導員檢查，再發交通員送出。在其轄境以內的直接送達，區外的則轉往他站。各站互寄，有如郵局。但外縣信件，概須貼有郵票。郵票分「平信」「快遞」「機密」三種，爲白底藍色風帆圖案，上加紅色「平」「快」「密」等字樣識別。由各交通總局印發，各部隊機關造具預算書領用，並按月造冊報銷，限於公務上使用，並不向外發售。其信件收發，概用三聯憑單，一聯存根，一聯通知，一連回執。並可掛號，取其收件人回條，但限於公務，回條亦僅備查攷，並不送發信人收執。

交通站恆隱藏於偏僻處所，故較爲安全，但也時常遷移。每變更地址，均先期通知隣站及各部隊機關，以免失去連絡。各部隊機關移動時亦於到達目的地後派遣通信員向當地交通站聯絡；倘轉入另一地區則必向當地交通站查詢該地交通站地址，且知照原地交通站轉遞信件並代爲與各方維持連絡。因此交通站又成爲連絡中介，與各部隊機關之間常保密切之連繫，共軍內部人員可向交通站問詢各部隊、機關地址，但須能證明身份，否則必遭拒絕。當局勢嚴重之際，交通站及部隊機關均秘匿其真實地址，就近傍另設連絡站，必須能證明身份，連絡人員方始允許導往本部。這辦法雖然迂迴曲折，但却更爲嚴密。至若各部隊機關或工作人員往來各地而路徑不甚熟悉，可要求通信站派員護送或隨同通信員行走。除團體外，個人須持有部隊連級以上機關，區級以上長官的介紹信，沿途各站自妥爲照顧且負責招待。

明對方身份，則出信號揮舞，藉以表達意旨，以資判別。作戰之部隊，於文書傳達及口頭命令受有困難以施行之時，則使用信號旗指揮部隊動作，進退應節，極具時效上的功能。有時於同一戰役過程中，數次變換表示法，以防爲敵方窺破洩露機密。信號旗平時由部隊長官自行珍藏，外加布套，隨身攜帶寸步不離，任何人不得展視，犯之者以「奸細」論。各官兵於此項秘密均守口如瓶，非因公且爲職務上之必要，絕口不稍提及，極端禁止將通信連絡法作爲談話資料，如有向他人吐露或問訊有關於信號之事項者，一概加以嚴厲的制裁，甚至處以極刑。因此外界人無法明曉其內容，縱使探悉，亦以朝更夕變之故，失去時效，毫無效用。

作戰部隊之通信，尋常文件仍交由交通站寄發，其有關於戰鬥者均專派通信員投遞，有時且特遣戰鬥員隨伴護送，以防意外。這因爲共軍沒有一定的防線，他自己到處流動，也就到處易生空隙。其用於戰場的則特設有信號旗，（又稱指揮旗）一方面用以發號令，又以與隣接部隊相連絡。除去派出通信員或戰鬥員直接傳達外，均揮旗示意。旗之形式時常更換，用法亦隨時變更，臨時以命令規定。當兩軍驟然相遭遇，各不

主管及辦理通信，連絡的人員，一律是共產黨員，平素對各方嚴守秘密，臨時才加以宣佈。例如戰鬥用的信號，一定要到戰鬥行將發起前之頃刻，主管人員方始告知部屬，非到實用時決不使你知悉。一個局外人要想在情勢緊張進入戰鬥階級之際，去接近他們採取此項秘密，那是不可能的幻想；縱然預先潛伏在內部，到時也不及傳出，時間的急促不許可有向外傳遞的餘裕。因此，共軍這一方面的秘密，就成爲謎樣的封鎖在「未知」之境而無以發現，至少是無法及時加以利用的。

軍隊通信、連絡事宜，各級參謀處均設有通信參謀暨連絡參謀，專掌此項業務。營、連級則由教導員或指導員兼理

。由於器材的缺乏，沒有通信隊，僅團部及縣府以上備有無線電台，一般均用人力。

退避

「不進則退」，作戰亦如「逆水行舟」，不能「乘風破浪」就只好「隨波逐流」。自來天下事能如人意者不多，更何況兩軍對敵各存制勝之心。機運決不會永向於某一方，任何一方都有不利的時候。不管情況如何，不擇時機的盲動，智者所不取，勇者所不為，共軍也決不是傻瓜，不利的戰鬥他寧可避開。當對方兵力雄厚或情況不明，他決不自討苦吃，久戰不決或來攻之敵頗為頑強執拗也是不肯拖延。他的觀念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此時退避不妨另尋時機報復。未接觸之前固可退讓以求避免，戰鬥中也常設法以求脫出。不猶豫，不遲疑，不失機宜的當機立斷。進退在於共軍無關成敗，他得失的關鍵是損益。所以退避的成功也就是勝利，能不為敵方所制壓能保全實力，在共軍即算是成功。把握主動的契機在於進退自如，利於進則進，否則退避以求全。勉強的硬充好漢在共軍是認作英雄主義而加以否定的，他們排除虛榮專務實際，故此對英雄行徑。共軍但求能達目的不擇手段以及忍辱負重的性格，却正好是退避所必須具備的。

退却

共軍的後退不同於敗退，他在察出已

無勝利之望時即保全實力而後撤，以求脫出戰鬥。因為不是敗退，故仍能保持精神的旺盛與自信，能以良好的秩序按照計劃行事，不至於混亂。他脫離戰場的方法諸端，各有其巧妙不同。一種是主力後撤，先派出支隊猛攻敵方側翼，乘其兵力他向注意力轉移之時，迅即撤離戰場，並破壞交通以阻擊敵方的追擊。至其陽動之支隊則藉猛攻打擊，頓挫敵方，由其側翼衝出，自他路歸還本隊。此際所當注意的是，作攻部隊應求敵方前進地形複雜，且側旁阻絕不便大隊行動，且當有身臨危境的自覺，及時轉入退路，免為敵所壓迫而孤軍死戰慘遭犧牲。若感受敵方重壓難以從容後撤，支隊之突擊仍不能牽引敵方所加之壓力，則舉全力猛攻其翼側，掠過側翼而向側方撤退。惟行此法有暴露側背易受敵方火力攻擊之危險，故共軍每又派遣支隊繞向敵後擾亂。倘此兩法均難實施，其最後之一着是抽出一部份兵力於後方約三至五公里之處，選擇險要地形設伏，主力急自戰場向此退却。待追擊之敵臨近，伏兵即起而突擊，亦可將敵擊退而轉危為安。此種退却作戰，在己方兵力優厚具有盡殲敵方之雄圖，或兩軍相持不下以求敵制勝，亦恆加運用。其法與掩護退却稍異。即脫離戰場之設伏以撤離為主，伏兵僅係掩護支隊，目的在求保全。埋伏誘敵却正相反，以主力伏於預定地區靜待殲敵，另派支隊誘敵向此地區使入彀中。這在所處形勢上及

兵力支配上，適成反比例，故其效果亦不可同日而語。而此種設伏亦與伏擊稍異。伏擊在何機，在地形利用上當得遷就敵方的意圖動向。誘伏係自行選擇地形，以人為的動作誘致敵人向此前進，設法使敵方服從於己之意圖。這是完全主動的，能自由選擇地點及創造時機；但困難在於敵方未必即適如預謀的進入常「備而不用」的空費心機。

當兩軍交綏，情勢顯示不利於共軍，或對方聲勢雄壯，實力雄厚，共軍感受壓迫急欲自戰場撤退擺脫戰鬥，然又受有敵方壓制無從脫離而有遭受殲滅之顧慮。此際共軍為防退却時受敵方追擊蒙受損害，每化成最小單位自戰場向各方分散以行退却。因為單位小了，可以縮小目標減少損害，且行動亦較便捷靈活，易於利用地形地物以求遮蔽。同時，向各方四散之多數小組，敵方也將失去追擊目標，並且無從判斷共軍的動向，方位，也就無從繼續行追剿，從而大地增加了退却中及其後的安全。此項退却分散，為求迅速及確保連繫，為鞏固其精神上的團結及維持良好的秩序，多順原有組織單位自行分散，避免分割建制。因此受有命令即可立時行動，不必再作諸種準備，且可不失統馭，免於紊亂。至當未曾相接之前，分散更可使敵方迷失目標，化為小組仍可活動於原地區之內以相糾纏。敵方如分兵搜索則

分散

貿易商

新井洋行。鎮江麵粉廠

工廠 鎮江新河街一號
營業所 上海漢口路三十三號

本店 上海漢口路三百三十三號
支店 揚州。江鎮。天津。青島。無錫。南京。蘇州。蕪湖。

集中予以打擊，（集中力量襲擊其一部若仍保持集結則對於分散之小組實無法擊其目標。其結果如入迷魂之陣，終於只好悵悵而退。他猶如鬼魂的無形無影用分散使對方失去對象。

隱匿

在敵方封鎖圍剿之下，分散也將失去效用。對付猛烈的掃蕩固可一時藉分散消失敵方攻擊目標，但在長叫強化治安及清鄉中，縱是小組也難逃耳目。於是共軍就命令各部隊在分散之後更化裝為各色平民希求蒙混。共軍的人員本多鄉村出身，還歸本色自不十分困難。因此居然能「魚目混珠」，隱藏在民間。待局勢稍趨緩和，則又潛行活動。一些本地出身的，多是各回老家，歸本還原，的確天衣無縫，無從識破；無家可歸的則寄居各戶，共同生活，照樣操作，看去宛如一家人，也能不生破綻。為確保安全防止居民舉發，又特定嚴刑，凡危害共軍人員及其家屬者，概處極刑並查封家產，有時且多株連。因為清剿部隊未必即能永遠駐留，居民深恐日後共軍的報復，非惟不敢舉發，且惟恐隱匿的共軍發生危險連累到自身，因而多方庇護，務求不生意外。事實上，武裝人員少有藏匿武器化裝隱身的。藉此求全者，多行政、民政情報、稅務工作人員，因為他們沒有戰鬥力量。至於大部

隊的隱匿，多利用深山、茂林、荒灘、曠野，及河湖縱橫交錯的地區，以潛藏其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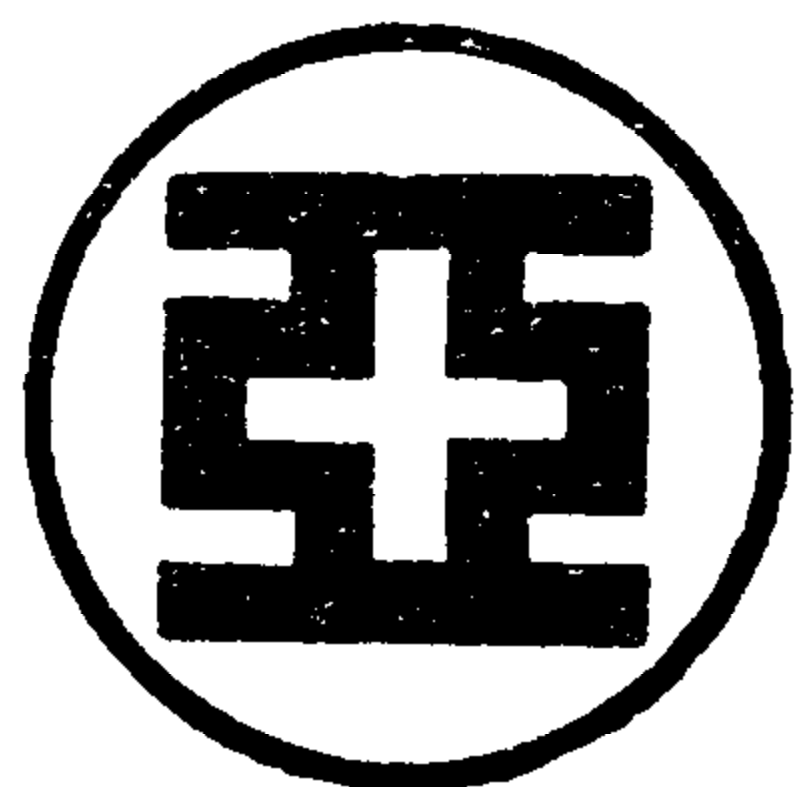
旋迴

共軍從不肯放下武器，化裝隱匿的僅是非戰鬥人員或地方武裝，（區游擊隊，民兵基幹隊等）主力兵團以及縣級以上的地方團隊，寧可東逃西竄的閃避，始終保持他戰鬥的姿態，決不肯輕易放棄抵抗。他們在敵方的空隙中迴旋，在外圍繞轉，此剿彼竄，去而復來；追上去他已逃走，撤回了又復出現。不對抗也不遠去，「若即若離」，使得對方可望而不可即。為求動作之迅速及避免失誤，一地之共軍常集結為大兵團，僅於近傍分遣支隊以相聲援。這樣就不至於失去連絡，一有消息可以立時全部出動，不會有某一部不明情況，誤犯敵軍而受損害。然此係指同一地區而言，大多數仍分散於各地區以求滅除目標。且又靜止狀態，行動之際仍常分散化為多數小組。其行動方向每與敵方進路相反或偏向，以求拂逆其意圖。又或以小組在反對方向或施迴線路之側旁出之以擾襲，用以吸引迷惑敵方，阻遲滯留其運動，以至於迷失共軍所在，不復能知其去向。「若隱若現」，「悄然而逝」，這又是共軍的特徵，也是戰法之一。

，活胃，藥眼篤老，湯將中，丹仁
，散効回，補兒海，飴田淺，兒別利
的海，膏用百，油人萬，丸應奇屋樋
。兒諾佛爾，酒新新，粉痛止克

理經總支中

司公亞東



阪大一京東·號二九路山中京南·號九三三路南河海上

衝衝衝

！ 進挺前向速迅



前向勇奮彈鎗着冒在正們軍友的圖下和軍央中的全雙勇智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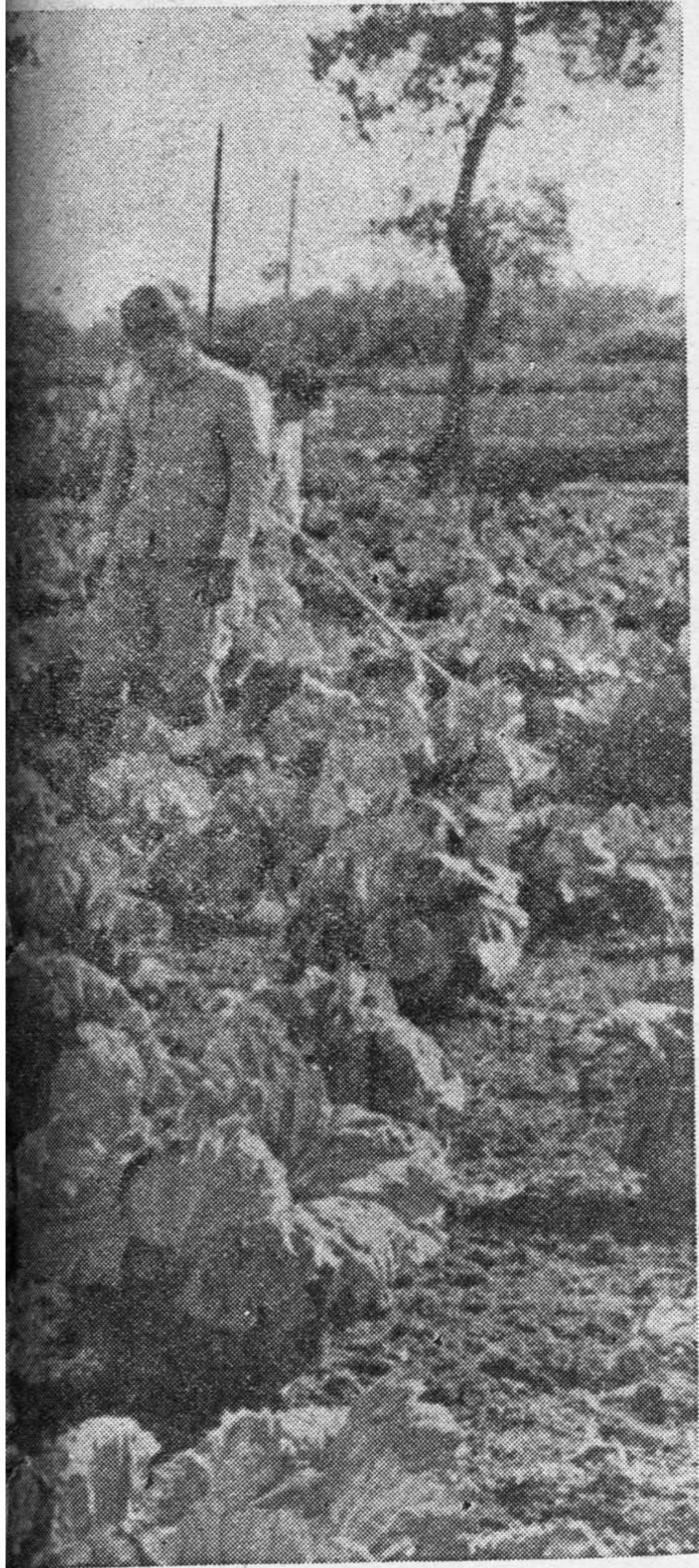
去線前到拔開發出隊整軍央中 ↑



→ 中日長官拉開地圖指示着目的地，告訴他們的部下，怎樣可以大獲全勝。



學生們在農業



檢下一點吧，這些農作物有沒有壞

學以致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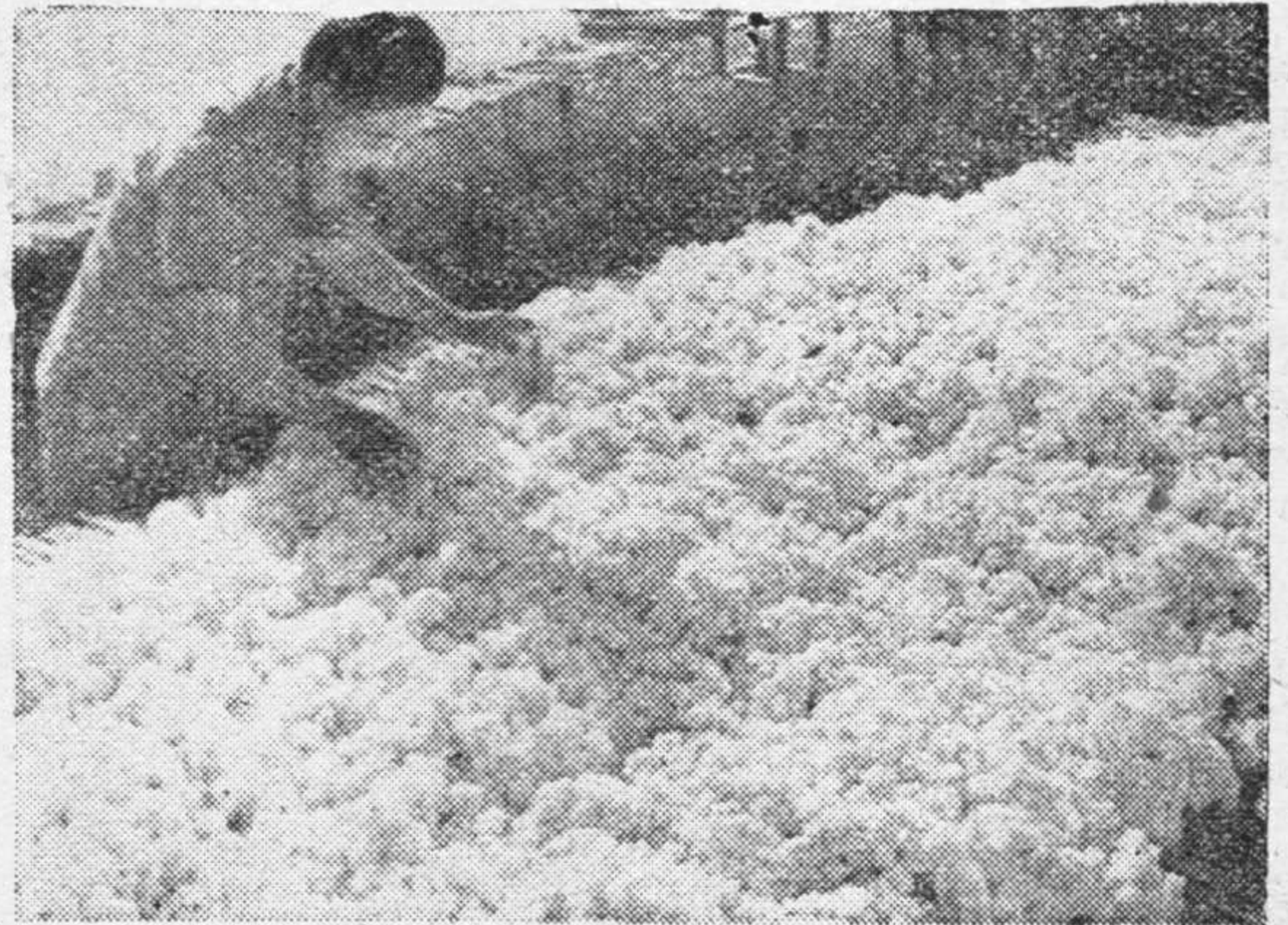
他們放寬腳步邁着前進
『導農義塾』的伙伴們



到田地實習耕作去！



驗實的疫獸着看的神會精聚



燥乾便以，了開佈散花棉將



的壞



養營

腸胃

素

素

國都點描



從西子湖邊流瀉到石頭城裏來，算起來也已經有五年了。

在這五年中，我親眼看到在焦土上重新建設起來的國都，一天比一天繁華；在這五年中，我也親身嚐到了失業的痛苦和受生活猛力的打擊；但，在這五年中我在國都裏却樹起了我美滿的家，而且，更產生了可愛的第二代。

我當然愛我的家，無疑地，我同時更愛我們的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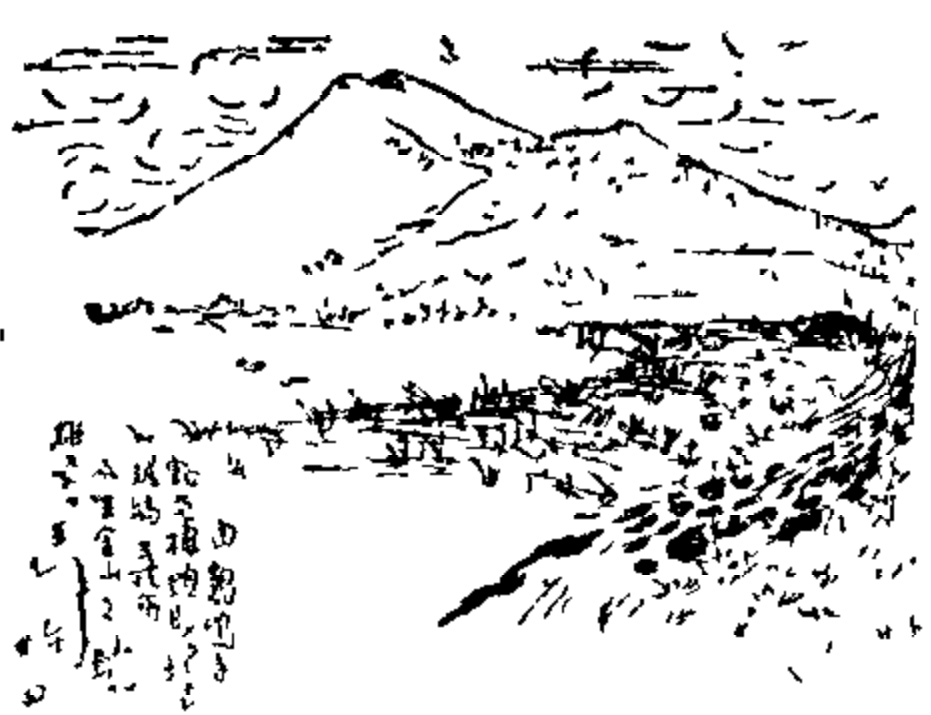
於是，我下了「國都點描」決心，想從真實的素描中，為復興中國的國都，決戰體制下之新生蓬勃氣象，作一次具體的介紹。

是為「國都點描」決心之誓。

一、鐘阜晴雲

靜靜地躺臥在中山門外的紫金山，那山腰上的七十餘所琳宮碧宇，現已無跡可尋，山腰間所留下來的，僅是些殘斷不平的石階，但這些都已無從考證了。

國都裏的人們，雖晨夕與紫金山相對，亦不過僅能仰望四季山色，或偶然憶及「鐘山」或「蔣山」等幾個別名而已。（註：紫金山的神明名蔣子文，生前為漢時小



官，死後在紫金山上成神，因名紫金山曰蔣山。）傳說山頂多狼，但我曾兩次通過多狼區而平安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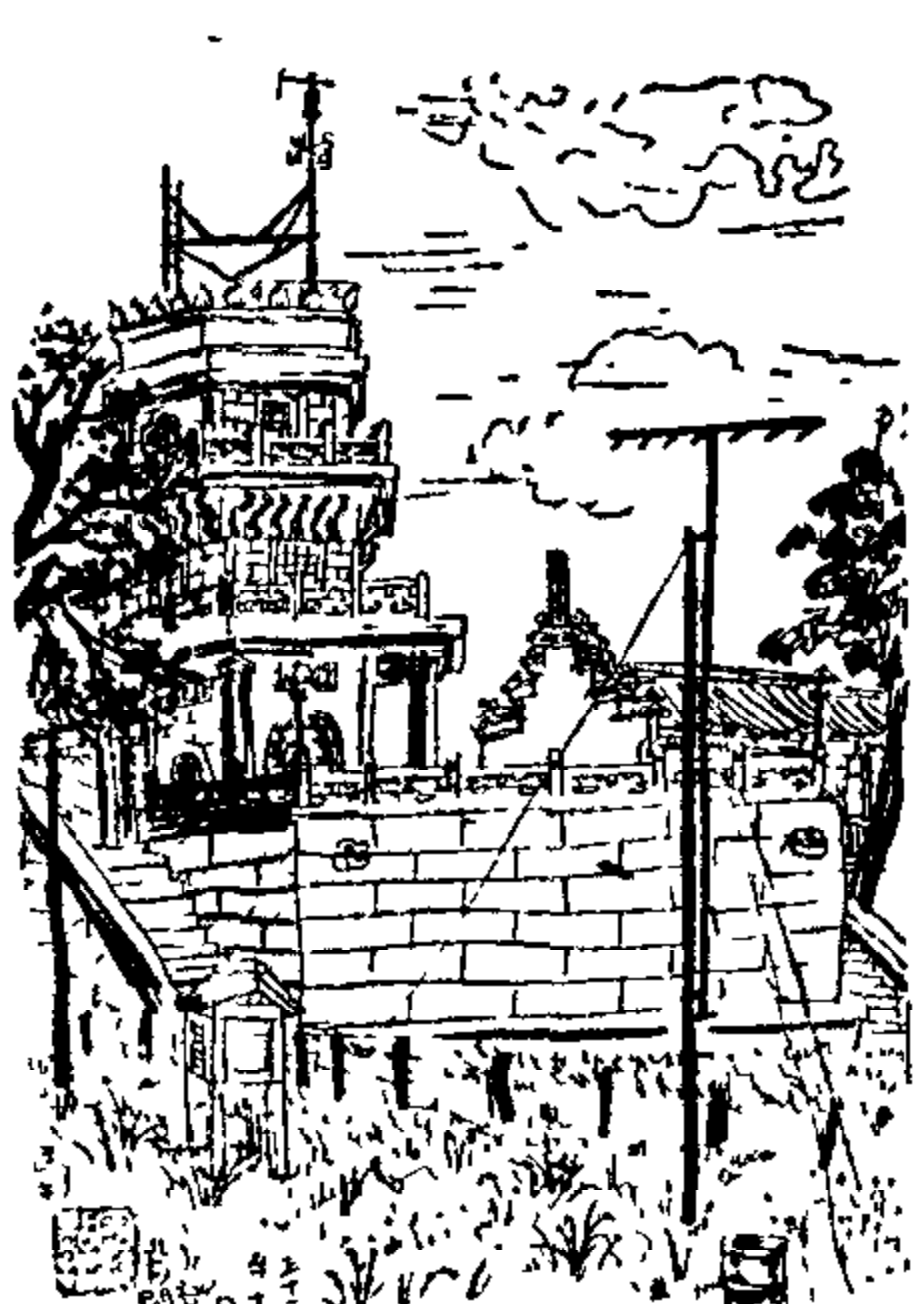
二、國民政府



首是不常來這裏的。

三、鷄籠雲樹

鷄籠山，就是北極閣的所在地，上有「氣象台」，也就是世界最古的元代「觀象臺」遺址。



自從北極閣開放以後，雖然規定僅限每星期六公開參觀一次，但其實平時也可照常登山。該地多樹木，盛夏綠蔭遮天，入秋則滿山紅葉，確係城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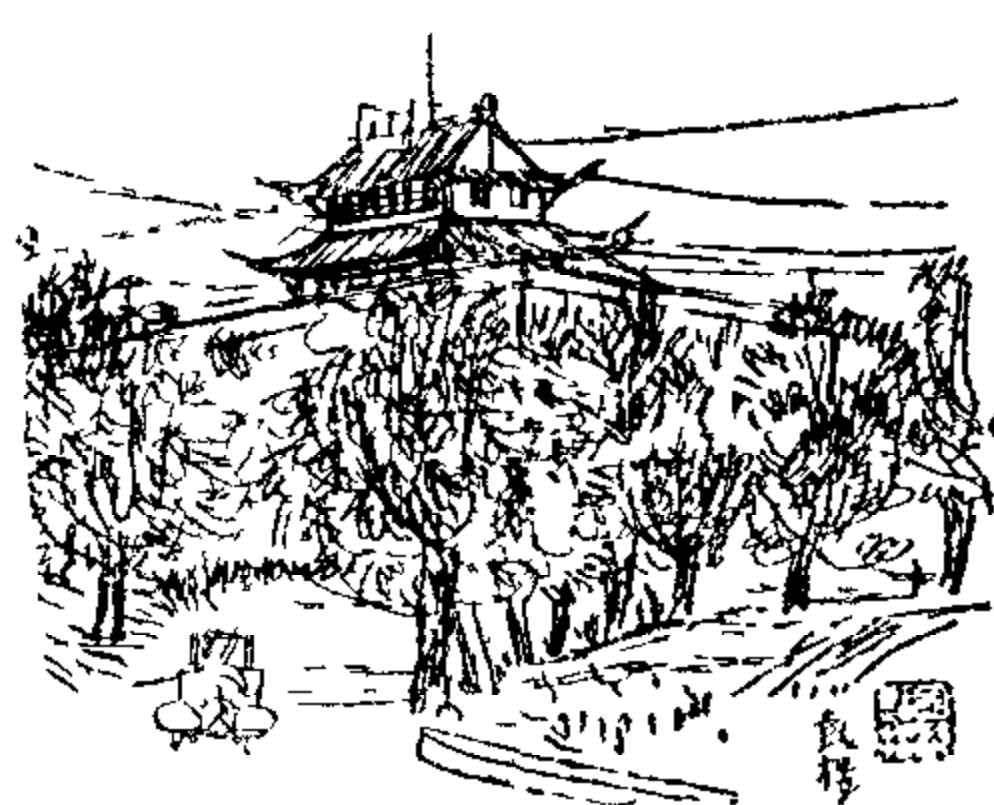
全國最高行政機關，組織在台城以內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大廈裏，它的隣近有外交部，航空署，以及博物館等等，地段非常清靜，而同時又是個風景區，要是上鷄鳴寺去玩，是必須經過這裏的；但當我們看到這雄偉壯嚴的官府，內心中立刻會對最高元首肅然起敬，雖然元

的一個好去處。

「氣象台」建築古雅，但內部僅有「風力儀」「濕氣儀」等二三種，跟中學校裏理化室的裝置一樣。

四、鼓樓秋色

那龐大的鼓樓，是城北的名物，其周圍有大使館，同仁



會，第二中學，可說是政治，醫學，和教育的重鎮。鼓樓，它塗着灰紅色的外衣，四周種着法國梧桐，內部裝有登樓的石級，那石級間光線的優美，活像是唯美派電影中的一幕。當秋來的時候，那灰紅的外衣，更受到梧桐的餘綠和黃葉的襯托，使該地的環境越發美麗。

五、後湖北流

人們上玄武湖去玩，大都是在春夏兩季，但不知在「雨中」「月夜」「雪後」遊玄武湖，則大有另一番美麗的天地。

三十一年暮秋，「大東亞戰爭博覽會」在翠洲揭幕，因此這塊平日人跡罕至的翠洲，立刻人頭擠擠，興奮與熱烈的情緒，真有空前絕後之勢。後湖，傳曾有黑龍蟠居湖中，因名「玄武湖」。

六、清涼問佛

一年一度的「陸軍紀念日」（三月十日），在清涼山麓舉行大規模的陸空軍實彈演習戰，以清涼山頂為司令台，一時冠蓋雲集，中日要人都親自光臨觀戰。

清涼山上的清涼寺，與掃葉樓遙遙相對，這裏曾是南唐歷史上的避暑宮，但經過滄海桑田的變更，



那山麓下的揚子江，早已換了新流域，自然，那清涼宮殿的古跡更是踏破草鞋無處尋了。

七、掃葉樓頭

掃葉樓在清涼山南，為明代遺老龔半千自號掃葉僧者所建，現該樓僧人置有茶室，可供遊客休息品茗，山下為「石城靈雪」之名勝，相傳諸葛亮會駐軍於此。



國都，諸葛亮會稱其「鐘阜龍蟠，石城虎踞。」所謂「石頭城」即指清涼山下的一段，但現在國都的城垣，大部係建於五百年前明代初葉，全長約六十一里，平均高度在四十

呎以上。

八、國父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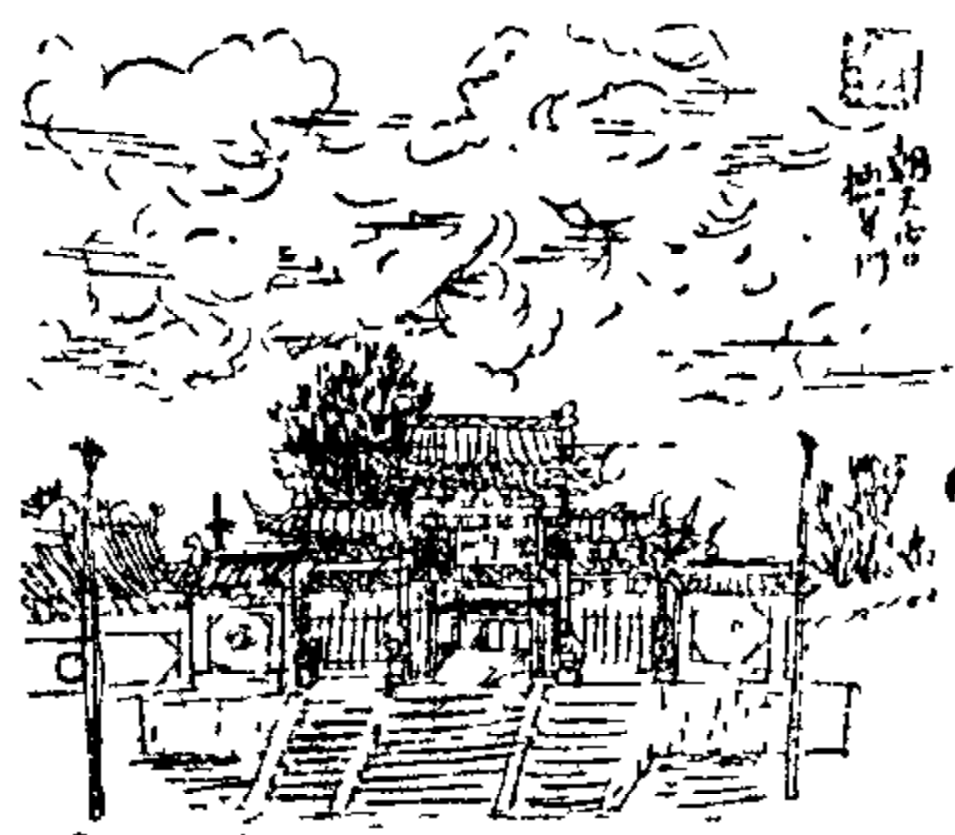
新街口為全市中心點，自從中央軍校移來之 國父銅像座建成以後，將「路心公園」建設一新，國都裏的人們，經過一度指導，到現在已能自動對 國父銅像脫帽致敬。



在夏夜，「路心公園」是大夥兒乘涼的好地方，有冷悠悠的水泥橋，有郵政總局屋頂上的「活動電氣新聞」，更有中央廣播電台的公共播音機，真可說是「聲」「光」「座」俱佳的一個絕好場所。

九、冶城西峙

差不多每個縣治裏都有一座朝天宮，可是國都裏的朝天宮，却是個有名的古跡，其原名稱「冶城」，相傳為吳王夫差鑄劍之地。



朝天宮除「朝天宮小學」部分開放着以外，後面正殿長年關着，或駐有軍隊，僅春秋二季祀孔開放兩次，但也限掛有祭章的高級官員可以入內，其實內部甚為簡單，神龕中祇有五塊大紅木牌位，和兩廊廡開的家族牌位，後殿父母牌位外，更有座「大仙之神位」。

十、中和琴聲

由「祭孔」就很容易連想到古「樂」，當古「樂」將絕滅的今日，却有周靈珠先生極力在研究和提倡。



古「樂」畢竟是件神秘的音樂，在書本上記有諸葛亮和司馬懿，司馬相如和李香君，以及蔡琰的巧解音律等々，都是以琴音來表白內心的故事。

七年前在杭州，曾由「石瓢」「西印」兩上人前導，至南山「牛角山房」聆「松風寒」七絃琴聲，來京後又數度恭聽周靈珠先生演奏其手創之中和琴，這都是值得回味紀念的事情。

古「樂」知音難，但古「樂」演奏更難，真所謂「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

十一、娛樂場所

國都的娛樂，在表面上雖然電影，話劇，京劇等等應有盡有，但事實上還是非常的寂寞。尤其是大夥兒的娛樂性能，實在低得可憐。



東寶藝術使節來京，雷影明星歌唱餘興，舞姬皆淨喜出漢等等，給國都娛樂界不少活氣和振興，但過後又沉悶了。置身於第一流戲院中，活像在荒屋破廬里，四角生像老身敗名裂般的軋瓜子聲，使自已忘記了這是在娛樂！

十二、護城河流

中華門外和水西門外的護城河流，對國都物產的輸入輸出有極大的幫助。尤其是水西門外的河埠間，更有一種精快的農村情調。

國水四門是四重城壁，四重城門，或許這裏是歷史上國都防衛上的重鎮，過了這四重城門，所看到的一切，都和城內截然不同，那船家女的樸素健康，一些不染都市的脂粉氣，雖然她們都有着一口好飯量，但同時她們也有着——身好氣力。



十三 莫愁春漲

被人們遺忘了的莫愁湖，已是滿目荒涼。出水西門，即抵「華嚴窟」，那白色的圍牆上，寫有「



高尙娛樂」「徐會千古」「六朝勝蹟」「莫愁佳麗」等大字，另有長篇的「湖史」和「湖景」的記載，但是已殘斷難讀成句，在過去定是加以一番點綴的，不過現在已成遊客憑吊的遺跡了。

過「勝棋樓」，見「莫愁湖」，滿湖荷花菱葉，而斷棟敗屋間，已失去了「湖心亭」的所在！

十四 南京板鴨

國都的名產是「板鴨」，「板鴨」的畜養地集中於莫愁湖畔，那成千成萬的鴨子羣，遊息其間，並且牠們還像似很有訓練般地，有秩序有紀律的共同生活，使畜養者容易管理。

每天早晨，從鴨圈里順序地一隻隻像似排隊般出來，畜養者一方面計數，一方面更注意隊伍中有沒有病鴨，立要發現病鴨，立即檢出隔離，黃昏時候，仍舊排隊計數進鴨圈，實在是件非常詩意的農村工作。



十五 雨花說法

雨花台在今日，留下的僅是幾座石子堆，什麼亭台台榭！都成了瓦礫場，現在還可以供遊子們憑吊的，祇有「宋



十六 秦淮漁唱

秦淮河有着悠久且神祕的職名，但誰能料到它却是一溝臭而不可開的污水。

可是，秦淮河對國都的水利學實有着大功，相傳此河為秦始皇所鑿，故名秦淮。

秦淮河裏的電紡，也祇堪夜裏看，因大都已經破舊的了，但在仲夏之夜，滿河充滿了漿聲燈影，更有商販的小艇周旋其間，煞是好看，至於坐實紡之滋味，想我已非個中人，不道其秘。



忠臣廬楊忠襄公剖心處」，和「明方正學先生之墓」，方孝孺墓係故李鴻章題，時同治五年八月李為兩江總督，民十三年六月又重修。其他如天下第二泉等，雖安隱寺旁的機業公所內出賣泉水，而第二泉的原址也成了二個汚池。

十八 夫子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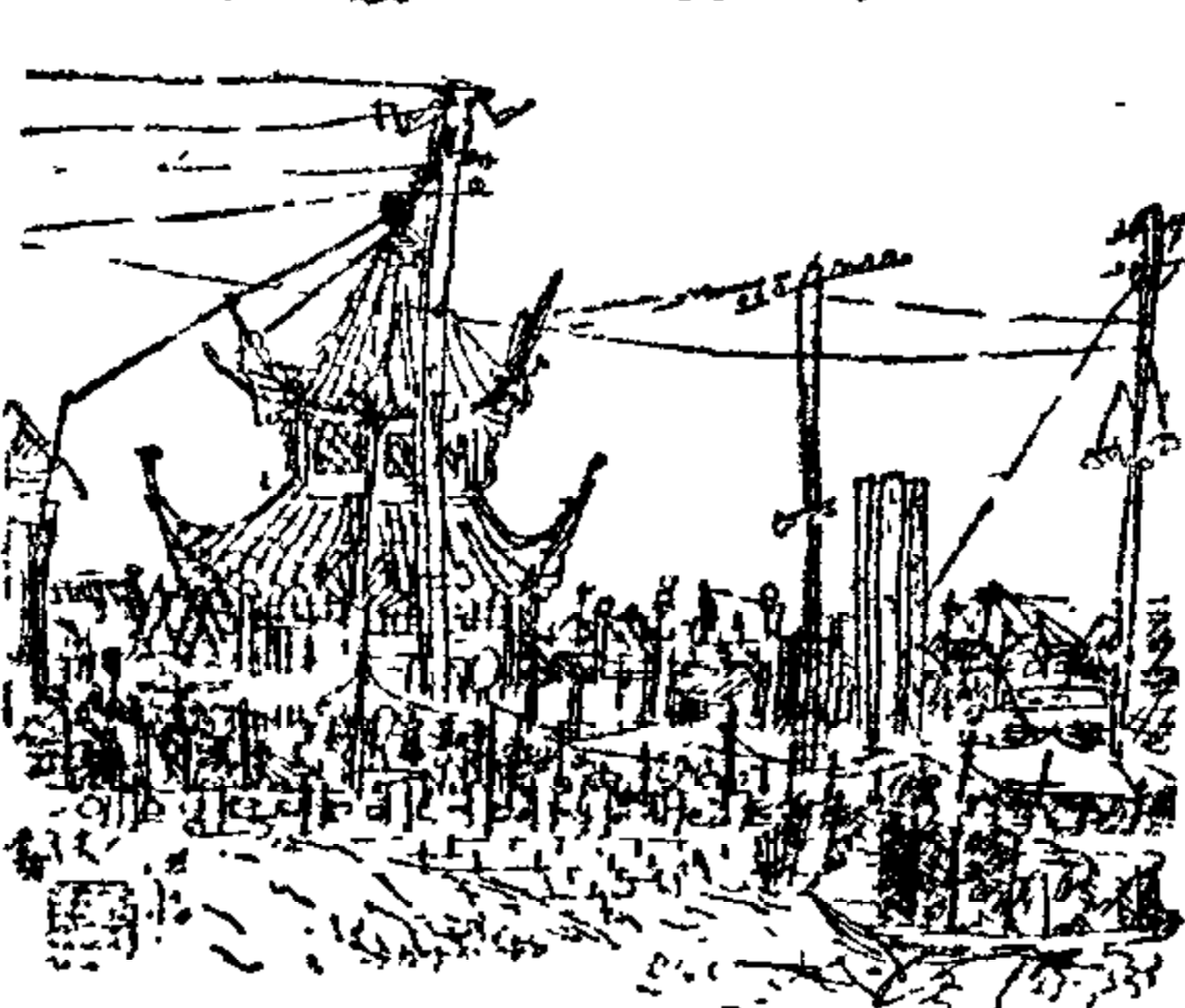
夫子廟的形形色色要是化十年的光陰去研究和描繪，恐怕也不能完成今約，假使專以夫子廟前這一堆人羣來說，他們整天地消閒地擠在這裏，可是他們自然有一種方法使自己在生活下去。

在這裏，有江湖派術士，有少林派拳頭，更有五花八門看的玩的把戲，和大眾最經濟的露天食堂。

十九 東來觀音

昭和國寶十一面觀音，於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二日自名古屋乘輪來國都後，同月二十六日入奉唯虛寺後殿，在殿之中央打穿樓閣，觀音的上半身套在穿洞中，當廿九日開光時，使一般善男信女，有頭不能見脚，見脚不能認頭之憾。

但後來觀音寶殿改題，於二十二年九月廿四日皇靈祭重新開光，於是二丈二尺之法身，一仰無遺。



時之王謝故居，遺跡不復可尋。直達東花園。東花園的古蹟驚峯寺，早已被人遺忘了，寂寞地丟在城牆下的鐵道邊，而白鷺洲却人頭擠擠，品茗釣魚，熱鬧異常。白鷺洲的禁條中有「不可游泳」，而新聞上則常出現「投河自殺」，雖然大煞風景，但畢竟也幽默得有趣。

「文化本位」論戰經過

胡蘭成

清末以前，中國人是不承認西方有文化——或曰「文明」的。清末總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這在當時，算是進步的，因為此外正還有相信符咒可以退槍砲的人在。但西人還被稱為「夷」。而「夷」者野蠻之意，雖其「學」有可「用」，不過是技術而已。

發見西方也有文明，要歸功於戊戌政變。原來西方除了槍砲，還有制度，解釋這制度的還有學說。那麼，中國丟掉弓箭，還得同時丟掉君主專制，還得丟掉舊腦筋，不至於懼怕開礦造鐵路會破壞祖坟風水，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為要安慰這些人，康有為拾出孔子來，給穿上西裝，說這是真的孔子，到現在纔發現，但確實是國貨。孔子曰：我的學說有「小康」與「大同」，咱們自己人可是連「小康」都沒有做好，去學學洋人吧，因為他們倒是我的未及門學生。

這是凡事「中國古已有之」說的開端。「古已有之」說後來是自暴自棄的定心劑，但在康有為，倒是用來壯胆，叫人不必懼怕維新的意思。康有為大概是鑒於太平天國的。太平天國那班人不拜孔子與關公，却去拜天父天兄，引起了紳士們的大大憤怒。現在拾出孔子來，應當可以安心了，但還是不行。這

不能不怪康有為的迂。他不明白紳士們的反對太平天國，主要的倒是着眼在現成財產制度之被觸犯，吃洋教與拜天父天兄則不過看不慣而已，可不是因此而結深仇大恨。康有為是錯把紳士們的衛道之心看得切了。

這是一個歷史的祕密。把這祕密拆穿，論戰的雙方陣營也就清清楚楚了。

戊戌政變之後，要到五四運動時期，論戰纔有新的展開。當時一邊要打倒舊禮教，連「中學為體」說都不承認，另一邊則主張復古，連「西學為用」說都嫌過激。本來也是，體與用不能分的，這一次總算是觸及根本了。

就像吳稚暉，他把中國與印度的玄學看做陳死人的瞎嚼蛆。還有周作人，他把「國粹」看做薩滿教的東西。——雖然北伐之後吳稚暉不再說話，周作人也成為儒者了。還有李大釗，說東方的是靜的人生，西方的是動的人生，原文記不真了，似乎還說到這是基於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的差別，是進化程序上的先後。這也是第一次揭出的。

反對方面有張東蓀與梁漱冥。張東蓀在科學與玄學的論戰裏怎麼說，也記不真了，大概是力爭科學不可以無玄學，或中國的並非玄學，而是哲學，哲學乃

思維之母，科學亦因此而生的這一類話吧。梁漱冥則斷言西方文化是原始的，中國的儒家學說是高一級的東西，而印度哲學則是將來人類的文化的最高境界。他解釋儒家的生活態度是「仁者無對」，就是人我協調，一團和氣的意思，這雖還比不上印度哲學的人我兩忘，一派天籟，但較之西方文化的階級對立，以打架為生，果然是中聽得多了。事實也是，那時剛剛清過黨，政府有告示叫人要「和衷共濟」。

這樣就瞭然：最早的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是張之洞他們在滿清皇帝之下安心做官的理論；以西學為孔子的「小康」說，是康有為他們主張君主立憲的理論；把東方的文化看做玄學，是五四運動醞釀中國社會革命的理論；而梁漱冥的東方文化及其哲學出現，則是主張「階級協調」的國民黨政權相當穩定時的理論。

但此種形勢隨即有了變化，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五年之間，世界工人運動重新抬頭，影響及於中國，掀起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牽扯到文化的階級問題了。正統派說中國的還是封建社會，反對派則說已經是沒落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其所以看似幼稚者，其實乃是早衰。這論戰，雖已不用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題目，即仍然可以找出一脈相承的線索，只看正統派在判決中國社會的本質之際，那願喜歡用「亞細亞的方式」這名詞，雖然這是馬克思首先用過的，也顧不得忌諱，就可見其念念不忘於東方本位。照這說法，正統派也承認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不過是其在世界進化程序上的落後。為要防禦階級鬥爭說，不得不把「國粹」的優越感擱置一邊，也真是苦心。

人民陣線論的宣傳綱領，接替了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人民陣線論的主題是求世界民主主義的集體安全，因為蘇俄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據說已經非常之成功，變成世界民主國之一了。階級鬥爭說由此而滑過，正統派解除了這威脅，覺得剛纔的求救於馬克思的「亞細亞的方式」是可恥了。於是在二陳的領導下，發起「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運動。陣線論者指天為誓，放棄階級鬥爭，還是得不到價錢。西班牙的和法國的人民陣線政府倒台之後，中國的史大林派也隨着轉過來讚美民族文化，為表示激烈，並且怯生生地叫道：我們要國防文化！

由此觀之，文化問題的論戰，幾十年來，是一路隨着社會鬥爭而起伏的。翻翻魯迅的文章，他在五四時代已經駁斥過的東西，十年二十年之後還是不得不繼續作同樣的駁斥，真使人覺得悽然。但悽然是無用的。倘若社會鬥爭的現成形勢不變，理論方面便難望明朗化，只要懂得這教訓，過去的十年二十年已經不算白化了。

所謂西方文化，確切地說是資本主義的文化，五四運動時代是有把它移植到中國的土地上來的準備的，可是它已第一次大戰為界牌而暴露了它的沒落，經不起移植了。不過，除了清廷的王公大臣，真的傻子究竟很少，倒總是聰明人多。他們十分愛好西方文化的腐爛部份，從那裏學到新式防癌劑，用來保存中國的木乃伊。他們憎惡的乃是西方文化的過去光榮的遺留部份、資本主義的革命遺產，與其當前正在開始的轉變，那足以使人回憶、而驚嘆於現狀，並且得到前途的啓示的東西。

因為這次的戰爭，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問題重新被提了出來，我的這篇短文或者可以供給一點參考吧。

記「新中國叢書社」

譚正璧

近來常在各刊物上讀到許多專門記載過去有名的文學社團的歷史文章，如「記××社」、「記××會」之類，頗令人興「年光如水」之感。

這些「社」或「會」，有的固然因為他有着歷史的價值，如「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他們在中國新文學史上都有着永垂不朽的光榮的生命，可是有的不過假此來提醒別人已經遺忘了的記憶，如「彌酒社」之類，在當時僅僅是多得可以「車載斗量」的社團中的一個，雖然有他歷史的存在，但是比了「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恰如星星之與日月，他們的光輝都是極微弱的。但是星星總是星星，他在當時既有他存在的意義，決不能因為光輝的微弱而就此抹殺他的歷史，於是使我也想起了我自己親身參與過的「新中國叢書社」。

這是一個現在已經不見有人提起的小社團，就是過去也沒有人注意過，可是他的產生的時代却很早，遠遠在民國十二年。他既沒有什麼形式的組織，也沒有什麼遠大的計劃，只是集合了幾個愛好文學的青年，想印出和發行他們自己所想作的或翻譯的文學作品而寫。在他們微弱的力量下，因為沒有大書局撐他們的腰，居然也出過五本叢書，在當時的文學園地裏總算也盡過散播新種子的微力，不問其影響如何，功績如何，他們的毅力，在當時新書業還沒有萌芽的時代，不是自誇，總是夠稱道的。

現在，我以身親其事的資格，把有關於他的一切記載下來。雖然有的已經記憶不清，但大體尚不至於相去很遠。民國十二年的春天，我在上海大學讀書。記起來真有些好笑，那時我的朋友朱枕薪君因為他新從俄國遊歷回來，也在這個學校裏當英文教授。他比我年輕，我們還是在三四年前，由大家同在民國日報旬刊覺悟上投稿，經主編邵力子先生的介紹而成爲朋友的，却不料

他這時却做了先生，而我反做了學生。一天，他碰到我，他說要組織一個叢書社，印行社中個人的譯作，叫我也加入合作。那時我雖然已有多年在報紙副刊上投稿，可是還不能寫出什麼像樣的東西來，但是不能說沒有寫作慾和發表熱，於是立刻就答應下來。當時除了我和朱君外，合作的還有其他的兩位朋友，因為後來他們沒有印出過什麼書籍，所以現在連他們的姓名都也忘記了。

於是山朱君負責去和泰東圖書局同民智書局接洽，叢書出版後，歸他們代發行。由我籌集了一筆小小的款子，把我寫的一個中篇「小說芭蕉底心」，和朱君譯的「泰國兒戲曲集」第一集付印。我們的計劃是，把印出的書賣掉了，將賺來的錢再添印其他書籍。

我的芭蕉底心還是在一年前讀了德國司篤姆的茵夢湖，和新曉第一期上一篇題目已經忘記了的獨幕劇，一時有感而寫的，文學既幼稚淺陋，思想也沒有成熟，然而還自以爲是受着老莊思想影響的產物，說起來極其可笑。幸而這時書已失去，已經連自己也不得再讀，否則一定會使我汗顏無地的。倒是朱君譯的泰國兒戲曲集，第一集收有「國王與王后」和「隱士」兩篇，那時文學研究會叢書中的太戈爾戲曲集還沒出版，他是翻譯太戈爾作品的光輝。而且他的外國文的程度極高，譯文非常忠實流利，如果現在還在繼續出版的話，一定還會有着很多的讀者的，我敢擔保。

兩種新書出版後不久，朱君忽然離開上海。他是以前以民國日報駐京記者的資格，到北京去的。他在北京時，除了職務外，兼在北京大學做旁聽生，因此他又認識了李小峯，朱謙之諸君，便邀請他們也加入了我們的叢書社。其時我也離開上大，在神州女校執教，關於叢書出版和發行的事，便由我一個人在上海負責接洽。在那時，因爲同事的關係，我認識了謝六逸、鄭振鐸、周予同諸君。又因爲託各學校代銷叢書，又認識了CF女上等。他們都是在當時已經成名了的著作家。

不久，朱君從北京寄來了叢書三種的稿子：一是朱謙之君和他愛人楊沒累女士的通信集「荷心」，二是朱君和李小峯等共同筆記的愛羅先珂演講集「過去的幽靈及其他」，三是朱君獨譯的英國某作家的劇本「愛戀之果」。我就把這三種書交給民智書局的印刷所排印；印成後，便由民智獨家代發行。因爲這個關係我認識現在光明書局的老關王子澄君，他那時正在民智的批發部裏任職。

荷心雖然名義上是部「愛情書信集」，記得在他內封面上就題着這五個字，但他們都是深通哲理，卓精佛經的人，所以在在喊出他們所主張的「真情之流」，而得到很多量的讀者。過去的幽靈中收有演講詞十節：（一）智識階級的使命。（二）現代問題。（三）過去的幽靈。（四）我們應該知道的幾件事。（五）世界語與其文學。（六）公川語之必要。（七）現代戲劇藝術在中國的目的。（八）春天與其力量。（九）俄國文學在世界上的位置。（十）安特萊夫與其戲劇；其中一、八兩篇，現在在學校裏都採作國文教材，就是由這本書裏保存下來的。那時愛羅先珂正在北京大學當教授。「愛戀之果」是個很短的劇本，原作者的名字我已經忘記，僅記得是個英國人。這本書在後來出版的各種年鑑、書目、索引、史料一類書中都沒有列入，可見當時賣出去的極少，所以人家都不知道。

這五種叢書，除了荷心以外



山村散記

張葉舟

十年前，我和浙西一個周姓的姑娘訂過婚，後來雖然解約，這是她的不是，我良心上很不安，因為我始終未曾辜負了她。

回憶起那次訂婚的經過，恍如一夢，不知是喜是愁；山村小住三日，十年印象如昨；依舊舊情，緬想往事，訴與妻知，妻也同情；小兒女頻頻癡笑，不解我心甘苦；利那間思如潮湧，骨哽在喉，自當一吐為快，因作「山村散記」，撫今愴昔，益增嗟唏。

靜，是周女芳名中的一個字，我也慣常這樣呼喚她；到如今我還是承認，她是一個活潑可愛的姑娘，我曾寫過一首詩諷笑她：「鬚髻短髮覆紅氈，若個人兒似畫圖，相逢嫣然無別問，同儕會道阿儂無？」

菴裏有個老尼，識字，極和婉，擅於談長說短，村人遇見她，都笑顏逐開，尊稱她老師太。一瀾清泉自山頂上石隙裏流出，潺潺的流泉聲，格外增多山村的風趣。

我雖然最怕到陌生的人家去作客，但那次執拗不過靜的意見，覺得「訂婚」也是人生一件大事，便終於答應她同去。然而，我依然害怕，只怕「岳家」的禮來禮去，使我瑣瑣難耐，或者要窮於應付。不過靜又再三加以解釋：「我的父母雖居山村之中，也是讀書人家，向來是極不拘禮的人，你儘管放胆同去好了！何況，他們即使禮來，你不理睬就得，有什麼禮來禮去的？」

於是，我決定伴同了靜到她家去訂婚。

上門，來讓讓那些尚未結婚先到女家的人們。據說現在連山村之中也是風氣早開，不以爲意的了，但我不知怎的，滿心碎跳個不住。

第一個奔出門來歡迎的，是靜的妹妹明，我雖是初次相見，覺得她那玲瓏的臉龐，長得極像她姊姊，簡直是一個「模型」印出來似的。接着，靜的父母都聞訊出來，門前燃燒起一堆炎炎的稻藁。靜的母親很婉和地說：「你們倆跨過火堆去吧！」我也知道這是鄉人的什麼禮節，却躊躇着不進，自語着說：「唔……沒有意思的……」

靜的父親好像是同贊我：「你不跨也使得！」却不肯放過她：「不過靜是要跨過去的。」

我們在左廂房坐下，但靜的父親還要硬勸我到客廳上去，靜嬌笑着向媽說了幾句，她媽又慈靄地說：「新姑爺是不拘禮節的，就在這兒坐吧！」

——新姑爺……新姑爺……

我成了「衆矢之的」似的，不好意思極了，滿臉漲得飛紅，有如喝醉了酒。我輕輕地向靜請求：「伴我到你父親的書房裏去吧！」靜抿着嘴笑：「怕什麼？喫過點心再說！」我進一步哀求：「好小姐，村鄰們的多嘴，還沒有聽見嗎？」

書房是在右廂房，陳設得清幽宜人。門外，靜撒嬌地笑個不住，只聽得她媽在問：「笑什麼的？」回答是：「嘻，伊怕見人……」她媽也笑了說：「噢，虧伊杭州上海都到過，誰知會羞澀得像鱒魚出了大海啦！」

的確，這小到不滿十家的山村，這許多視線釘住我「評頭論腳」的村人們，委實使我「退避三舍」，太有些可怕了！

三

晚上，訂過婚，交換過禮品，一席酒，在燈燭輝煌的客廳上展開，請的是介紹人，和許多我應該稱呼公公舅舅的作陪。座位的安排，我被他們拉扯得連頭也昏了，最後我是佔住了末座不肯掉換，靜的父親纏眉着說：「這如何可以？今天新姑爺怎可坐在末位呢？」又是靜的母親替我解圍說：「不必拘禮了，今天初見是陌生，

後來都沒有重印過。當民智書局倒閉的時候，各書都沒有賣完，而這筆賬也遂以不了了之，因為我們還欠着民智的印刷費，而民智對於這五種托他代發行的書，始終沒有結過一次賬。因此我個人墊出的那筆小小的款子，始終沒有收回過分文，不過拿到了許多的書。可惜這些書都放在鄉下，大約也都在這次事變中燬去了。

叢書社也有過社址，就在當時我住的關北寶通路順泰里內。那時文學研究會主編的文學正脫離時事新報而獨立發刊，他的編輯部和發行所就在葉紹鈞先生的家裏，而他的家也在寶通路上某里內，這個里就在順泰里的對面。記得我爲了請葉先生代刻「新中國叢書社」的圖章，跑去請葉先生時，他的書齋裏正攤滿了文學，大約是在把已出版的加以清理。而我和葉先生相識，也就在這時候開始。

後來我離開上海，朱君雖已從北京回來，但他沒有興趣再做這種賠錢工作，於是關於叢書社的事，就在無形中停頓下來，一直到現在。

現在想想，這段小小的歷史，在我個人的生命史上，是很值得懷念着的。

友 文

老古話說得不錯，半面鏡即半面子，大家何必多客氣呢？」於是，我們開始喝酒。

那些公公舅舅們，偏會想許多話來和我敷衍：

——新姑爺，從前讀孔夫子書，可以中狀元，現在你們讀了洋鬼子的書，可以中些什麼呢？……

——新姑爺，聽說洋狀元叫做「博士」，洋進士洋翰林該叫什麼呢？

——新姑爺，讀洋書都是不倫不類的話，啥叫做「哀皮西地」，真是纏夾勿清？

——新姑爺，我還不會見過火車，是不是真在鐵舖的路上行動嗎？……

——新姑爺，飛機是這樣笨重，爲啥不會從天空跌下來呢？還聽說海裏有鐵製的大船，怎麼又不會沉沒呢？

——新姑爺……

靜的父親得意地笑着，但我却窮得不知如何應付才好？結果又是靜的母親來陪笑說：「新姑爺今天辛苦了，大家還是多喝杯酒，有話明天再問吧！……」

我好像待決的罪囚逢到「特赦」，滿心有難言的感激。

四

第二天早上我爲了要尋幽探勝，喚靜伴我去遊山，順便一逛尼庵，想一睹老師太的風采。

靜的媽替我們預備好了香燭紙錠，說是到庵堂去的規矩，我不肯拿，靜却微笑着接受了。

靜的話是信實的：山中果然幽雅閒靜，清虛寂然；那老尼也確是一個健談者，向我們嘮嘮叨叨的絮個不休。

——這是你的未婚夫？長得好福相！

靜今天也會怕羞，漲紅了臉，將香燭塞進老尼手中。

抽籤的人特別多，我要問問自己的財氣，隨手抽了一籤，靜奪過去觀看，口吟着說：「雷火豐卦，中上，古鏡昏暗好幾年，一朝磨明似月圓，君子謀事占此卦，時來運轉樂自然。斷曰：出行有益，交易得利，疾病見好，求名遂意。」

靜說：「今天我倆訂婚，但能否白頭偕老？讓我來求一籤看如何？」我連忙阻止說：「還是不求的好，萬一求得一個下下籤，反多疑心了！」靜笑着說：「求籤不過玩玩的，誰當真的會去相信牠？」

話未畢，籤已求出來了，我倆連忙急閱：「風火家人卦，下下，鏡裏觀花休認真，謀望

求財不遂心，交易慢成婚姻散，走失行人無信音。斷曰：找人不遇，疾病未愈，求名不准，官事不宜。」

靜緊蹙眉頭，不作一聲，我笑着說：「方才你自己沒有誠意，說是求着玩玩的，所以菩薩報應你，給你一個下下籤！你應該誠心誠意求過一籤才對！」

靜真聽話，輕輕默禱了一番，再求出枝籤來看：「山水蒙卦，下下，卦中氣象犯小耗，謀望求財枉徒勞，婚姻合夥有人破，交易出行犯嘮叨。斷曰：婚姻不濟，合夥無利，交易出行，總不如意。」

她突然啜泣了起來，平常從不信籤的她，此刻竟信得如此堅決，反把我引逗得笑了。

話雖如此，我倆從尼庵歸來，似乎心頭蒙上了一層暗影：……

山村小住了三日，我却有五

五

於，我倆別了小小的山村。送行的人，全村落都到齊了。靜的父親和天真的明妹，捨不得分離，遠遠送出村外。靜，捨不得分離，眼淚盈睫；我說：「不要悲傷……」她說：「遠別父母，怎能不心傷？……」我無話可安慰她，默然。

歸途上，靜告訴我：「人生太殘酷了，這生離死別，使我心中覺得空虛異常！」我也感到痛苦，又是默然。

靜在我自己家中住不了半月，彼此的開學通知書都已到了，她要到杭州去過孤獨的學校生活，我也要遠別她到南京去繼續我的學業；我們只好硬起頭皮分離，她執着我的手嗚咽着說：「最親愛的父母和明妹，不得朝夕聚首，可以寄託心靈的你，現在又要遠別……」

能回答她什麼呢？又能安慰她什麼呢？正如她自己所說過的：「人生太殘酷了，這生離死別，使我心中覺得空虛異常呵……」

「臨去低徊不忍行，送郎花底最關情！」這深刻的印象，在我腦中保留了一年多，因爲人事上的努力，一年多我就沒有回歸過浙西，起初是常常魚雁往還，後來她的來信逐漸減

少，我爲了事業的奮鬥，也漫不注意；反而抽空寄信給她，叮嚀她專心學業。到後來，我寄她三四封信，方能獲得簡短的復音，總是功課忙，我也深信不疑。以後呢，音訊寂然了三個月……

是二十四年的聖誕夜，雪花紛飛的時節，我接到一封厚重的雙掛號信，拆開，赫然顯現我眼前的，是一頓粉紅色的「訂婚證書」，信是極簡單的，原信早已燒燬，大意不過是說：

——我們在訂婚時所求的兩支籤，都預言着「婚姻破散」的惡兆，現在不過是應驗，所以你也不必傷心！這婚約的解除，諒你不致留難，那末，寒假中我將與潘君結婚，請你顧念舊情，來喝一杯喜酒吧！

人生原是殘酷的，所以我反而不覺得心中空虛，山村不再重云，「喜酒」也不會「貪喫」，但自己數年來也結了婚，而且已是子女繞膝，往事如烟，舊情若夢，不值得依戀，也無須緬想；這世界除了小兒女的癡笑，什麼都失去了天真。

寫完「山村散記」，除了增多一番「嗑嗑」外，是喜是愁，或甘或苦，連我自己也有點茫然了。

……

……

……



窗格上的雨點 洛汀

給——

雨點又洒起來了，窗格上凝滯着我的心靈，幾日來，失眠和不甯，內心就和天氣般，變得有些異樣。

也許因為是深秋了吧，枯坐在這冷寂的屋子裏，聽着外面的風雨，不禁感到衣裳的單薄，身體上有點寒戰起來，是的，這屋子是死寂的，陰暗的，宛如修道院，充滿了祭禮時底哀思，而敲在我窗上的雨點，却成了葬禮中的喪曲。我心中正被無名的苦悶絞着，我獨自抽着煙，又張開口輕舒地吐出去，看着那飄渺的輕煙，一圈一圈地在頭頂上散開，又漸漸在空中消失時，我便感到脆弱底人生，正如輕煙一般地易於幻滅。一種哀愁，便更深地襲着我。好像陷在半麻木的憂鬱中，我雖然常常沉思，可是

。直到晚上十一點鐘，我再不能留戀那屋子了。才用僵冷的手，提着笨重的皮箱，和你拖着倦乏底身子，由那畫社的後門裏溜出來。

我寫不出隻字，近日似乎很懶，其實却有很多的功夫，但一提起筆，又覺得潦亂起來，望望灰沈沈的天，祇好將筆放下了。如果濃烈的淡巴菰和醇酒，真有刺激精神或麻醉力量的話，當我想起你的來信和我自己的生活時，我們都很需要它吧。

當我臨走的那晚，我不是和你坐在那融合了我們六年友情的小宿舍嗎？不足的電燈光，憂鬱地射在白壁上幾張木炭畫和我們一齊睡過兩夜的小鐵床，我們死默地對坐着，許多話，都被沉思偷去了。

「要喝酒麼？」你許久才指着床下的一瓶酒輕輕地說：

「……」我搖搖頭。

「我感到我的手冰冷」我說。冷，一直凍僵到心裏，我幾乎要和女孩子般的流下眼淚了。

咬緊着牙齒去享受快意的。我記起歌德浮士德中的詩句來了。

我要問「利那」說：

你真美麗，請你止步！

我在世上所剩下的痕跡，大概歷劫也不會損磨。

我預想着這般幸福，現在已經將最高的利那嘗味而歡歌。

可是，我仍在厭惡歌德的歌聲不夠透澈，無論是傷感的，憂鬱的，愚癡的，一切一切，在我也許有時它沒有味道了。莫泊桑的神經，波得萊爾底瘋狂，世人也許以為可笑吧！然而那不過是世紀末平凡的諷刺之縮影而已，現在世人之虛偽，狡詐，荒淫與狂亂，不是更甚於達·主義派之音樂，永遠有着一個廿世紀外形的希臘舞台面具的近代人，才是真正可笑的。

我枯坐在這裏，閒散地抽着煙，讓空虛填滿着我們的心，再川苦悶作我們的藥石，似乎也是一種人生，一種無濟於世的人生，但和那些東開會，西演講，忙碌着似乎很重要而實際却不重要的虛浮人生以及喝茶，聊天的人生比起來，不一樣是無濟於世亦無害於世嗎？然而，如果有人說

我是頹廢派，我却要用喉嚨在他臉上的，我有感情，和別人一樣愛社會，愛朋友，愛理智，愛悲歡時的眼淚，愛世界上許多使我可愛的東西，但愛得太多了的時候，也許就成了偏見而使情感遲鈍起來。然而，我即是赤裸地真實的，並沒有虛偽和遊戲人生的態度和意思。如果你爲了這點而許久不理我，隔絕着我，那你也許還沒有理解我。我常常想起你底坦白底影子，我就想到自己目前底生活，我雖沒有遊戲人生底機會，生活真是夠有趣的，苦悶却也給人迫得成了賣淫婦。

這話也許會使你憎惡吧！憎惡就憎惡吧！左拉說：「憎惡是聖神的：這是有力的憤怒：憎就是愛。」

世界的齒輪在走，缺處却是永遠不可避免的。生活有時不過是把一些甜汁從回憶上碼下來，而剩餘的殘渣，依然是苦的。

爲了過度的懷念你，我開始疲倦了。我得停止抽我的煙，我要把輕舒吐出來的，統統讓它隱逝去。修道院中的日子，祇有冷底感覺。

胸中的苦悶在擴大着，苦悶如窗外天空中灰色沉厚的雲悶，也像洒在我窗格上的雨點。



北遊雜寫

錢人平

旅行是人生第一件快事，尤其是游覽名山大川的勝跡，但旅行家也向不計較那些旅途上的跋涉之苦的，因為暢遊所獲的，也足以補償這精神上辛苦的損失。讀過袁小修的「遊居柿錄」都要為這種心情所嚮往不已，這種壯遊的豪興，我深為驚羨不置者。可是在這樣的一個兵荒馬亂的時代，去作長途旅行，那末並不是一件尋常的事了，一切所見所聞，固然迥異乎平時，就是旅途的辛苦，也要加起許多倍，這一種旅途之苦，一般人早已視為畏途，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作旅行，不然還是坐守家園為妙，但是用另一種眼光看來，在這樣不平常的情況環境之下，去認識不平常的種種事態，那便縱使辛苦到萬分，却還有它的價值和興味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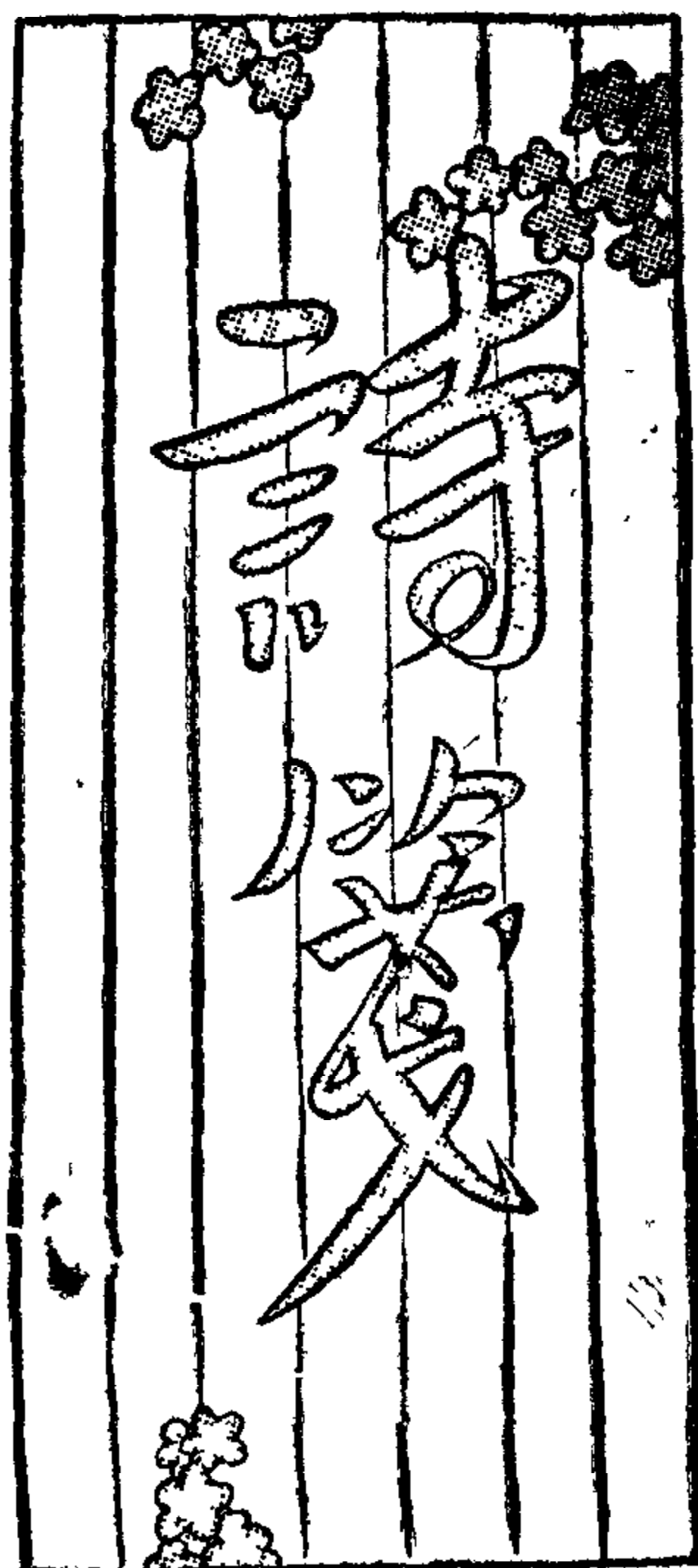
現在的旅途上最使人耐不住的就是旅客的擁擠，此外就是檢查的麻煩了，北行車上的擠况，已自三等車廂而波及二等車廂，這些旅客，大都是所謂跑單幫者流的時代產物，他們有這樣的偉大，足跡遍及南北各線，可以說是全面性的無微不至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旅行，也就是以為唯一的生計，以致風塵滿面，顯現得格外奔波勞頓的樣子，如果去觀察一下他們所攜帶的行李，不容說是相當複雜的，他們有非常的勇氣和耐氣去受擠檢的漫長時間，但是他們可以比一般正當旅客在檢查上受到特別優遇，他們把行李從肩挑背負的人羣中很順利的過去了，明白道來，也不過和檢查者手與手之間的一接觸而已。你不要小看了車站的檢查警，他們是須要用很高的代價去運動得來的位置。他們的收入要和一般公務員來比，不覺瞠乎其遠。

北平是在表面上看起來還並沒有什麼滄桑之感的一個都市，第一個大原因，當然未經事變的戰禍，其次就是風土人情的可愛了。不論初到或幾經北平的人，都會對此發生親切之感，這種親切之感，可以使一個初來的外地人所必然興起的異鄉客子之情完全消失，如果長時期的住下去，那簡直和故鄉一樣的不肯輕易離開，這種北平所具有的特性，我名之謂「故鄉感」，我想到過北平的國人也許外國人都有這樣的一個感覺吧。這種特有的「故鄉感」的由來，是基於一切的風土人情上面的，北平的人和物，都會給你一個可愛的形象，而且非常充滿地使你在不知不覺之間感受這個可愛。就是小至於一草一木，都足以使你興起一種愛感。再以人力車夫來說吧，在交易上都會和你親切一番，提起人力車夫，就要想起上海南京的人力車夫來，他們會蠻不講理的故意虐待乘客，又要橫索驚人的車價，如你不怕他的爛罵，你不妨去還他的價，以致往往要和乘客衝突起來，而乘客的被他冷譏熱諷或肆口惡罵者却已司空見慣，雖然還沒有領教過鎮江的人力車夫，但一提及南京上海的人力車夫，却已足夠頭痛的了的。但在北平，決不會使你受到上述的情形，反見意外的和氣，講明了車價，到了目的地以後也少再有爭論的。

如果隨便在一個商店裏去買東西的時候，不論交易結果的成就與否，店員總是以相當客氣的語辭來使每一個顧客得到滿意，而且一樣會送你到門外，要不若像南京的店員們，你去買他東西時會滿不在乎地像要求他什麼似的，一面孔的不耐煩相，使顧客感受到非常的不快。但是北平旅館以及一切公共場所侍役的彬彬有禮，都使你感到和鸞般動的親切意味。由於這種很小地方的親切，把整個的北京就使每一個人不能忘懷。這種禮貌上的重視，民氣的樸實，可使南方人為之驚佩不止的，推求其良好習慣的養成，當然與過去歷史性環境的薰陶大有關係，至少也受了千年以來帝王專制統制下的生活影響，所以現在北平人的富於服從性和守規律，都因此而來，由此而知間接所影響到的一切街道的整潔，市政井然的良好秩序了。

有些人說北平是暮氣甚重的老古都，足以消磨你無窮的歲月，說者也有至理，可是這樣老大的城市，一些不會使你頹廢，而且一樣地適合於年青人的一個地方，尤其讀書人對於這個文化大都，更有着息息相關的聯繫，當走入故宮所看到陳列古物的洋洋大觀，已使你目眩神馳，就是北平圖書館藏書之富，也足以增加不少見聞，這裏有着完整無缺的熱河文津閣度藏的四庫全書三萬六千三百冊，還有原本，永樂大典殘本三十二冊，以上兩種都是海內僅存的孤本，其餘書籍更無論矣，可稱謂中國北方唯一的大書庫，而且地處北海風景幽美，建築宏麗，一想起北平的讀書地方，也是其他地方所遠不及，正似北平圖書館的環境一樣。還有像戰前的清華燕京兩學校的環境，遠處城郊，環境幽靜，與市區塵囂遠隔，所以人才的造就特多者，正是環境所使然，但反觀今日國內學子，要求這樣的一個環境去安心求學，恐怕是無福消受了。

北平的一切雖然可愛可親，却也最容易使人傷感的一個地方。有人以為北平是應該要具有特殊性，這是他們不能打破那舊都在形式上的保守觀念，同時也漠視了現實的時代性，以致造成現有的政治的不統一，幣制的不統一，官制的不統一，軍隊的不統一，一切不統一，的現象。雖然在表面上也以中央為中心，但終於有着相當的距離。在同一國家土地之內，而無理由的必要加以分割示別，這種奇狀，實在是作繭自縛式的現中國的唯一政治直態，我真不明白為什麼要在國家戰後殘存之秋，國力尚未培養的時候，而願意把自己的國土作四分五裂之舉，使之不能再有復興之一日，實在是使人痛心疾首而百思莫解的。



田野·你是我們的

朱 夏

像一口痰	從垂死的鄉村裏	吐出來	一個二十歲的	倔強的孩子	不屈地	流浪在繁榮的地圖上	街上	蕩漾着	喧囂的聲音	電燈	狡猾的慘厲的映着	如監工											
發紅的怨毒的眼睛	對窮人	毫無廉恥的恫嚇	長長的煙突	則是資本家的	吸血管	他得意的	尖銳的叫着的時候	當黎明來了的時候	我們是	被關在黑暗的	人工製造的	地窖的夜裏	聽機器	那龐大的野獸	隆隆的歌聲	再看不見							
沈睡在	靜穆的夢裏的原野	笑着	撒嬌的	麥浪	洗衣女	從衣盆中	抽出	淋漓的手來	紅着臉	招呼她	淘氣又年輕的戀人	還有	媽媽愛憐的	罵着時	臉上	鮮花的光采	生活的車輛	平穩的	前進着	但	終於被撞翻了	是災難	
第一次	咬着故鄉	鄉下人	都才上沈重的債	第二年	夏天	燒着	炎熱的火焰	田野間	成了	死人的棺材	秋天	鉄犁鋤頭傢具	海潮樣	湧進了	市集	強健的	牲口	亦在聰明的大眼睛裏	含着淚水	哀鳴着	戀戀的	別了	善良的主人
去碰撞	被屠殺的	悲慘的命運	而田契	那無數代人	無數代血汗	所擺弄	肥腴了的	熟稔的	土地	則塞飽了	地主們	貪婪的	張開嘴的	口袋	於是	長長的	寂寞的	大路上	透印着了	逃難者的	傷心的	步履	

幾時
能在白天
重做起
原野的夢呢
親愛的大地
幾時
我們能夠
重投入你的懷裏呢
金黃的
陽光的麥穗
幾時
重笑在
你的胸膛上呢
幾時
能重掄起鋤頭
向你索要
一年的
糧食呢
可是
親愛的
告訴我們吧
含笑的告訴我們吧
永遠永遠
田野
你是我們的

十二月的夜街

歌青春

十二月的夜街，
消失了街車的聲響。
高樓有燈火，
緊鎖了門牆。
淫蕩的樂調，
放浪的歡笑，
是夜都市中，
高貴的人們在作樂！
十二月的夜街，
消失了街車的聲響。
嚴寒的風在吹起胡哨，
慘黯的街燈撐不住疲憊，
已是睡眠欲眠。
而午夜的寂靜，
突為飢餓的哀號所撕裂，
如郊原的狼嗥，
使人心顫！
十二月的夜街，
消失了街車的聲響。

高樓有燈火，
緊鎖了門牆；
街頭有哀哭，
突破午夜的沉寂。
高昂的門牆，
隔絕了二個世界！

雄壯之行

——獻給佐藤君入伍——

祝 賀

在祖國的召喚下：
你們
握慣筆桿
和文字每天行點頭禮的
大學生們，
現在也
執起了槍柄，
揮動了軍刀，
去獻身
於偉大的
時代精煉的洪爐！

上海神社之前，
你們
舉行了
莊嚴的默禱
武運久長的祝福式。
回來，我遇到你，
你熱情地說：
「五月之後，
我願自己
被人拜奠在神社之前！——
於祖國祇要有利，
我視死如歸！」
——呵！多雄壯的詩句。
熱淚滾蕩在我的眼裏。
你的跟前，
我是顯得多麼懦怯哩。
正像：
你們島之祖國和
我們大陸的中國相較。
我慚愧、我赧羞，
想起：

我們的國家，
十倍的危艱，
千倍的衰微，
和你們的相比。
而我們這批
一向寵受着她庇護的青年，
却還始終苟安於此！
去了！
佐藤君！
時代：
像西風掃去落葉，
像怒潮沖走水草，
推戴出英雄、好漢。
我祝福你，
也祝福我自己：
一天，
在最凶險的高地崇嶺，
你握着槍，
我握着槍，
肩和肩聯連着，
靈魂跟住山風颯！

小木匠

今狼原



「小木匠」，赤膊，赤脚，有着圓圓的臉與圓圓的肚皮，遠望活像一個大葫蘆。

「小木匠」不喜歡洗臉，也不喜歡洗腳，有時候，旁人喊着：「喂，「小木匠」，你的臉可以用鏟子鏟一鏟了」，於是他撇着嘴，肚皮裏咒着：「誰要你多管閒事，多管閒事多吃屁！」倒掛着一雙眼，慢吞吞地在門角落裏或椅子腳邊，找到了那塊擦桌布，到自來水龍頭邊去了。

「小木匠」喜歡白天，尤其喜歡晴朗的白天，當然啦，早上能夠懶懶地睡到八九點鐘，那也不會反對，但是懶覺却不容易多得，祇有當「老木匠」上一晚做了通宵的夜工，第二天才有這種機會，但是起早對於「小木匠」也有着同樣的興

趣。

每天早晨，當糞車在馬路上隆隆地响着的時候，「小木匠」像一隻小狗熊般地從欄樓上爬下來，小眼睛睜呀睜的，但却總是那麼費力，於是用左手和右手，用左臂和右臂，拼命地擦了又擦，好容易，一縷微弱的光明，射進小小的眼縫裏，眼屎凝固在眼角上，凝固在左手和右手上，凝固在左臂和右臂上。

一開門，一股熱氣——帶着豆香的異常熟悉而親熱的一股熱氣，滾滾地衝進來，把「小木匠」吞沒了，「小木匠」在氣霧裏，咯的吞了一口唾涎，臉上露出了微笑。

匆匆地下了門板，於是從不破例地搬着一只破舊的圓櫬，擺在門口的老地方，一雙比昨

晚睡覺時乾淨了許多的灰腳，高高地擱在門檻上，開始挖着腳，或者雙手在圓圓的肚皮上拼命地抓着，委實像「鏟冬瓜」，發出嘩嘩的响聲。

「哦，生意不壞，」這是「小木匠」每天早上的第一句話，不管門口荳漿攤上有沒有主客坐着，他却總得這麼來一句。照例地，荳漿攤的老闆與老闆娘沒有理睬他，但是這在他並沒有什麼關係。他把小小的眼睛，注視在那隻破舊的鐵鍋上，猜也猜得出來，那鐵鍋裏是裝着滿滿的，滾滾的，白得像牛乳般的好吃的荳漿，於是「小木匠」咯的又吞了一口唾涎。

「喂，花紙要不要，花花的，紅的，綠的，來，來。」於是荳漿攤的老闆娘把手中抱着的孩子，放在「小木匠」腳邊的門檻上，回過頭去替顧客們剝粽子去了。

「不要怕，不要怕，小花貓不咬人，」「小木匠」照顧着荳漿攤的「小老闆」，像照顧自己弟弟般的親熱。

旁人說：「「小木匠」人聰明，可惜沒耐性。」不錯，的確沒耐性，你看，不到五分鐘，他便把「小老闆」丟在地板上不管了，而去管着「大老闆」的閒事。

「噲，這只碗可不小！」一個蓬頭腫眼的女人，向「小木匠」白了一眼，端着滿滿的一碗荳漿去了。

一個穿短褲的喊着：「來碗鹹的，」「小木匠」却頗有經驗似的說：「甜的好吃，」於是，咯的又是一口唾涎，從小小的喉嚨裏滾了下去。

「長着鬍子真不便當，」他看着一個把鬍子浸在荳漿碗裏的老年人想着。

「這黑臉的，却吞得那麼快，不怕把嘴吧燙起泡？」

一個瘦小的斜眼，兩個大餅一夾，塞進了嘴裏，於是「小木匠」想：「我是不是也塞得進呢？有什麼稀奇，再加兩根油條都可以，不信，試試看。」

有時候，爲了「緩和」「緩和」，「小木匠」也假裝着望着別處，例如荳漿攤旁的番茄担和偶然挑過的西瓜担，並且口裏還哼唧地唱着，但心裏總有點放不下，於是，很快地又回復了原狀，但是這邊却仍舊沒有一點「動靜」，老闆照樣地在忙着盛一碗碗的荳漿，老闆娘忙着收鈔票和剝一只只的粽子，「小木匠」看着，一嘴的唾涎咯的又滾了下去。

「小木匠」不僅是坐着看看，並且有時也在旁提醒老闆一

二句，例如：「這碗油渣放多了，」或者是「辣子那麼貴」，但老闆總似乎沒有聽見似的

「小木匠」每早這樣地坐着，總須一個多鐘頭，當然啦，坐着的時候不僅是用嘴說，用眼看，用心想，並且還用着兩只手，東抓抓西摸摸，擦擦眼睛，挖挖腳指。

於是，總有那麼一個時候會降臨，老闆盛好了淺淺的一碗荳漿給「小木匠」，白白的，熱蓬蓬的，有時候上面還漂着兩條葱，不過總須得等到攤上生意清一點的時候才可能，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坐着又沒事。「小木匠」笑着，兩只眼睛細小得像「冬瓜」上刻着的兩條指甲印，雙手捧着那大碗，躲在門外，「嚶東」「嚶東」的吞着，鼻涕落在漿碗裏，汗珠從「冬瓜」上流下來。有時候老闆這樣地對他說：「喂，「小木匠」，小心嘴吧燙起泡，」於是「小木匠」一面吞一面喃喃地回答說：「不要緊，睡一晚就會好的。」

兩分鐘後，「小木匠」用手拼命地擦着嘴，揩着汗，吸着鼻涕，嘴吧的四周，添上了一圈黑黑的鬍子。

滿足了，一切都滿足了，還

有什麼可看呢，屁股坐得痛痛的，於是「小木匠」重關上了門，把圓機板機方機排列成一排，慢慢地躺了上去，一忽兒，在鼓起的肚皮上蹲着一只獼花貓，「小木匠」與獼花貓的鼻子都呼呼價响。

八點鐘敲過，原該是「老木匠」起來的時候，但誰來給「小木匠」打個招呼呢？又沒有個鬧鐘什麼的，「小木匠」還是呼呼地睡着，一直要等到屁股上或大腿上覺得猛力的劇痛才迅速地直跳起來，無可奈何地擦着重又凝封了眼屎的眼睛，呆呆地站在門邊，像一段鋸斷的樹桿，也像馬路旁的太平龍頭，當然啦，那些圓機方機與板機，還是好好地排列着，並且上面還用汗水留着一個「小木匠」的「印版」，等到「小木匠」發覺了要去搬開的時候，似乎已經太晚了一點。

八點半，是「老木匠」上茶館的當兒，「老木匠」有「老木匠」的朋友，「小木匠」當然也有「小木匠」的朋友。「老木匠」出了門，一切成了「小木匠」的世界。

「喂，多少錢？」小黑牛手裏拿着一只西瓜，「小木匠」噙着嘴問他。

「請請看。」

「一塊？八角？給我嚐嚐看甜不甜。」「小木匠」張開了一只黑手對着「老朋友」。

「爸爸叫我買的，」小黑牛把嘴撇一撇走了。「小木匠」祇能倒掛着一雙眼望着他，一直到小黑牛轉灣進弄堂。

於是，「小木匠」重又坐在門檻上，東張張，西望望，這邊摸摸，那邊抓抓。

有時候，阿兔、小廣東、阿珍——「小木匠」的「女朋友」來問「小木匠」，弄堂裏「擲骰子」去不去，「當然參加」，「小木匠」說着，並且還加了一句：「我來擺莊。」

「你沒有錢，」小廣東說：「哼，你有，」「小木匠」把嘴扁了扁，「不擺莊我不來，最後「女朋友」出來調解，決定三盤一個輪着做，於是「小木匠」看在女朋友面上，委曲地答允了。

「你們先走，」小木匠說：他把門輕輕地關上，照例地用一根洋火大的木條，或者就是地上揀起來的洋火也好，把它對準着門縫，輕輕地按放在門檻上，這是「百無一失」的「暗號」，祇要有人不小心把手在門上碰一下就會在這「暗號」上看得出來，於是「小木匠」很放心，雙手夾着褲子腰

一溜煙跑了。

太陽晒到了弄堂口，「小木匠」回來了，或者是笑嘻嘻，或者是倒掛着一雙眼。一到門口，「哄」的把門推開，至於那個「百無一失」的「暗號」呢？却忘記得乾乾淨淨，就是幾次偶然的在沒有進門前想起了，但小腦子裏總弄不清出門的時候「暗號」究竟是怎樣放着的？

十點光景，「小木匠」坐在門檻上等着，等着那個生鬍子

替他在門外換放了一只轆子；就是不是「老光棍」，那也會同樣地受到這種招待，例如那個賣五香豆的「紅鼻子」和另一個賣水菓的「麻皮」。

「小木匠」替「老光棍」擺好了坐位，但自己却隨便什麼地方坐坐不在乎，門檻上就門檻上，石堦上就石堦上。

「今天西瓜多少錢一斤？」「小木匠」一邊挖着腳一邊開了談功。



(· 匠木小給漿豇碗一了盛板老)

「你的西瓜好，又大，又香，又甜，又便宜，」於是「老光棍」開了心，張大了沒牙的嘴，像老鴉般地叫着：「西瓜一塊錢一只，西瓜一塊錢一只。」「小木匠」呼了口氣，緊接着也喊起來：「要買西瓜快點買，西瓜一塊錢一只。」當然啦，「小木匠」的嗓子比老鴉叫動聽得多，又高又清脆。

這樣地叫呀叫的總得要叫上點把鐘，並且「小木匠」不僅張着嘴「叫叫」，並且總得替「老光棍」提上一二鉛桶自來水，讓「老光棍」把乾癟了的西瓜潤一潤。最後，一只又小又青的爛香瓜從「老光棍」手裏淌到了「小木匠」手裏，「小木匠」嘻嘻地笑了。「老光棍」夠朋友，但那個「芝蔴大量」的「紅鼻子」與「狗癩的「麻皮」就不同了，「小木匠」也同樣地招待他們，轆子，自來水，或者像那個抽煙的「紅鼻子」，要洋火就洋火，並且也提着嗓子喊：「香瓜兩塊錢揀大」或者是「五香豆來六香燒」，這樣喊呀喊的，但他們却並沒有爛香瓜或爛香豆拿出一點來，有時候「小木匠」實在等不及，耐不住，於是「小木匠」不得不提離他們一下，張着一只黑手說：「來一雙

的「老光棍」來。

人家說：「小木匠」人雖然小，規矩倒是頂有的，實際上「小木匠」的確是有規矩，例如「老光棍」一到，連扁轆那還在肩膀上，「小木匠」就

「三塊半，」「老光棍」吶吶地說。

「唔，又漲了兩角！」過了幾分鐘，乘「紅鼻子」的担子還沒有來的時候「小木匠」這樣地對「老光棍」說：

「或是「喂，來幾顆管管」，當然這樣也會得一點效力，但是却也不能可靠，尤其是那「賊麻皮」，當「小木匠」到了最不得意的時候，就是說「自己動手」的時候，那該死的「麻皮」簡直一點「交情」都沒有，還把小黑手裏一只小香瓜奪了回去，於是，「小木匠」立刻掀起了嘴說：「『小木匠』我要坐，拿來！」「拿來不拿來，人家的橈子自得其樂地坐着，」或者簡直是：「你偷我們橈子。」

當然，橈子的收回，需要一番大大的交涉，先罵，後打，在「麻皮」的油背脊上狠狠地打着，但當「麻皮」站起來要還手的時候，「小木匠」却把橈子搶着搬了進去。

橈子總算收回了，但「小木匠」的嘴吧仍舊沒有平下去。

「這裏門口不可以擺」，或者是一「搬開搬開，讓人家掃地」，第二個哀的美敦書又下來了，但是「麻皮」的皮似乎總比旁人厚一層似的，仍舊不理地喊他的「香瓜賤啦，香瓜賤啦」，賤啦與「小木匠」有什麼好處呢？於是「小木匠」提着一大鉛桶自來水，像幾分鐘以前他提給那個「老光棍

「潤香瓜一樣地一大桶，「嘩」的潑在「麻皮」的脚邊：「讓開，人家掃地。」

「老木匠」每天總得十二點以前回來吃飯，但「小木匠」連自己吃飯都不掛在心上，那裏還記得「老木匠」呢？等到遠遠地看見太陽光下「老木匠」的禿頭進呀進的來的時候，忽忽忙忙就是把米不洗就倒進鍋裏，也總是來不及的了。何況還要尋洋火，拾木片，忙成一團糟。

「老木匠」進來了，滿屋子的烟把「老木匠」的眼封住了，「小木匠」呢？却像一只大蛤蟆般地蹲在爐子前，眼淚鼻涕流滿了整整的一臉。

下午，三大碗「半生不熟」的紅米飯，把「小木匠」的肚皮裝得緊緊之後，一點勁兒也沒有了，小眼睛拚命用手擦，但它總不聽話，像生在別人臉上，「小木匠」自己却作不起一點主。一不小心，兩只眼睛都閉上了。

「小木匠」眼睛雖然閉着，但有時心裏似乎還有點明白：「唷，我又睡着了」，於是跳了醒來，小眼睛用力氣睜呀睜的偷偷地把「老木匠」看了一眼。

有時候，「老木匠」爬上了

擱樓，「小木匠」就在板桌上靠下來，起先，原不過想歇一歇，但是自己也不知道怎麼一來就睡着了，睡着了就睡着了，反正自己心裏又不清楚，就是「老木匠」的大拳頭對準在頭頂也不在乎，何況「老木匠」也在擱樓上呼呼的睡。但是，頂壞的是自己剛剛閉上眼睛不到五分鐘，就突然地「蓬」的一聲把旁人嚇了一跳，「小木匠」連忙從地板上爬起來，却已經來不及了，「老木匠」在擱樓上探起了半個頭，把眼睛向「小木匠」彈了彈：「喂，怎麼？不看着門在那裏打瞌睡？」

等到「老木匠」出去了，「小木匠」於是把門上了門，決定非痛痛快快舒舒服服地睡一下不可，但圓樑什麼的擺起來，實在也夠費力，並且總有點兒太硬，骨頭痛。靠在板桌上呢？這種捧交的地方誰高興，不比得「老木匠」在家的時候不妨偷着將就將就。那末到擱樓上去吧！那裏有舖，有席，但爬上擱樓去，不見得比圓樑板樑什麼的會少費一點力氣。於是，「小木匠」想着：「頂好有這麼個地方，既不用費力，又不骨頭痛，又不會捧交的。」

五分鐘後，全屋子都靜悄悄地睡去了。

「小木匠」這樣的「午睡」，總得要等到「老朋友」們或者「女朋友」在門縫裏張着一只眼睛喊着：「小木匠」，「小木匠」，的時候才會醒過來，假使說「老朋友」們和「女朋友」沒有來或是喊得輕一點，那末，一直就得讓時鐘打過了五點，就是說「老木匠」在門外「砰」「砰」「砰」地打着門，並且還睜大了核桃眼從玻璃窗外張進來的時候，「於是一團圓而帶黃的東西從木屑堆裏滾出來，把「老木匠」嚇了一大跳。

門開了，「小木匠」呆着臉，腫而倒掛的一雙眼，望也不敢向「老木匠」望一眼，周身上下呢，汗水與木屑黏結在一起，簡直像一個拌上了黃豆粉的大糰子。

但是，不一定每天這樣，因為「老朋友」們和「女朋友」的「缺席」究竟是難得的。

有時候，「小木匠」不知從什麼地方滿頭大汗的跑回來，却呆呆地坐着，像一個無錫的泥菩薩，嘴吧撇起，掛下了一雙眼，半點鐘，一點鐘的動不動地坐過去，或者是小黑牛「女朋友」又在門外招着手喊着：

人間小語

張心鵬

「裝」是我國傳家的一種藝術，諸如裝腔、裝死、裝窮、裝酸、裝胡羊等，大抵都屬於「裝」的範圍內。

路上圍着一大堆人。「幹什麼？」一個衣衫破爛的老頭兒坐在地上哭，地上滿是破碎的碗盞和一副冷麵擔子。老上海一眼就看得出這是騙局，但畢竟還有人掏腰包，「慷慨佈施」。這，大抵還得歸功於「裝」得像的緣故。

中國舊劇有的是男人裝女人，女人裝男人，或者是人裝畜生。×××博士到美國去了一次，就被尊稱為「雄婦人」，婦人還有雄的，足證眼力不壞，但是還得歸功於「裝」得逼真的緣故。

上海有一面發財，一面嘆窮的人，有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也有一手燒香，一手捏槍的慈善家，……總之都不外乎「裝」得像真。所以在我們的目光中所看到的闊人都是「亨」的，大人物都是「偉」的，慈善家都是「慈」的……

偉大哉，佳妙哉，「裝」之爲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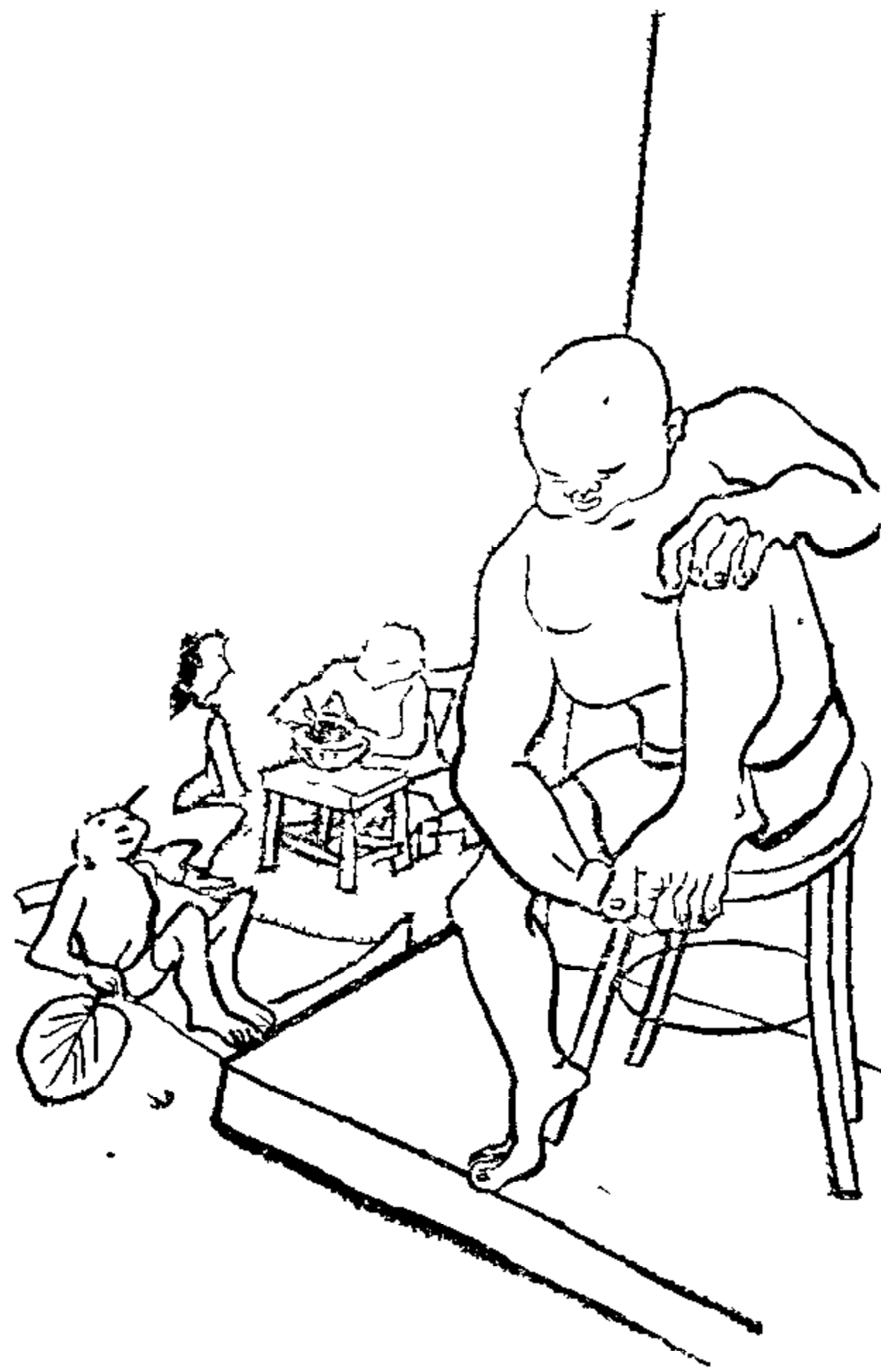
「喂，「小木匠」怎麼跑啦？來，來看這好玩的，」可是他理也不理，或者把眼睛向他們白幾白，假使他們還得叫，那麼他就站起來：「滾，滾，滾出去！」「綑」的把門重重地關上。於是旁人見了就會對他說：「小木匠，你又闖了禍？」果然，「老木匠」回來吃夜飯的時候，一個女人帶着一個用布包紮着額骨的孩子來說：「木匠司務，你怎麼說，「小木匠」打破了我們孩子的頭。」假使不是這樣的「闖禍」，那麼便是第二天「老木匠」脫下了穢褲子却找不着乾淨的褲子穿了，「什麼地方去了？」「老木匠」睜着核桃大的眼睛瞪着他，可是他像一個出氣的皮球，掛着眼睛，喃喃地說：「晒在木條上。」但是木條呢？木條却伸長了腿躺在地板上睡它的覺。

晚上到了，「小木匠」也喜歡着晚上。

被繁瑣的各種世俗事務所應疲了的各種人們，一到晚上似乎鬆了一口氣都輕輕的嘆息：「一天又過去了」，過去的讓它過去吧！更重要的是新的力量的再生，來迎接更繁重的明天的到來。

一吃過晚飯，大家聚集在門外，躺着，坐着，吃着西瓜，搖着扇子，用談笑來忘記白天的辛勞。

「小木匠」把那破舊的圓檯，放在門外的人行道上，嘴裏哼着小調，擱着腿，挖着腳，在他的心頭似乎有一種「飽食」和「滿足」的驕傲。鄰居們也許這樣問他：「小木匠」，你坐着該嗎？於是他毫不思



(。涼納上凳圓外門在坐匠木小)

索地回答說：「看守門」或是「乘涼」。

但是，時鐘上的長針還沒有來得及跑完五分鐘，「小木匠」却已經把「守門」的責任交給了圓檯。他自己呢？誰知道呀！祇有他自己曉得，同一個時候，「老廣東」却找不着「小廣東」，阿珍的媽找不着阿

半點鐘或是一點鐘之後，「小木匠」又在圓檯上出現了，喘着氣，流着汗，假使這鄰居是一個饒舌的傢伙，再來問問「小木匠」：「喂！你到那裏去了？」「去幹什麼？」那麼「小木匠」却上氣不接下氣地回答：「我坐在那裏，我在「守門」或者「乘涼」。

打過了十點，「小木匠」爬上了擱樓，躺在那滑溜溜的席

子上，從這頭滾到那頭，從那頭滾回到這頭，「這是怪有趣而舒服的事」，「小木匠」想着。

到一定的時候，「小木匠」躺着用小而黑的指頭在板壁上「咯咯」地敲着：「喂，唱一個外國歌給我聽聽，聽見沒有？」

「不在，你唱吧。」

於是，我們聽見一個嬌小而清脆的女孩子的聲音，輕輕地歌唱着，把「拷紅」，「天上人間」以及各種的流行曲調混亂地湊在一起，「小木匠」蹣跚了腿，用小黑手在泥腿土上打着拍子，簡直變成了一個阿刺伯的王子，這小東西。

「喂，該你唱一個了，」隔壁的「女朋友」停止了唱歌喊過來。但是「小木匠」却用「呼呼」的鼻息聲來回答他的「女朋友」的請求。

「小木匠」在白天忙着各種的厭膩了的或新異的惡作劇和遊戲，想盡了各種方法來填滿自己的肚皮，但是，在晚上，在床舖上，在酣睡中同樣地他並沒有讓自己得到一點休息；他向家裏搬着一框一框的梨子和枇杷；他拚命地喝着酸梅湯和滿口塞着蛋糕，一個無賴的「小流氓」來搶他，被他用斧子砍了；一個長着花白鬍子的老人，把他領到一個遙遠的他從未到過的好地方，那裏有着結滿了碗口大桃子的樹林，有着紅紅的番茄掛在棚架上，有

着柔軟而光滑的床舖……他轉個得像一隻小老鼠，吊掛在老人的鬍子上，他輕輕地勸告他：「你的鬍子應該剝掉它，因為它會沾吃了你的荳漿；他又看見核桃大的眼睛和一個粗暴的拳頭，眼睛和拳頭又生出了無數的大嘴——有着長長的牙齒的大嘴，對準着他撲來，他恐怖地發抖和奔逃，但是兩隻腳像生了釘般不能移一步。最後，一個人告訴他：「小木匠，你吃了這西瓜就會免掉這種災難」，這不是別人，正是「夠朋友」「懂交情」的「老光棍」。於是他貪婪地吞吃着，剛剛把牙齒碰上手裏的西瓜，突然間一種巨大的聲音把他驚醒，習慣告訴了「小木匠」，這是「老木匠」回來了，他的心念跳着，慌忙地滾下擱樓，口中不住地允着「來了」「來了」，但是「老木匠」心焦地在門外等了五分鐘，門還是牢牢的門着，「小木匠」那裏去了呢？「小木匠」却開直了後門，擦着半睜的眼睛喃喃地說：「我還以為誰在打門叫我哩！」



爲他的確有着像教師傳道那樣的一種精神。

不過林善同對教育事業這樣的熱心，却也有他的苦悶的地方。那就是他教過了好幾個學校之後，他發覺最困難的一個問題，就是不容易處置頑劣的兒童。他教過的幾個學校，都是在城市裏。他所以要在城市裏教書，因爲覺得城市裏人口最多，應該多注意教育。而且城市社會有着一種潛在的力量，就是文化比較發達，把這種力量更多的發揮出來，是可以改進四周的鄉村的。他有着這種信心，所以雖然住在城市裏在生活上往往感覺着些厭煩，但是他總耐心住下去，爲的就是要推動他的教育工作。

林善同過教師的生涯，說來不多，但是也已有七八年的歷史了。他對於教育事業，所以覺得特別高興，因爲教師的責任實在比什麼都重大。他有着這樣一個信念，以爲兒童完全如同一張潔淨的白紙，如果進了學校之後，這張白紙是否能永遠保持潔白，這責任是完全在教師的身上。兒童長成起來，將來他對於社會的影響怎樣，便可看出當時教師所負的責任了。林善同也極相信一般教育家所說的話，就是每一個兒童，他們天生都是富於受教育的可能性，所以兒童們如果沒有教師的行爲、態度、人格及

方法，到了最後，他才決定丟棄可厭了的的城市，到鄉村裏去當教師，因爲他理想着鄉村裏的兒童，也許要純樸一些。

二

王家庫小學校裏，在新學期開始後，來了一個新校長，那是一個樸實的青年，他面容和藹，對那些兒童不時的露着笑容，他就是林善同。這小學校是在王家庫鎮上的市梢頭，走出學校的後門，便是一片田野，像這樣的環境是最適合林善同的理想，因爲他是正式進入鄉村了。

一學期很快的過去了，林善同對於許多兒童，態度非常誠摯，因此得到全校學生家屬的信仰。兒童們對於這位老師，也十分的敬愛，這些都是他一學期來辛勤的收穫。到了第二個學期以後，他又漸漸的感得不滿意了，因爲他又發現了一個頑劣的兒童，這頭痛的問題，終於使他想不出一個解決的辦法。

現在他發現的一個頑劣兒童，就是在二年級裏念書的那個頑皮孩子王小毛，這小孩是留級生，所以年級雖低，資格却已相當的老。

在一學期裏，王小毛些微的

日子，在一級裏可以坐得到第一把交椅，不，就是在全校裏，他也可說得是較課最厲害的一個學生。因爲這學校，原是一個單級小學，只是一個教室，他的座位常常空着，所以他的缺課，在全校也算挨得到第一。他患的赤眼病，在一個學期裏總要有兩三次，但是輪到他眼白發紅的時候，却就拿了破報紙包着的書來上學了。這時他呆呆的坐在座位上，兩手擦擦眼睫，低下了頭，只是像養神一般的坐着，直要到放學的時候，纔懶洋洋的離開他的座位。

當他發赤眼的時候，身上的衣服，就要更加污穢些。眼淚，是不時的滴下，他老是用黑膩的兩手擦擦，擦得臉上便更加骯髒。還有滑膩膩的鼻涕，他老是用衣袖或衣角去抹抹，所以身上就更加容易污穢了。在這時候，他的一副神氣，自然顯得很可憐的樣子，所以在上課的時候即便要輪到他讀或講，老師能夠將他避免過總是竭力設法避免的。

王小毛又是一個出名骯髒的學生，起先林善同還以爲一定要靠教師的幫助，纔能夠改正他污穢的習性，所以曾經編了課好關於清潔衛生的故事，常

其他的種種反應，那麼這種教育就是完全沒有效果，並且也就是教育者的過失。這些道理，林善同都認爲天經地義。他覺得教師的責任，既這麼重大，所以上課時教書，下課後注意孩子們的一舉一動，也就格外的熱心，這都是責任心驅使他不得不如是。

他教過好幾個學校，對於自己所引爲同志的幾個同事，如果彼此談到了教育問題，他總是有着這麼幾句口頭禪，就是：「教育是最偉大的事業，但是如果一失敗，教師相當的罪惡，就比任何監獄裏的罪犯所犯的罪來得重大。」和他相識的人，所以都說：像林善同那樣的人，所以都說：像林善同那樣的人，竟如一個牧師，因

常講給他聽。譬如說：有一個孩子，因為污穢，所以沒有一個喜歡清潔的朋友願意和他要好，他到了後來竟然沒有一個朋友，只有一隻從灰堆裏逃出來的豬，硬要和他做朋友，到了這時，他就懊悔自己的骯髒了。或者說：喜歡清潔的孩子，仙人國裏的小朋友，都要歡迎他和他做朋友。可是這種種話，講給了他聽，總是好像叫他聽戲一樣，他聽的時候覺得有趣便笑笑，回到家裏去之後，再到學校裏來，却就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他不發赤眼病的時候，要經過老師幾次的叫別的學生去催促他上學，才勉勉強強地到校。但是在早上還沒有上課的時候，老師在預備室裏批改課卷，旁的學生就來告訴說：王小毛又在打人或罵人了。如果沒有旁的同學來告訴，便是王小毛以無關緊要的事情來纏擾，所以每逢王小毛上學，林老師便得不到一刻的安靜，真是苦極。

在上課的時候，每一次林老師發問，挨到王小毛回答的時候，總要給他佔去大部分的時間。有一次，林老師指着寫在黑板上的一個「白」字，問王小毛道：「王小毛，這字你讀

讀看。」
「百。」王小毛懶洋洋的站起來說。
「再看清楚。」林老師再將「白」字寫大了一些。
「是爸爸的「爸」字嗎？」王小毛點頭點頭的說着，大家都「哄」的笑起來了。
「這是什麼顏色？」林老師拿着一枝粉筆問。
可是王小毛竟又不加思索的說道：「是「筆」字，我識了，於是別的學生又「哄」的笑起來了。

諸如此類，王小毛上課的時候，如果挨到他回答教師的發問，結果無非是多製造一些笑料出來，所以林老師要考查他的受知程度，也常常覺得是一個難問題。

在平時，當全班學生集中注意力聽林老師講書本的時候，王小毛總是低下了頭，拿了筆，塗些黑圈兒在掌心裏。或者把頭轉來轉去，遮蔽後面學生的視線，總之時刻時刻要使得林老師爲了他一個人，費去很多多的時間，注意他的一切。有時專門爲了他的問題，要特地提出一部分時間來訓話他，結果又費去許多兒童的時間。總之王小毛在教室裏，挨他坐在最前面要生問題，坐在後面，

也是有問題，如果叫他坐在中間，那尤其不得了。犯了規，罰他站着，或者叫他離開座位，都是只是一時的安靜，要根本糾正他，依然是毫無辦法。開除他吧，這一點是林老師也想到的，但是林老師也問過自己：「如果我不願意教育他，那麼再有什麼人願意教育他呢？他也是社會上的一個孩子，教師的責任，正是在要教導社會上的兒童，所以開除決不是一

(夜深了，小毛頭還爲煙客們沖開水。)



不過林老師的苦悶，也總是與日俱深的。當他下課後想不出如何教導王小毛的方法的時候，他便感覺苦悶起來。在都市裏，社會環境不良，因此學校裏有頑劣的兒童；但是渾厚純樸的鄉村裏，竟也有頑劣的兒童發現，這是怎麼來的呢？現在林善同對教育是並不灰心的，不過對這問題找不出解決的方法，確是感到相當苦悶的，因爲他說過教育如果失敗，

個好辦法。」他又常常想：「做小學教師的，猶如繁勞的母親一樣，只能自己任勞任怨。」

所以林老師終於不忍開除王小毛，實在是爲了要教育他。

三

王小毛的家庭住在王家庫鎮

上也有十多年的歷史了。他的母親，在鎮上是一個出名的食懶和專幹不正經事情的女子，年紀只有三十多歲，逢到態度浮滑的男子們，總是愛說奇奇怪怪的俏皮話。在夏天，她起身得早一些，那時小毛如果沒有睡醒，她便自己懶洋洋的提了開水壺，散亂着蓬鬆的頭髮，肩上披了一件破舊衣，穿着一雙皮底拖鞋，褲腳扯得高高地，這樣嘻皮笑臉的到茶館裏去泡水。她提着的一壺水，如果走到半路發覺蓋忘掉了，便要自言自語地罵着：「那一隻浮屍，專門打窮渾。」回到茶館門邊，又要自言自語地罵一回。如果將要到家的時候，湊巧又遇到喜歡開玩笑的人來了，她又一邊罵，一邊笑。所以她出來泡水的時候，那條街上總是只聽見她的笑罵的聲音。

王小毛的父親，又是一個出色的人物，因爲他是專門靠賭錢喝酒生活的。他自少年時候起，一直到現在，從來不曾有過正當的職業。他的生活方法，是常常和像他一樣的夥伴們同到上海去，三天四天就回來了，據說他們到上海去是買些洋烟，帶回來就陪同他的妻子嫖妓了，便在家裏做了鎮上一

般煙鬼們的俱樂部。他們的一個小家庭，就是這樣的一天一天維持着的。

燕子窠裏的生活，是有着一種特殊的情形的。在早上，一般農夫的工作做掉一大半了，他們却仍舊在被窩裏睡覺。他們的工作是從下午三四點鐘忙碌起，一直到深夜兩三點鐘為止，所以農夫們日作夜息，他們却是夜忙日寢。王小毛的母親，常是一個人人在應酬一般的主顧，在只有四張舖位的房間裏，橫躺了好多的烟客，她陪着他們說說笑笑，實在一些沒有閒暇的時刻。王小毛到了晚上，也不能早一些睡覺，因為他要幫助母親沖開水，或者做其他的服役，所以完全不能早睡。有時他倚坐在烟客躺的舖位上，看見了他們放下的餅乾，便拿一些來吃吃，吃得有些生厭了，便到前邊的一小間裏，把放在擺煤油燈和油瓶的架上的幾本書，拿下來翻翻，看看圖畫，但是看得稍微有一些興趣的時候，烟客們又在叫了：「小毛頭，沖開水。」

於是他只得丟了書本跑去。有時候，在無意地念出讀書的聲音，他的母親就要這樣吐罵着：「阿毛，不要讀，惹人討厭的。」於是他只得站在烟舖的

旁邊，只是吞些烟客們不需要吸入的吐出來的烟氣，一直要到他們散完了，他纔得睡覺。不過這時已是更深半夜了，他只覺得眼睛痛的要命。

要王小毛天天到學校裏去，他的確不願意，因為他在晚上總要接連有六七個鐘頭的坐功生活，到了學校裏依然是坐的時候多，他覺得坐是討厭極了，所以他極希望在白天到街上跑跑走走。他想了這個，只要向媽媽這樣說：「媽媽，今天我頭痛呢，我不去上課了。」他這樣說，母親也允許他的時候居多，因為他在晚上確是很勞苦，所以不去上課的要求不是沒有理由的。她所以要叫小毛進學校，實在因為她在白天沒有精力注意到他，譬如他和人家的孩子爭吵，到了學校裏就可免了。還有是讓他識了幾個字，將來可以叫他寫些零星的賬目，爲了這兩點，所以在小毛七歲的時候，她就毅然叫他上學讀書。

，便不能在太陽光裏曬了，也沒有意興在街上蕩了，於是便隨手找一張破舊的報紙來，包了幾本捲角的書，勉強到學校裏去，這真是出於不得已的辦法。

在王小毛開始上學的一年，隔了沒有幾個月，他的母親又生了一個小弟弟。據鎮上的人說，這不是她的丈夫所生的兒子，但是也不能決定到底是誰生的，不過因此一來，却又使王小毛加了一些工作，就是抱小弟弟。

近來一陣，王小毛在晚上睡眠的時間很少，所以他的赤眼毛病，不幸又發作了。這一次，他來勢很重，在眼睫毛上都是黏着一些像膿斑的東西，他張眼開來，只是覺得一陣的痛。他的母親也就叫他在家休養幾天，這自然是名正言順的。

四

時間過得很快，王小毛不到學校，已經有一星期多了。這一天，在下午四點鐘光景，林善同特地到王小毛家裏來訪問，因為王小毛已經好幾天不到學校，究竟是什麼緣故？同時學校裏的學月測驗，又要舉行了，所以必要催促他趕快到

校。

林善同走進前半間的小屋裏，最使他觸目的，便是地上只是丟着些雜物的皮殼，還有黏着灰塵的涕沫，他的鼻管裏，好像只是聞着一種極不爽快的氣味。「唉，王小毛污穢的習性，在這種家庭裏，真是那裏能夠革除？」他只是這樣想。

「林先生，」王小毛的母親抱着一個孩子從裏邊出來說：「請坐啊。」一面又向房裏叫着說：「小毛，來啊，先生倒來望你了。」

「林先生！」王小毛拿兩手遮了眼睛。林先生接應了一聲「唔」，就問他道：「怎麼？你又在發赤眼了嗎？」

「是的，真討厭啊，」王小毛的母親說。「他這次赤眼，比以前厲害，真是討厭。」

「每天要睡得早，大概眼睛也可以好一些的。」

「呀，林先生，我們吃這行飯，總是沒有好好地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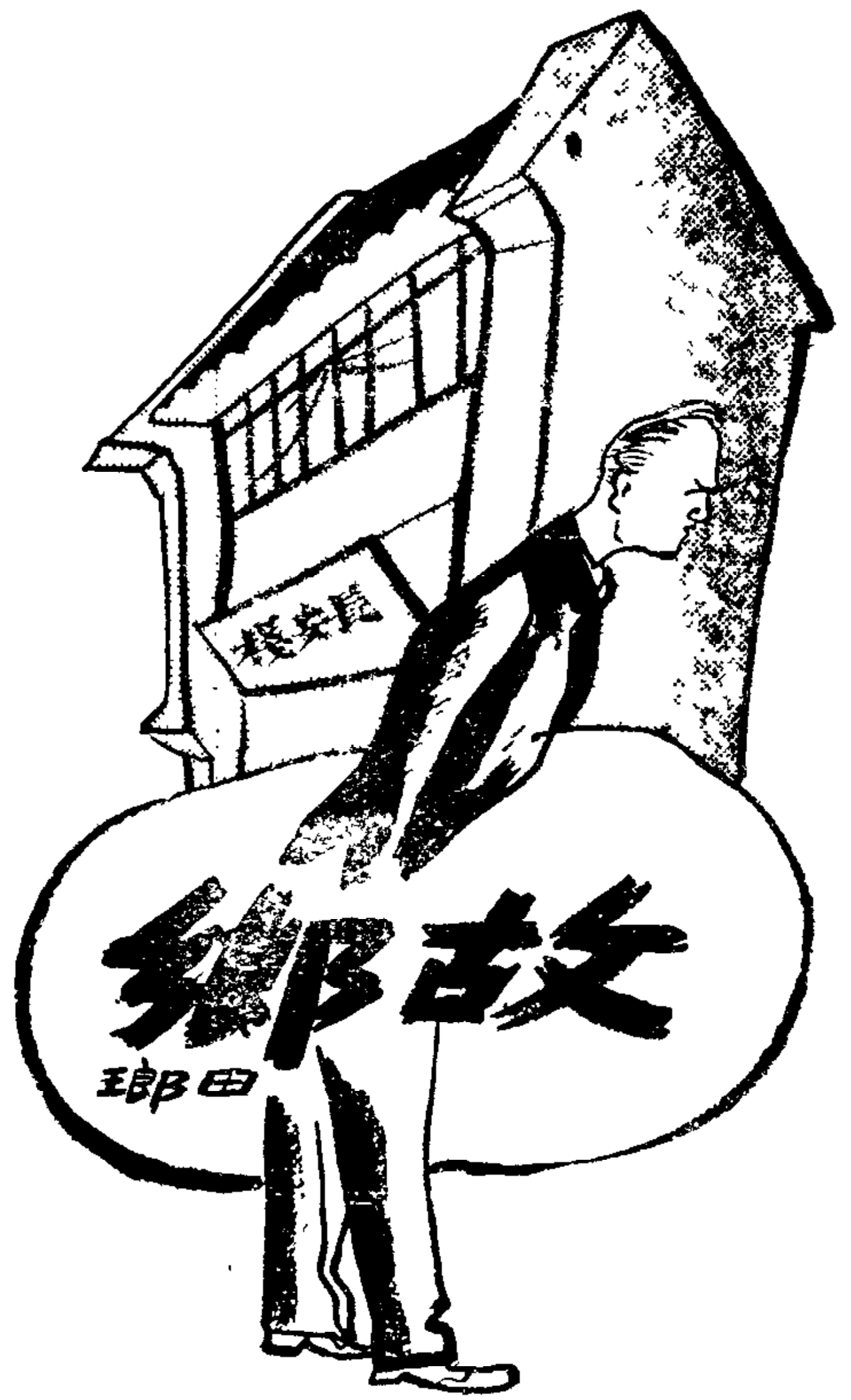
小毛的母親說着，看見林先生只是坐着發呆，便接連說：「林先生，你真是一個好先生，人人稱讚，大家叫好，我們的小毛在你那裏讀書，真是運氣。」

林善同仍舊不作聲，只是想：「唔，人人稱讚，大家叫好，但是我到底沒有本領來教那王小毛，那有什麼用？」

「小毛，你要記好，聽林先生的話。林先生是好先生，他何等愛你，今天特地來望你了，小弟弟大了些，也要到林先生那裏去讀書。」王小毛的母親只顧自言自語的說着。

林善同在這間狹小并且有異樣氣味的小屋裏，實在不能再坐下去了，於是只得起身告辭而出。他一路回到學校，茫然如有所失，因為訪問王小毛的家庭也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這晚，他在學校裏，自己默默地想：「王小毛的家庭是如此，他看慣了污穢，那裏能改去自己污穢的習性？他晚上根本不能好好地睡覺，那裏能做到不缺課？他的家庭根本沒有負起應負的責任，如何能改去他頑劣的習性？……」他想罷，對於這個頑劣兒童的問題，想發表一篇文章，但是總覺要牽涉到的問題實在太多了，所以好久好久依然沒有寫出。



跋涉的人呵，
你背負着多少人的熱望；
你須牢記那苦難的家鄉！

早晨，火車停了。懷着激動的心，他走出驛台。邁下石階，第一步，他那犀銳的視線，已經開始貪婪地搜索他熟識的景象，或有過記憶的事物。從迢遙的遠方，冒着旅途的艱險，像患熱病一般地，奔了回來，是爲着什麼呢？祇是爲了滿足他重溫鄉土的渴望麼，祇是爲了不能忍耐的鄉愁麼，有如天涯的旅人，不辭關山的阻隔，去尋覓他初戀的少女？是的，也許是那樣的。然而，他的感情，却不那樣輕鬆，也不那樣飄逸。他帶着無限的傷感，來看望他病了的故鄉，有如一個奔喪歸來的蕩子。如果，再嚴密些說，他應該是爲了再離開故鄉，而又回到故鄉來的。

他不會錦衣，反之，也許比昔日出走時，還襤褸。他的腰間，除却爲了重登旅程的費用，而準備下的錢，沒有些許餘裕的款項。臂肘上，掛着一件古色蒼然的雨笠，那是他唯一的行裝，唯一的財產。

新鮮的晨光，照着驛前的廣場，廣場中央的花圃，和鑲綠花圃的綠樹。他振開胸脯，呼吸一口故鄉的空氣。他躊躇地走去。淺黃色的電車，沿着街軌，在前面搖擺地通過。在街路彼側，他瞥見一幢赭褐色的樓舍，聳立在樹蔭之上的三層樓額，嵌着黑地白字的匾，匾上寫着：「長安棧」。橫匾下面，一扇一扇寂沉沉的窗，依然蒙着灰暗的布簾。窗的聯想，使他的意識上，立刻浮現一個清麗的面影……他佇立在棧垣外，數一數二層樓的窗，從左起第三扇，那裏面，永久藏貯着他歡愉的記憶。但，這

記憶，給他帶來了不可思議的迷惘。站在高架的鐵橋上，最先觸目的，仍是那教堂的圓頂，呈出中世紀的巍峨，鎮座着城市。它周圍，委頓的市街，帶着一些熟稔的屋脊的清浪，和一些陌生的建築的稜角，半露於未消盡的青色朝霧，展開在他的前方，他扶着橋欄，凝對着他的視野，宛如想從那裏別覓出那永久牽掣着他的靈魂的東西。然而，他所見到的，只是一片悲愁的幻影。幽破的市聲，如低泣般，傳入他的耳鼓。他的胸，在不知名的感動裏潮湧。想撫摸地發抖。他離開清潔的，準租界的街道，向那居民衆多，生活擾攘的區域走去。

拉貨馬車的膠皮輪，擦起碎石道上乾燥的塵埃。塵埃飛進車夫的鼻孔，蒙住女工們的黑髮，落向苦力的駝背，沉澱正喝豆汁人的漿碗……一切都在塵埃下面蠕動着，帶着破敝的服裝，和灰敗的臉相。

嵌在一家商店窗外的飾鏡裏，映出他自己的身影。不大的身量，瘦削而又堅突的骨格上面，掛着粗布的衫子。口晒的黧黑的面膚，蓬捲的長髮散亂在額前。往昔，每當由這裏經過，鏡子裏面映出的，乃是一個瘦弱的青年，和他蒼白的容貌。今日他變了他的軀體，變得一如他堅凝的意志，他的意志，一如他在風雨跋涉裏鍛鍊出來的軀體。

中午時，他走近昔日的寓居，他的家所在的街區。他的心禁不住悸顫。那條

巷子他是熟悉的，閉塞，狹隘，有着坎坷的路和溼臭的泥窪。然而，他却不得不在焦灼裏繞走許久，他疑惑他的記憶，因爲他尋不見他的家了。

昔日蔓生着雜草的空地，如今搭蓋起粗陋的磚屋，昔日曾是誰家的宅邸，如今變成了無人的廢室。牽着回憶的線索，他苦惱地尋覓自己的房子。終於，他發覺，一家的矮籬圍成的庭院，已經消失，巷路擴張，屋檐連了街衢。屋檐低低的，低檐依舊鑲着那塊腐朽的檐板，檐板上，當他幼年時，曾嬉戲地，用彫刻刀，橫斜地鐫下他父親的名字：「楚令宣」，如今，那文字，經過長年的風蝕，變得斷體殘肢，模糊不清了，但仍然可以認得出的。

縱使找到了家的房屋，他也唯有驚愕。那裏，開着一片修繕兼販售舊履的，齷齪的鞋店。室中的樣式，也截然不同。隔別廚房的板壁，已經拆毀，原先的竈爐，改爲陳列破靴的土台。碎皮，青銅色的盆火，裝鞋釘的盒子，毛刷，剪刀，麻繩和粗針之類的用具，塵芥似地，零亂在地上。

鞋舖的主人，宛如不會從睡夢裏清醒過來似的情意，在一隻靴楦上，敲着鐵錘，用陌生而含憎厭的神情，接待他，不感興味地搖着頭，彷彿聽不懂他的言語。那房屋，已經調換過兩三次主人，因此，不能夠知道原先的事情。這樣表白了以後，鞋舖主人，就再也不肯出聲了。

旅人，在那繁繞着他過去生活的音容

的舊地，默默地佇立了一刻。然後，拖着悽傷的失望，走出那條隔巷。雖然，以鐵樣的決心，離去了家族，如今歸來了，對於家族的安否，他怎能再抑制關懷的深情。在這都市裏，他的親戚是一直即很少的。他找誰去打聽消息呢？尋訪幾處舊時有過往還的朋友，但，時光沖換了人們的居所，朋友們，都消散了。他的脚步變得沉重。

在七道街角，不意地，他遇見一個老人。老人的臉上，皺紋增多了，輪廓卻沒有改變。他認識的，即是曾經給他家裏長年擔送過飲水的挑夫。宛如在茫茫的海原上，捉到一株蘆葦，他感到了莫大的歡欣。老人，曲着背，眯着眼睛，口中濺着唾沫星的說話，告訴他：他的父母，三年前相繼死去，他的弟弟娶了妻，不知奔向什麼地方，不在這城池了。

太陽毒烈地炙曬着街衢，炙曬着發汗的赤磚壁，灰白的陰溝板。炎暑的氣氛，混着塵土，有如粘膩的毒瘴，瀰漫在街上。辭別開老人，他的眼眶裏，溢溢着淚液……。父母死了，至於兄弟呢，總不會餓斃的罷？竭力把持冷靜，他願他自己不再去苦苦思索家族的死散。這算得什麼呢？這是不幸的，但，這是預定的，可料想的，不可迴避的不幸。攙着暗鬱的心緒，他徘徊了終日。在下層人的集舍，在小市民的居域，他走着，找尋刺痛他的情景。他聽到了唏噓的喘喘，目擊了故鄉的傷痕。

晚間，他走進一家不出色的小飯館。他記得飯館的住址的，他走去，是帶了

同樣的心情，他要溫習一點過去的回憶。多少年前的一個秋天，探望父親的病狀，從郊外的療養院回來，經過那裏，是寒冷的黃昏時候，他和母親和弟弟，曾一度在那小飯館裏用過晚餐。坐在木桌的一角，他要了一碗粟米稀粥，嚼着豆腐伴的青椒，他想起那健康，頑皮，而又不懂事的弟弟；衰弱愛傷的母親，那時，憔悴父親的病，瞅着桌子，什麼也沒有吃。他的心在這苦味的回想裏，縮緊。

繁華的夜街上，彷彿過去的年月，只是昨日一般，不變地輝煌着日光，明亮的窗飾，和絢爛的霓虹。水門汀的人行路上，異邦的紳士淑女們，接踵地踏奏着高跟，革履，和木屐的交響。路陰裏，蹲着待客的車夫，和求助的乞者……。走出飯館，他站在豪華的影戲院的門前，無聊地讀着廣告牌上的文字：「本日開演——流浪者」。

對於行樂的人們，世界幾時有過變更呢？黑色的汽車，飛馳涼爽的夏宵。照明的高爾夫球場裏，傳出喧笑。高樓的宴閣，迸散着行拳的狂囂。淫靡的酒場，衝出侍女的尖顫的喉嚨，和粗野的呼喊。蟲惑的音樂洩出舞廳的門廊。彷彿疲憊的巡禮者一般，坐在街側的木椅上，他想：「我回來了，我看到了，我記住了。」他的情感裏，燃燒着憤激的火焰。他不會預想到，從遠方歸來的夜晚，會是這樣可怕的寂寞，可怕的惡劣。接近他的沒有一絲絲的溫暖，有如他抵臨了一座荒淫的窟穴，或一片蒼冷的沙

漠。待商店關閉了門窗，巷子變得更暗，街路變得寥闊，他從椅上立起來，致命的疲勞，縛虜了他的軀殼。

翌日，走出店舍，天空在落着雨。他走進教堂裏避雨，對着空漠的信徒席的木椅，他看見幽晦的聖壇上，立着瑪利亞的像。樓階上少年唱歌班的清脆的合唱，和着憂鬱的風琴聲，縈響在聳高的立柱和黝邃的屋頂間。雨止時，走出教堂，按着昨日老人所指示的地址，走向郊外的公共墓地。裂罅的皮鞋，掛着層層的塵土，在路上拖着泥濘。他的深湛的眼睛，宛如兩泓凝結的潭水。不時有什麼異樣的不安，在那潭水裏攪動。

到達墓地去的路是那樣迢長。爲了問路，打聽過幾個農夫。最後的一個用手指着說他到了。在麥田的彼方，現出一片爨爨的墳塋。方爲雨水浸濕的土塚，受陽光所蒸發，浮漾着淡淡的蒸氣。他踏塚列，在頹塌的墳丘，碎裂的棺材中間，喪心地走着。什麼地方廳來的屍臭，撲襲着他的鼻孔。彷徨許久，才在角隅上，尋到了他父母的墓。相並的兩個低矮的土丘，蔓生着蒿草，蒿草叢裏，豎立一面狹窄的木牌，標明了死者的名字。

凝望着土塚，他覺得那已經腐朽的親人，在裏面蠕動了，互相嚼嚼着他們兒子歸來的事蹟。他彷彿感到了他們的氣息，他的神智漂漾着。陽光寧謐地注射着墓地周遭，壓結着死者地域特有的靜寂。從後方的麥田裏，傳來微弱的蟲鳴。他清晰地憶起母親的，衰弛的那面容

輪運船舶 · 業入出輸 · 具用績紡 · 物織 · 穀雜

三光洋行 株式會社

上海四川路三〇二號安利大樓 電話一七九七九一

支店：江蘇鎮江新街五號 · 南京朱雀一路九號 · 蘇州湖下街一五五號
張店：安徽慶國街八號 · 九江大江中街四八號 · 漢口民權路樹德里三號
南昌亞興街四〇六號

三光洋行船舶部

上海百老匯路三〇〇號 電話四四四五六 · 四六三五六 · 一七九七九番

上，掛着爲了責備他的遠行那流滴的淚痕……也憶起了臨行時，倚在床邊，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吐着痰的父親。

逆着父母的心，貫徹了自己的意志。父母是永遠不會理解自己的，只是爲了愛惜他們的兒子，才宥恕了他的行爲。他的理想，他的偉大的企圖，雖然不會達成其一部，但他已經接近了他們，已經走向達成的路上。他這樣決定了他的一生，他是絲毫沒有可悔的。爲了奮起，爲了避免頹唐和馴服，他不得不暫時離開他誕生的土地……如今，爲了懷念，只是爲了懷念，他又一次歸來了。

激動的靈魂，使他迸流出火似的眼淚。及不自覺地伏在兩個土塚中間，讓蒿草撫摸他的顏面，聽他酷烈的慟哭。父母，在一生的貧困，病苦，和屈辱裏結束了生涯。彷彿不會在這人生上生存過一樣，悄悄地躺在地下，沒有一個人再記起他們的過去。他們從自己兒子的身上，也許並沒有得到什麼恩惠，然而，在許多人都未能幸福以前，他們怎會有幸福呢？如果他們懂得世間的罪惡，他們應該以兒子的行爲，引作自身的慰藉。因爲，他繼承了他們的貧苦，却拒絕了接受屈辱。如今他們死了。這雖使他們的兒子感覺痛苦，但也同時，使他獲得輕鬆。他的感情不必再爲可憐的老人們而牽遠。

淚泉，隨着思索的進展，停止了流湧。蒿艾和苦蓬的氣味，混着土地的潮濕，刺戟着他的鼻孔。白雲在塚隙間閃露出來的地平線上，明亮地堆積着。他徐

徐地爬起身，一隻野狗，帶着敵意的眼睛，在幾丈遠的側方望着他。繞着土塚徘徊幾周，他想給它們填些新土。他四面搜尋着，什麼可以用作挖土的東西也沒有，如果去借鐵鏟，農家的村舍，離這裏又過於遠了。於是，他唯有斷念他的理想。

由墓地歸回街市，他的脊背的汗，滲透了衣衫。蹣跚地走在江濱，接受着江上吹來的濕潤的風。

那集的輪船，白的堤壩，煤的堆棧，鐵壁的倉庫，運貨的捐夫，等船的人們，拾垃圾的孩子，縫破布的窮婦，那雄麗的鐵橋，對岸的茵綠的草原……，一切都喚起了童年的，熟習而又愛傷的感覺。他呼吸着江水的氣味，他的目光在廣闊的浩蕩的江面上泅泳。江水穿過鐵橋的腳，向東方無盡歇地流淌。一股酸澀的回憶，蘇醒在他的胸間。

溯往回八年的時光，那時，他二十歲，正當他要將遠行前，一天早晨，在這



(。思沉上椅木的側街在坐他)

江畔，嬌不歇地哭泣，紅腫着眼。走上搭板，她還捨不得鬆掉握緊的手，她的聲音，像震顫的絃，她說：「祝你珍重，祝你成功！」隨後她的咽喉哽塞住，什麼也說不出。終於輪船開航了，把她帶向下流的鄉里，江上遺留下飄散的黑煙。

爲了強力的內面的要求，爲了更光明的憧憬，他不僅離棄了家，也割捨了愛

情。愛人的心是苦的，他的心在熬受着加倍的磨煉。這別離，什麼時候他會忘記過呢？什麼時候，能夠從他的靈魂上滑落呢？離開故鄉以後，他在愛情上，是一直孤獨着。因爲，他的感情已經捧獻給別的，更偉大的東西了。稅關的汽艇帶着騷音，飛速地馳過在江面上，劃下一條蕩動的波紋。他的回想被攪亂了，他的心緒變得不寧起來。宛如靜謐的海波，遭遇風襲而揚起浪濤，一旦轟破

的回憶，怎能再使它平穩呢？拾起頭時，他發覺他已經離開了江邊，走在爲暑熱所蒸衰的小巷，陰溝的氣味，洩流在街上。路側斜擠着殘廢的板屋，屋頂上蓋着鏽蝕的鐵瓦，破漏的水壺，和孩子的尿布並掛在檐下。門闕裏，躺着乾皺的老嫗，黑污的孩子，赤裸着屁股，從陰溝的遮板底下，挖掘着赭色的臭泥。他的靈魂，蒙住陰鬱，他感到窒息似的，惶惑似的憂愁。

一個女人，穿着褪色的藍衫，從他身旁擦過，無意識地側望了他一下。是什麼力量，誘引着她呢？走前兩步，她再度地回轉過頭來望了望他。那蒼白的面龐，那柔和的眼睛，都發出疑惑和問詢的光，這光掃拂在他的臉上，他一瞬間，怔忡而且驚悸，繼而，彷彿他的生命都受到震動了的一般，他大聲地喊：「媽！」他看見女人的嘴唇，在奇異地顫動了。

已經喪失掉青春，她顯得那樣的蒼老，沒有光澤的鬢髮，愁鎖的額紋，粗糙的手。她的肩病態地拖下，臂和股都乾枯地癟瘠。衫裙下面穿着男人穿的青褲。昔日的神韻，彷彿在她的眼窩和鼻間，也不肯多駐留了。處女的清麗的嗓音，也變得單調而且平板。她忠着喘息，當她藏着異常的感動，來說話，她的聲音，好像發自沙啞的風箱。

突兀的重逢，給在悠長的歲月上，苦嚐了訣別的兩個愛人，投擲過來感動的不安，意外的歡喜。他們並肩走在陰溝板上，浴着斜射的烈陽，他們的額角滲

着汗，他們之間流着沉默的僥倖。他們的步子，爲了情緒的灼熱，變得輕飄而又不穩定。彷彿這遇會是過於超出了想像，是過於相似了幻想。前面現出一座僻靜的黃色的砂丘，於是他們停下了，坐在丘麓有一株聳立的楊樹，給他們遮些陰涼，砂丘背後是白色的江。

文

當她失去愛情以後，人生變得沒有光彩的時節，她嫁給一個平凡的男人，爲了謀生同她的丈夫，又回到這對於她有痛心痛的回憶的都市。她生產了孩子，陷入生活的泥沼，在貧困中掙扎，身體一天一天地衰敗了……她的歷史是單純的，同時也是深刻的。她說話十分費力。而且，她也沒有勇氣，詳盡地描述。但在她唏噓一般的斷語裏面，他已經理解了一切。

友
她講到生活的困苦與它的騰貴。說出無數屈辱和受難的故事，她的眼睛裏，涵滿眼淚。那眼睛會證明如青空，會江波般柔潤，而如今眼睛呈出睡眠不足的浮腫，睛球上纏絡着過勞的紅絲。不待

淚滴殞落，她就羞恥般地拭掉了。碎珠似的汗粒，分布着她端整的鼻尖。

那旅人呢，他糾絞着兩手，恰如他一副糾絞的靈魂。他的頭部膨脹，青色的悲哀，混合着陰暗的矛盾，有一片不放鬆的執拗的火，燒灼着他的胸壁。由於他愛人的傾訴，他彷彿聽到了沉痛的，龐雜的哭聲，那哭聲，在表示出哀願與祈求，也在表示出責難和失望……他清楚地想起那巨大的重責。既然他勇敢地負起它，他是不能怯懦地放下它的。

汗雨，小河似地，在他高闊的額上，流着。移動的毒陽，奪去枝葉的微陰，發怒似的，燎烤着一丘砂。

「雯！」她用發燒的手指，捏住他潮濕的手掌，吃力地說：「你爲什麼又回到故鄉來呢？這故鄉，已經像你的愛人一樣，變得蓬頭垢面，變得污濁，貧血而又軟癱。它的精神癱瘓，它的脈絡，也衰微了，在你沒有達成你的信念，未能療治它的創傷，也不會給它帶來幸福以前，你是不應該回來的。你不是抱着

替它剔除癰疽的想望，才離開她的麼？雯哪！你知道，故鄉的人們，帶着血和眼淚，在期待着你的拯救呢！……

反映着內心的火焰，雯的眼睛在熾烈地發閃。當他愛人啓口之先，他已經預感到她會用激動的譴責給他鼓舞。聽完她悲痛的言語。他的心禁不住劇烈的跳動，他用可怕的热情，敘述起他自己的可貴的經歷。他講，爲着苦鬥，人是需要勇敢的。他的語聲裏，含着艱辛的窒息，也暗示了明白的希望。

「我告訴你，」他說，「嬌！我是立刻就要再行離去的。我爲什麼回來了呢，你不能理解麼？這原因，很簡單：因爲我愛我的故鄉呵……！」

說完，他的嘴角，彷彿在和不可見的運命相抗拒一般，嚴肅地閉緊了。他的愛人，望着他已經生出鬚髭的嘴巴，靜穆而又激動地聆聽着他的聲音，彷彿她又一次回復十年前的時代去了。那時，她還只是一個純真的少女，他們常常，當學校放課以後，沿着江濱，走

向郊野熱烈地談着，一直到夜深，然後又沿着郊野走向江濱，倚着堤壩，看船上的燈火。如今，戴着凋零和落伍的面貌，出現在昔日愛人的面前，她的心，不免刻擊似的疼痛，她感到敗退給人生的悲哀。

在悲哀裏面，她還有她的驕矜，她不會爲了自己的愛情，挽留她的愛人，她不會拘泥於個人的幸福，犧牲他應該去的路。她用理智聖化了她的感情。這過去的事，是她一點的驕矜。這驕矜會是在這瞬間，那驕矜也給她帶來了鎮靜的喜悅。爲了有它，她能夠用靈魂摯愛她的愛人，像過去一樣。能夠凝視他的眼睛，而不覺到任何羞愧。

她的愛人從她的臉上，微妙地讀出了這永生的驕矜。雖然他什麼也不能說，却重新感到了對她的尊敬和感激。他覺得會無報償地贈他以溫情的愛人，依然是他靈魂的溫暖，靈魂的同伴。坐在她的身旁，聽着她的說話，感覺着她的氣

各種公積金四千八百拾萬圓



華興商業銀行

圖萬千五金本資

總行 上海

分支行 南京，蘇州，杭州，蚌埠，無錫
辦事處 鎮江，蕪湖，南通，嘉興

息，從她那裏，他覺得重又汲取了勇氣和安慰。她給他的除却期望以外，只是無限的理解，真實的同情。她相信他，尊敬他，她的病弱的眸子裏人，發射着愛的火花。

她，微倚着樹幹，興奮使她陷於疲乏。她靜心諦聽着雯的語聲，有如健康的中音的鍵子，在熱情的響着。他記起來許多的回憶，他不厭地談着它們，彷彿在啜吸密封的醇酒。他也記起了那些過去去的接吻，在長安棧的一個單房間裏，像帶罪的潛伏犯一般，度過的兩個歡樂的夜晚……憶起這，她的雙頰變得暈紅。但那暈紅立刻就消滅了。她的眼臉垂沉，黯然的陰影，掩上結核性的面孔。

感覺這變化的雯，驚愕地停止了他的說話，然而已經晚了，溫馨的回憶，反而挑撥起她的憤傷，她的苦痛是深的。幻花般出現的歡喜，不能夠再存續了。陽光傾斜下去，漸漸收斂了毒焰，披起浮雲的幕紗，呈出悔恨般的蒼灰的顏色。江上有從遠航歸來的輪船，不安地哀鳴地震響着汽笛。她，手拄着砂土立起身子，閉闔一刻眼睛，鎮定她的昏眩，接着幽微地說：「我要去了！」

雯，傷心地睜大眼睛，他的永久孩子般純摯的靈魂，為悲痛所襲湧，他失措地喃喃着，他的眼光射出責怨和依戀。他的手不自覺地拉住了他愛人的衣袖。「我不能再同你多談了，」她用悲惋的聲音說，宛如她的心，忍持不住這切痛的情緒。她的表情變得神經質的變態。

「我已經出來很長的時間囉，我得早些回去，給他燒飯，我還要給孩子去買藥，我的孩子，病了……」

咬嚼着沉默的嘴唇，他伴送着她，登上砂丘，在丘頂處他們分別了。她囑咐他，如果明日猶不離去此地時，他們仍然可以再到丘麓來相會。他茫然地目送她走下另一面的正坡，衫裾裏住她細瘦

深處，永遠地紀念着她以外，他無法轉鬆這疼痛。她給他的恩情，是將由那更多的人，來酬報的呵。

夕陽塗紅了江流，岸上呆笨的高聳的建築物身上，輝閃着玻璃窗，像一羣羣奇異的獸眼。由丘頂望去，廣袤的連綿的市街上，那些突出的商店或廳舍的樓房，不調諧的寺院和遠望塔的尖頂，那些蒸臭的小巷，低穢的民屋，都罩在冥



(他倆坐在樹蔭下互訴着往事。)

的腰肢，她幾次踟躕地停住，回頭來望他，帶着一雙閃亮淚水的眸子。

他的愛人，在船埠的轉角處消失，為街巷的房屋所隱匿，他的胸間沉落下來一塊黑重的鉛。他宛如看見一個無力的女人，步回了泥污的深淵，任她墮在裏面埋沒，腐蝕，他不能救助，也不能給她些許的溫暖。為着將自己貢獻給更多的人，他是過於薄待了她。除了在靈魂

的暮靄中，映襯着天空燒熾的霞雲，黃金和鮮紫的色感，有如蜘蛛的網絲一般，籠繫着空間，彷彿瘴惡的煉獄的模樣。宛如古埃及的哲人，嚴酷而且寧靜，披垂着

散亂的髮他坐在黃砂的丘頂，胸間漲滿沉重的，悲愴的感覺，凝視着他眼底的故鄉。他替它感到難堪的空息，一如它阻塞了喉嚨，不能呼吸，氣管堵閉而面浮腫，它變得殘破而目醜陋，披起了灰色的死亡的外衣。當臨葬的夕陽，為了最後的掙扎，而放出可怕的光彩，那色彩像魔火一樣，點燃了霧靄，飛漫了宇宙，他幻見街市全體掀騰起烈焰，昇氣

着濃煙，一瞬間即化為一片瓦礫和灰燼，殘餘下廢墟的屍骸。那時夕陽，已經拖着殷紅的可怕的面貌，從荒廢的原野上退却。彷彿它已經飲盡這地上的鮮血，而饜飽以死了。

抱住更堅的岩石一般的決意，他乘當日的夜車出發了。對於故鄉，他拋棄掉稚氣的依懷。然而他的心裏，却不斷地縈想着：未來的重歸，故鄉的復活。那光榮的日子，也許不會過於遙遠……

宰 蕭尼

光彩黯淡了的一柄鈍刀，我將拿它去宰殺一個生靈。

我原沒有殺牠的心意，因為被殺者是那麼的懦弱而願意。

感動了我的心弦，手顫抖了又無力制住，制住！我又重扮起凶臉，振作起勇氣！

這樣，對死者將減少了多少哀痛！鈍刀，在頸子上抹了一刀，二刀，三刀……

我的手又軟了。咬着唇掙扎出最後的一點力，劃斷了那根氣管！

牠閉了目軟弱的躺著，沒有硬硬的伸一下子腿。

放下了那柄光彩黯淡了的鈍刀，我感到昏暈了。

地上洒下了稀少的幾滴殷紅血。

牠閉了目軟弱的躺著，沒有硬硬的伸一下子腿。

放下了那柄光彩黯淡了的鈍刀，我感到昏暈了。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為綜合性刊物，以推動大陸文化為主旨，舉凡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實業，軍事，文藝等稿件，均所歡迎。
- 一、來稿篇幅不限，惟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一、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單行出版者，預先徵求本刊同意。
- 一、凡在本刊發表之作品，如同時在他處發表者，一經查出，即行取消稿酬。
- 一、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一、投寄之稿，刊載與否，概不預覆，亦不退還；但來稿在五千元以上，且附足郵資者，不登載時可以退還。
- 一、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並加蓋圖章，否則即以却論論。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 一、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以儲備券五千元至一百元。
- 一、本刊絕對公開。來稿請寄至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希勿寄私人。



△前期十二月一日號（第二卷第二期）中，第廿三頁內載，「大東亞會議之意義」一文中非律濱國代表洛勒爾總統與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列席代表江特拉鮑斯氏攝影，互被誤植，實為歉甚，茲特訂正。

△東西兩文化之對立，自古已然，在本期「三民主義與東亞文化」一文中，曾悉述 國父締創之苦心，和東方固有之文化的可珍，並力主大東亞戰爭的勝利，貫徹實現我東方道德和平之真諦。

△這次承周毓英，丁福保兩氏持其經驗，諄諄告我青年，實為現代青年不易多得之良言，誠可向青年讀者們推薦的。

△凡愛讀本刊惠稿者，本刊不採用者，除未付郵票外凡滿五千字長文，都用掛號信退回，或欲採用而不及刊出者，往往作者另投他刊，以致時而發見一稿兩投之糾紛，敬盼愛讀本刊者以鑒焉。

△「故鄉」作者田瑯先係華北作家，曾榮獲舊時「華文大報每日」小說大徵文之第一名鉅獎。在「故鄉」裏，見到患着懷鄉病的青年人，從遠方回來，舊地重遊，自多感慨，眼見環境仍復朽朽，不願伏處，與俗浮沈，却又踏上旅途，再向一極理想的憧憬追求。作者抓住這一種青年病態，曲曲寫述，堪值讀者玩味。

△「小木匠」作者令狐原君固多漫畫作品，散見各大報章雜誌。今以漫畫筆調，刻劃出小木匠之性格，活潑可喜。

△「赤眼」係一教育小說。頑劣兒童確是教育上一大問題。這不僅教育志士林先，碰壁而發。痛苦，實在叫一般教師們對這個頑劣兒童教育問題，頗感無法解決之苦。

△本期封面「香雪海」為青年畫家顧飛女士所作，顧女士字默飛，川沙籍，為大漢詩人顧佛影先生之令妹。畫藝專工山水，筆墨高超，秀逸絕倫，寸線尺素，為世所珍，本圖挽友相懇，援筆立就，居然神韻卓絕，尤足見其工力過人。

△為了充實民國三十三年元旦特大號，丁諦先生鉅作「三人行」，特延緩一期決在一月一日號發表，請讀者原諒。

△十二月一日號內山先生之隨筆中之「寒山寺詩」，係「寒山詩」之誤。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四 元 郵費在內

第一警察局登記證。字一〇九一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三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 册) 八 元
半年 (十二 册) 四十八元
全年 (二十四 册) 九十六元

電發光
省明度
耐用
瞭確

不夜牌燈泡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營業所 上海廣東路二〇號東亞海運大樓五樓
電話 二一六九 三一九七 〇九番

工場 上海楊樹浦平涼路五〇九號自一八號至四〇號
電話 (呼) 二二一五番